

精忠兵



浙江省圖書館
中文書
000115

說岳全傳

目錄

丁
103113
10
1

- | | | | | | | | | | |
|----------|----------|---------|---------|---------|---------|----------|---------|---------|---------|
| 第十回 | 第九回 | 第八回 | 第七回 | 第六回 | 第五回 | 第四回 | 第三回 | 第二回 | 第一回 |
|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 岳飛完姻歸故土 | 夢飛虎徐仁薦賢 | 灑泉山岳飛廬墓 | 岳飛巧試九枝箭 |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 岳院君閉門課子 | 泛洪濤虬王報怨 | 天遣赤鬚龍下界 |
|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 洪先糾盜劫行裝 | 索賄賂洪先革職 | 亂草崗牛鼻翦徑 | 李春慨締百年姻 | 灑泉洞老蛇怪獻槍 | 周先生設帳授徒 | 撫孤寡員外施恩 | 佛譎金翅鳥降凡 |

-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 第十二回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 第十六回 假下書哈迷蚩割鼻
-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眞主
- 第二十一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 第二十二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 第二十三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 第二十四回 釋番將劉緣降金
- 宗留守立誓取眞才
-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 牟駝崗宗澤踰營
- 施全翦徑遇眞朋
- 陸子敬設計禦敵
-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
-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 夾江泥馬渡康王
- 岳鵬舉劃地絕交情
- 刺精忠岳母訓子
- 岳飛設計敗金兵
- 獻玉璽邦昌拜相

- | | | |
|-------|----------|----------|
| 第二十五回 | 王橫斷橋霸渡口 | 邦昌假亂害忠良 |
| 第二十六回 | 劉豫恃寵張珠蓋 | 曹榮降賊獻黃河 |
| 第二十七回 | 岳飛大戰愛華山 | 阮良水底擒兀朮 |
| 第二十八回 | 岳元帥調兵剿寇 | 牛統制巡湖被擒 |
| 第二十九回 | 岳元帥單身探賊 | 耿明達兄弟投誠 |
| 第三十回 | 破兵船岳飛定計 | 襲洞庭楊虎歸降 |
| 第三十一回 | 穿梭標明收虎將 | 苦肉計暗取康郎 |
| 第三十二回 | 牛臯酒醉破番兵 | 金節夢虎諧婚匹 |
| 第三十三回 | 劉魯王縱子行兇 | 孟邦傑逃災遇友 |
| 第三十四回 | 掘陷坑吉青被獲 | 認兄弟張用獻關 |
| 第三十五回 | 九宮山解糧遇盜 | 樊家莊爭鹿招親 |
| 第三十六回 | 何元慶兩番被獲 | 金兀朮五路進兵 |
| 第三十七回 |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 宋康王被困牛頭山 |
| 第三十八回 |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第四十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赤兔關鈴結義兄

第四十一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韓彥直衝營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將軍雙結義

贈囊和尚泄天機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金兀朮敗走黃天蕩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鶴河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養秦檜

苗傅衙怨殺王淵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昏王復位

召良帥賢后賜旗

第四十八回

楊景夢傳殺手鏑

王佐計設金蘭宴

第四十九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世忠計破藏金窟

第五十回

打酒鑪福將遇神仙

探山形元戎遭厄難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計牛衝敵陣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第五十二回

嚴成方較鎚結義

賊統制暗箭報仇

-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帥大破五方陣
- 第五十四回 貶九成秦檜弄權
- 第五十五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獻圖
- 第五十七回 濱鉤連大破連環馬
- 第五十八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殞命
-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 第六十回 勘冤獄周三畏掛冠
-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 第六十二回 韓家莊岳雷逢義友
- 第六十三回 興風浪忠魂顯聖
- 第六十四回 諸葛夢裏授兵書
-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黑夜祭岳墳
-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觸父
- 楊再興誤走小南河
- 送欽差湯懷自刎
-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 明邪正曹寧弑父
-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 探圍圍張總兵死義
- 風波亭父子歸神
- 七寶鎮牛通鬧酒坊
- 投古井烈女殉身
- 歐陽獄中施巧計
- 呂巡檢焚賊鬧烏鎮
- 柴娘娘恩義待仇

第六十七回

趙王府莽漢鬧新房

第六十八回

綁牛通智取盡南關

第六十九回

打播擡共祭岳王墳

第七十回

靈隱寺進香瘋僧遊戲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贅

第七十二回

黑蠻龍提兵祭岳墳

第七十三回

胡夢蝶醉後吟詩遊地獄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墳

第七十五回

萬人口張俊應誓

第七十六回

普風師寶珠打宋將

第七十七回

山獅駝兵阻界山

第七十八回

黑風珠四將喪命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拾烏靈聖母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頂加封

問月庵兄弟雙配匹

卻岳靈途遇衆好漢

愜冤情哭訴潮神廟

衆安橋行刺義士損軀

東南山何立見佛

秦丞相嚼舌歸陰府

金兀朮三曹對案再興兵

勘奸定罪正法棲霞嶺

殺奸屬王彪報仇

諸葛錦火箭破駝龍

楊繼周力敵番將

白龍帶伍連遭擒

牛鼻氣死完顏兀朮

證因果大鵬歸位

說岳全傳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三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

閒將二帝事評論，忠義堪悲堪敬。

忠義炎天霜露，奸邪秋月癡蠅。

忽榮忽辱總虛名，無奈黃梁不醒！

五代干戈未肯休，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不用忠良萬姓愁。

自古天運循環，有興有廢；在下這一首詩，卻引起南宋精忠武穆王盡忠報國的

話頭。

且說那殘唐五代之時，朝梁暮晉，黎庶遭殃。其時西岳華山，有個處士陳搏，名喚希夷先生，是個道高德行仙人。一日，騎着驢兒，在天漢橋經過，擡頭看見五色祥雲；忽然大笑一聲，跌下驢來。衆人忙問其故。先生道：「好了！好了！莫道世間無真主，一胎生下二龍來。」列位！你道他爲何道此兩句？只因有一宦家，姓趙名宏殷，官拜司徒之職，夫人杜氏，在夾馬營中生下一子，名叫匡胤，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故此紅光異香，祥雲擁護。那匡胤長大來，英雄無比；一條桿棒，兩個拳頭，打成四百座軍州，創立三百餘年基業，國號大宋，建都汴梁。自從陳橋兵變，黃袍加體，卽位以來，稱爲見龍天子；傳位與弟匡義，所以說「一胎二龍」。自太祖開國至徽宗，共傳八帝，乃是：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哲宗，神宗，徽宗。

這徽宗，乃是上界長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稱道君皇帝。其時天下太平已久，真個是：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五穀豐登，萬民樂業。有詩曰：

堯天舜日慶三多，鼓腹含哺徧地歌。

雨順風調民樂業，牧牛放馬棄干戈。

聞言不道。且說西方極樂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來，一日，端坐九品蓮臺，旁列普門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羅漢，三千揭帝，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夷，優婆塞……與諸天護法聖衆；齊聽講說妙法真經。正說得天花亂墜，寶雨繽紛之際，不期有一位星官，乃是女士蝠；偶在蓮臺之下聽講，一時忍不住，在佛前撒下一個臭屁來；我佛原是個大慈大悲之主，毫不在意。不道惱了佛頂上頭一位護法神祇，名爲大鵬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見那女士蝠污穢不潔，不覺大怒，展開雙翅落下來，望着女士蝠頭上，這一嘴就啄死了。那女士蝠一點靈光，射出雷音寺，徑往東土認母投胎，在下界王門爲女——後來嫁與秦檜爲妻，殘害忠良，以報今日之仇。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且說佛爺將慧眼一觀，口稱：「善哉！善哉！原來有此一段因果。」卽喚大鵬鳥近前喝道：「你這孽畜！既歸我教，怎不皈依敬謹護法？擅起殺心，犯此劫數！自作之孽，應受一場苦楚；速去塵世了卻一劫，待功成行滿歸來，再成正果。」大鵬鳥領了法旨，飛出雷音寺，徑來東土投胎去了。

再說那陳搏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曉得，只說是

「陳搏一睡便千年。」那一日老祖正睡在雲林之上，有兩個仙童，一個名喚清風，

一個叫做明月；兩個無事，清風便對明月道：「賢弟，師父方纔睡去，又不知幾

時方醒；我和你往前山去遊玩片時，如何？」明月道：「使得。」他二人就手攙着

手，出洞門來，閒步尋歡。但見松徑清幽，竹陰逸趣；行到盤陀石邊，猛見擺着

一副殘棋。清風道：「賢弟，何人在此下棋，留到如今，你可記得麼？」明月道：

「小弟記得當年趙太祖去關西之時，在此地經過；被我師父，將神風攝上山來下

棋，贏了太祖二百兩銀子，逼他寫賣華山文契。卻是小青龍柴世宗，餓虎星鄭子

明做中保。後來太祖登了基，我師父帶了文契下山，到京賀喜，求他免了錢糧。這

盤棋，就是他的殘局。」清風道：「賢弟，好記性，果然不差。今日無事，我請教

你對弈一盤何如？」明月道：「師兄有興，小弟即當奉陪。」二人對面坐定，正待

下手時，忽聽得半空一聲響亮。二人急擡頭看時，只見那西北角上，黑氣漫天，去

將近南，好生怕人。清風叫一聲：「師弟不好了！想要天翻地覆了！」兩個慌慌張

張，走到雲牀前跪下，大叫道：「師父不好了！快些醒來！要天翻地覆了！」老祖正在夢酣之際，被那二人叫醒了，只得起來，一齊出了洞府。擡頭一看，老祖道：「原來是這個畜生！如此兇惡，也難免這一遭劫！」明月道：「師父這是什麼因果？弟子們迷心不悟，望師父指點。」老祖道：「你們兩個，根淺行薄，那裏得知？也罷，說與你們聽聽罷。這段因果，只爲當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那表章上，原寫的是「玉皇大帝」；不道將「玉」字上一點，點在「大」字上去，卻成「玉皇大帝」了。玉帝看了大怒道：「玉皇可怒，大帝難饒！」遂命赤鬚龍下界，降生於北地女真。黃龍府內，使他後來侵犯中原，攪亂宋室江山，使萬民受兵革之災。豈不可慘！」二童道：「師父，今日這赤鬚龍下界麼？」老祖道：「非也。此乃我佛如來，恐赤鬚龍無人降伏；故遣大鵬下界，保全宋室江山，以滿一十八帝年數。你看這孽畜將近飛來，你兩個看好洞門，待我去看他降生何處。」

就把雙足一登，駕起祥雲。看那大鵬一翅飛到黃河邊——這黃河有名的，叫做「九曲黃河」，環繞九千里。當初東晉時許真君爺斬蛟，那蛟精變作秀才，改名慎郎，入贅在長沙賈刺史家；被真君擒住，鎖在江西城南井中鐵樹上，饒了他妻賈氏

已後往烏龍山出家。所生三子，真君已斬了兩個；其第三子逃入黃河岸邊虎牙灘下，後來修行得道，名爲鐵背虬王。

這一日，變做白衣秀士，聚了些蝦兵蟹將，在那山崖前排陣玩耍；恰好遇着這大鵬飛到。那大鵬這雙神眼，認得是個妖精，一翅落將下來，望着老龍這一嘴，正啄着左眼；霎時眼睛突出，滿面流血，叫一聲『啊呀！』滾下黃河深底藏躲。那些水族，忙跳入水中去躲；卻有一個不識時務的團魚精，仗着有些氣力，舞着雙刀大叫道：『何方妖怪，擅敢行兇？』叫聲未絕，早被大鵬一嘴，啄得四脚朝天，嗚呼哀哉。他一靈不滅，直飛至東土投胎——後來就是萬俟卨，鍛鍊岳爺爺冤獄，屈死風波亭上，以報此仇。這也是後話。

當時老祖看得明白，點頭嘆道：『這孽畜落了劫，尙且行兇；這冤冤相報，何日得了！』一面嗟嘆，一面駕着雲頭，跟着大鵬。那大鵬飛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再看時就不見了。當時老祖也就落下雲頭，搖身一變，變做一個年老道人；手持一根拐杖，前來訪問。

卻說那個人家，姓岳，名和；安人姚氏，年已四十，纔生下這一個兒子。丫環出來報喜。這員外年將半百，生了兒子，自然快活；忙忙的向家堂神廟點燭燒香，忙個不了。不道陳搏老祖變了個道人，搖搖擺擺，來到莊門首，向着那老門公打個稽首道：「貧道腹中飢餓，特來求化一齋，望乞方便！」那個老門公把頭搖說道：「師父，你來得不湊巧！我家員外極肯做好事，往常時，不要師父一個，就是十位二十位，俱肯齋的。只因年已半百，沒有公子，去年在南海普陀去進香求嗣，果然菩薩靈驗，安人回來，就得了孕。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家裏忙忙碌碌；況且廚下不潔淨，不便！不便！你再往別家罷。」老祖道：「貧道遠方到此，或者有緣，你只與我進去說一聲；允與不允，就完了齋公的好意了。」門公道：「也罷。老師父且請坐一坐，待我進去與員外說一聲看。」說罷，就走到裏邊。叫一聲：「員外！外邊有一個道人，要求員外一齋。」岳和道：「你是有年紀的人，怎不曉事？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忙忙碌碌，況且是暗房。那道人是個修經念佛的人，我齋他不要緊，他回到那佛地上去，我與孩兒兩個身上，豈不反招罪過麼？」門公回身出來，照依員外的話，對老祖說了。老祖道：「今日有緣到此，相煩再進去稟復

一聲，說：「有福是你享，有罪是貧道當。」便了！門公只得又進來稟。員外道：「非是不肯齋他，實是不便，卻怎麼處？」門公道：「員外，這也怪他不得，荒村野地，又無飯店，叫他何處投奔？常言道，『出錢不坐罪。』員外齋他是好意，豈反有罪過之理？」岳和想了一想，點頭道：「這也講得有理。你去請他進來。」

門公答應一聲，走將出來，叫聲：「師父！虧我說了多少幫襯的話，員外方肯請師父到裏邊去。」老祖道：「難得！難得！」一面說，一面走到中堂。岳和擡頭一看，見這道人，鶴髮童顏，骨格清奇，連忙下階迎接。到廳上見了禮，分賓主坐下。岳和開言道：「師父，非是弟子推託；只因寒荆產了一子，恐不潔淨觸污了師父。」老祖道：「『積善雖無人見，存心自有天知。』請問員外貴姓大名？」岳和道：「弟子姓岳，名和，祖居在此相州湯陰縣該管地方。這裏本是孝弟里，永和鄉，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耕種幾畝田產，故人都稱我這裏爲岳家莊。不敢動問老師法號？在何處焚修？」老祖道：「貧道法號希夷，雲遊四海，天下爲家。今日偶然來到貴莊，正值員外生了公子，豈不是有緣？但不知員外可肯把令郎抱出來，待貧道看看令郎可有什麼關煞；有時貧道好與他解讓解讓。」員外道：「這個，使不

得！那污穢觸了三光，不獨老夫，就是師父難免罪過。」老祖道：「不妨事。只要拏一把雨傘撐了出來，就不污觸天地，兼且神鬼皆驚。」員外道：「既如此，老師父請坐，待老夫進去與老荆相商。」說罷，就轉身到裏邊來，吩咐家人端正潔淨素齋。然後進臥房來，見了安人，問道：「身子安否？」安人道：「感謝天地神明祖宗，妾身甚是平安！員外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麼？」岳和看了一回，抱在懷中，十分歡喜；便對安人道：「外邊有個道人，進門化齋，他說：『修行了多年，會得解禳之法。』要看看孩兒，若有關煞，好與他解除凶災。」院君道：「纔生的小廝，恐血光污觸了神明，甚不穩便。」員外道：「我也如此說。道人傳與我一個法兒，叫將雨傘撐了，遮身出去，便不妨事，兼且謠邪遠避。」院君道：「既如此，員外好生抱了出去，不要驚了他。」

員外應聲：「曉得。」就雙手捧定，叫小廝拏一把雨傘撐開，遮在頭上，抱將出來。到了堂前立定，道人看了，讚不絕口道：「好個令郎！可曾取名字否？」員外道：「小兒今日初生，尚未取名。」老祖道：「貧道斗膽，替令郎取個名字如何？」員外道：「老師肯賜名，極妙的了！」老祖道：「我看令郎相貌魁梧，長大

來，必然前程萬里，遠舉高飛，就取個「飛」字爲名，表字「鵬舉」。何如？」員外聽了，心中大喜，再三稱謝。老祖道：「這裏有風，抱了令郎進去罷。」員外應道：「是。」便把兒子照舊抱進房來睡好，將道人取的名字，細細說與院君知道。那院君也十分歡喜。員外復到中堂，款待道人。那老祖道：「有一事告稟員外，貧道方纔有一道友同來，卻往前村化齋去；貧道卻走這裏來，約定「若有屋主，邀來同享。」今蒙員外盛席，意欲去相邀這道友同來領情，不知尊意允否？」員外道：「這是極使得的。但不知這位師父卻在何處？待弟子去請來便了。」老祖道：「出家人行蹤無定，待貧道自去尋來。」遂移步出廳，只見那天井內，有兩件東西，老祖連聲道：「好！」

不因老祖見了這兩件東西，有分教：相州城內，遭一翻洪水波濤；內黃縣中，聚幾個英雄好漢。正是：

萬事皆有天數定，

一生都是命安排。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泛洪濤虬王報怨

撫孤寡員外施恩

破浪洪濤滾滾來，無孤百姓受飛災。

冤冤相報何時了？從今結下禍殃胎！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那人來惹我，尙然要忍耐讓他幾分，免了多少是非；何況那蛟精，在真君劍下逃出命來，躲在這黃河岸邊，修行了八百幾十年，纔掙得個鐵背虬龍的名號，滿望有日功成行滿，那裏想到被這大鵬鳥驀地一嘴，把他左眼啄瞎，這口氣如何出得？所以後來弄出許多事來。此雖是大數，也是大鵬結下的冤仇。那陳搏老祖預知此事，又恐怕那大鵬脫了根基，故此與他取了名字，遺授玄機。當時同岳員外走出廳來，見天井內有兩隻大花缸，排列在階下——原是員外新近買來，要養金魚的，尙未貯水——老祖假意道：「好一對花缸！」將那拐杖在缸內畫上靈符，口中默默念咒，演法端正，然後出門。岳和在後相送到大門首。老祖道：「我們出家人，不打誑語的。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貧道就不來了。」

岳和道：『不要這等說。師父到前村，尋見了令道友，就同到小莊，齋供幾日，方稱我意。』老祖道：『多謝！但有一事，三日之內，若令郎平安，不消說得；倘若有些驚心，可叫安人抱了令郎，坐在那隻大花瓶內，方得性命。切記吾言，決不要忘了！』岳和連聲道：『領命！領命！師父務必尋着道友回來，免得弟子懸候。』那老祖告別，員外送出莊門，飄然回山而去。

且說那岳和歡歡喜喜，到了第三日，家內挂紅結綵，親眷朋友，都來慶賀三朝；見過禮，員外設席款待。衆人齊道：『老來得子，真是天來大的喜事！老哥可進去與老嫂說聲，抱出來與我們看看也好。』岳和滿口應承，走到房中，與安人說了；仍舊叫小廝撐了一把傘，抱出廳上來，與衆人看。衆人見小官人，生得頂高額闊，鼻直口方，個個稱讚。不道有個後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捏着小官人手，輕輕的拍了一拍，說道：『果然一個小官人！』話未絕，只見那小官人啼哭起來。那後生着了忙，便對岳和道：『想是令郎要吃奶了，快些抱進去罷。』岳和慌慌張張，抱了進去。這般親友，俱各埋怨這後生道：『員外年將半百，方得此子，乃

掌上明珠；這粉嫩的手，怎的冒裏冒失，捏他一把！如今哭將起來，使他一家不安，我等也覺沒趣。」又向着一個老人家問道：「小官人安穩了？」那家人答道：「小官人只是哭，連奶也不要吃。」衆人齊聲道：「這便怎麼處！」一面說，臉上好生沒趣，淡淡的走開；回去的回去，一霎時多散了。

那岳員外在房中，見兒子啼哭不止，沒法處治，安人埋怨不絕。岳員外忽然想起，前日那個道人，曾說我兒「三日內倘有甚驚恐，卻叫安人抱出去，坐在花缸內，方保無事」的話，對安人說了。安人正在沒理會處，便道：「既如此，快抱他出去便了。」說罷，把衣裳穿好，叫丫鬟擊條絨氈，鋪在花缸之內。姚氏安人抱了岳飛，方纔坐在缸內，只聽得天崩的一聲響亮，頓時地裂，滔滔洪水，漫將起來，把岳家莊即變成大海，一村人民，俱隨水漂流。

列位！你道這水因何而起？乃是黃河中藏背虬龍，要報前日一啄之仇；打聽得太鵬發生於此，卻率了一班水族兵將，與此洪濤，枉害了一村人性命。卻是犯了天條，玉帝命下，着屠龍力士擊在剛龍臺上，吃了一刀。這虬精一靈不散，就在東土投胎——後來就是秦檜，連用十二道金牌將岳爺召回，在風波亭謀害，以報此仇。

後話不表。且說這岳飛，幸虧陳搏老祖，預備花缸，不能傷命；這岳員外扳着花缸，姚氏安人在缸內大哭道：「這事怎處！」岳和叫聲：「安人！此乃天數難逃！我將此子託付於你，仗你保全岳氏一點血脈，我雖葬魚腹，亦得瞑目！」說還未了，手略一鬆，咚的一聲，隨水漂流，不知去向了。

那安人坐在缸中，隨着水勢，直奔到河北大名府內黃縣方住。那縣離城三十里，有一村，名喚麒麟村。村中有個富戶，姓王名明，安人何氏，夫婦同庚五十歲。王明一日清晨起來，坐在廳上，叫家人王安過來道：「王安，你可進城去，請一個算命先生來。我在此等着。」王安道：「我請了一個有眼睛的來，還好；倘若請了個沒眼睛的先生，此去來往，約有六十里，員外那裏等得？不知員外要請這算命的何用？」王明道：「我夜來得了一個夢，要請他來圓夢。」王安道：「若說算命，小的不會；若是圓夢，小人是極在行的——只是有三不圓。」王明道：「怎麼有「三不圓」？」王安道：「初更二更的夢不圓；四更五更的夢不圓；記得夢頭忘了夢尾不圓。要三更做的，又要記得清楚，方圓得有準。」王明道：「我正是三更

做的夢：夢見空中火起，火光沖天，把我驚醒。不知主何吉凶？」王安道：「恭喜員外！火起必遇貴人。」王明大怒，罵道：「你這狗才！那裏會圓什麼夢？明明怕走路，卻將這些胡言來哄我！」王安道：「小人怎敢，那日跟員外到縣裏去完錢糧，在書坊門首經過，買了一本解夢全書；員外若不信，待小人取來與員外看。」王明道：「拏來我看。」王安答應一聲。進房去拏了一本夢書，尋出這一行，送與員外看。員外接來一看，果有此說。心中暗想：「此地村莊地面，有何貴人相遇？」

正在半疑半信，忽聽得門外震天的喧嚷，員外吃了一驚，便叫：「王安，快到莊前去看來！」王安答應不及，飛一般趕將出來。看得明白，慌來報與員外道：「不知那裏水發，水口邊淌着許多傢伙什物。那些村裏人，都去搶奪，故此喧嚷嚷。」員外聽了這話，同了王安，走出莊來觀看。一步步行到水口邊，只見那衆鄰舍亂搶物件。王明嘆息不已。王安遠遠望見，一件東西淌來；上面有許多鷹鳥，搭着翎翅，好像涼棚一般的，蓋在半空。王安指道：「員外請看！那邊這些鷹鳥，好不奇怪麼？」員外擡頭觀看，果然奇異。不一時，看看流到岸邊來，卻是一隻花

缸，花缸內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廝。當時那衆人，只顧搶那箱籠物件，那裏還肯來救人；只王安走上前趕散了鷹鳥，叫道：「員外，這不是貴人麼？」員外走近一看，便叫王安：「一個半老婦人，怎麼說是貴人？」王安道：「他懷中抱着個孩子，漂流不死。古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厚祿。』况兼這些鷹鳥護佑着。他長大來，必定做官。豈不是個貴人？」王明暗想：「不知何處漂流到此？」便向缸內問道：「這位安人住居何處？姓名名誰？……」連問幾聲，全不答應。員外道：「敢是耳聾的麼？」卻不知這安人，生產纔得三日，人是虛極；又遭此大難，在水面上團團轉轉，自然頭暈眼昏，故此問而不答。

那王安道：「待小人去問來。」即忙走到缸邊喊道：「這位奶奶！耳聾可是聾的麼？我家員外在此問你：『是何方人氏？怎麼坐在缸內？』」姚氏安人，聽得有人叫喚，方纔擡起頭來一看；眼淚汪汪，說道：「這裏莫不是陰司地府麼？」王安道：「這個奶奶，好笑！好好的，怎麼說是『陰司地府』起來？」

王員外方曉得他是坐在缸內昏迷不醒，不是耳聾；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討了一碗熱湯，與他吃了。便道：「安人！我這裏是河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

不知安人住居何處？」安人聽了，不覺悲悲咽咽的道：「妾身住居相州陰湯縣，孝弟里，永鄉，岳家莊人氏；因遭洪水泛漲，妾夫被水漂流，不知死活，人口田產，盡行漂沒。妾身不該絕，抱着小兒坐在缸內，淌到此地來。」說罷，放聲大哭。員外對王安道：「許遠路途，一直淌到這裏，好生怕人！」王安道：「員外做些好事，救他母子兩個；留在家中，做些生活，也是好的。」員外點頭道：「說得有理。」便對安人道：「老漢姓王名明，舍下就在面前；安人就請到舍下，權且住下。待我着人前去探聽，得安人家下平定，再差人送安人回去，夫妻父子完聚。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安人道：「多謝恩公！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真乃是重生父母！」員外道：「好說。」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對着那些鄉裏人說道：「這個不要搶了去。」衆人多笑着員外是個獸子，東西不搶，反收留兩個吃飯的回去。

王安先去報知院君。這裏姚氏人慢慢的走到莊門前；王院君早已出莊迎接。安人內，見過了禮，訴說一番遭難分離之苦。院君與丫髻等，聽了亦覺傷心。

當日院君吩咐婦女們，打掃東首客房，住下安人。那安人做人一團和氣，上下衆人，無不尊敬。王員外又差人往湯陰縣探聽，水已平復，岳家人口，並無下落。

岳安人聽了，放聲大哭。王院君再三勸解，方纔收淚。自此二人情同姊妹一般。

一日閒話中間，說起員外無子；岳安人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樣大家財，被別人得了，豈不可惜？不如納一偏房，倘是生下一男半女，也不絕了王門一脈。」那個王院君，本來有些醋意；卻被岳安人勸轉，卽着媒人，討了一妾與王員外。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貴。王員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

不覺光陰易過，日月如梭，這岳飛看看長成七歲；那王貴已是六歲了。王員外請個訓蒙先生到家，教他兩個讀書識字。那村中有個湯員外，一個張員外，俱是王員外的好友；亦將兒子湯懷張顯送來讀書。那岳飛還肯用心，這三個小頑皮，非惟不肯讀書，終日在學堂裏舞棒弄拳，先生路路的責罰幾句，不獨不服管，反把先生的鬚兒，幾乎扯得精光。那先生欲待認真，又俱是獨養兒子，父母愛惜，奈何他不得，只得辭館回去。一連幾個，俱是如此。王明也沒奈何。因此對岳安人道：「令郎年已長成，在此不便；門外有幾間空房，動用傢伙，俱有在內，不若安人住那邊居住，日月薪水，我自差人送來。不知安人意下如何？」岳安人道：「多蒙員外院

君，救我母子，大恩未報；又蒙員外費心，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王員外即去備辦了許多柴米油鹽，傢伙動用之物。岳安人即取過書，揀定了吉日，搬移出去另住。且遂與鄰舍人家做些針黹，得幾分銀錢添補，倒也有些積蓄。

一日，對岳飛道：「你今年七歲，也不小了，天天頑耍，這不是個了局。我已備下一個柴扒，一只筐籃在此。你明日去扒些柴回來也好；就是員外見了，也見得我娘兒兩個，做人勤謹。」岳飛道：「謹依母命！明日孩兒就去打柴去便了。」

當夜無話。到了次日早起，岳安人安排早飯，叫岳飛吃了。岳飛就拏了筐籃柴扒出去，叫聲：「母親，孩兒不在家中，可關上了門罷。」好一個賢慧安人，果然「夫死從子」；答應一聲，關門進去。號咷痛哭道：「若是他父親在日，這樣小年紀，必然請個先生教他讀書；如今卻教他去打柴！」正是：

千悲萬苦心俱碎，

腸斷魂銷膽亦飛。

畢竟岳飛入山打柴，又做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 岳安人閉門課子

| 周先生設帳授徒

洪水漂流思難遭，堪嗟幼子困蓬蒿！

終宵紡績供家食，教子思夫淚暗拋。

且說岳飛出了門，一時應承了母親，出門打柴；「卻未知往何處去，方有柴？」一面想，一頭望着一座山上走來。立住脚，四面一望，並無一根柴草。一步直走到山頂上，四下並無人跡。再扒至第二山後一望，只見七八個小廝成團打塊的，在荒草地下頑耍。內中有兩個，卻是王員外左邊鄰舍的兒子：一個張小乙，一個李小二。認得是岳飛，叫一聲：「岳家兄弟！你來做甚事？」岳飛道：「我奉母親之命，來扒柴草。」衆小童齊聲道：「你來得好，且不要打柴，我同你「堆羅漢」耍子。」岳飛道：「我奉母親，叫我打柴，沒有功夫同你們頑耍。」那一衆小廝道：「動不動什麼母親；你若不肯陪我們頑耍，就打你這狗頭！」岳飛道：「你們休得取笑，我岳飛也不是怕人的！」張乙道：「誰與你取笑！」李小二接道：「你

不怕人，難道我們倒怕你不成？」王三道：「不要與他講！」就走上前一拳。趙四跟了上來一脚。七八個小廝，一齊上前打攪盤。卻被岳飛兩手一拉，推倒了三四個，趁空脫身便走。衆小廝道：「你走！你走！」口裏雖是這等說，卻見岳飛厲害，不敢追來；有幾個反趕到岳家來哭哭啼啼，告訴岳安人，說是岳飛打了他。岳安人把幾句好話，安頓了他回去。

那岳飛打脫了衆小廝，卻往山後，折了些枯枝，裝滿一籃，天色已晚，提了那筐籃，慢慢的走回家來。走進門，放下柴籃，到裏邊去吃飯。岳安人看見籃內俱是枯枝，便對岳飛道：「我叫你去扒些亂柴草，反與小廝們廝打，惹得人上門上戶；況且這枯枝，乃是人家花枝，倘被山主看見了，豈不被他們責打？況扒上樹去，倘然跌將下來，有些差遲，叫做娘的倚靠何人？」岳飛連忙跪下告道：「母親且免愁煩，孩兒明日不取枯枝便了！」岳安人道：「你且起來。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我向來在員外裏邊，取得這幾部書留下，明日待我教你讀書。」岳飛道：「謹依母命便了。」

當夜無話。到了明日，岳安人將書展開，教岳飛讀。那經得岳飛資質聰明，一

教便讀，一讀便熟。

過了數日，岳安人叫聲：「我兒！你做娘的積得幾分生活銀子，你可拏去，買些紙筆來，學寫書法，也是要緊的。」岳飛想了一想，便答道：「母親，不必去買，孩兒自有紙筆。」安人道：「在那裏？」岳飛道：「待孩兒去取來。」即去取了一個畚箕，走出門來，竟到水口邊，滿滿的畚了一箕的河砂；又折了幾根柳枝，做成筆的模樣。走回家來，對安人道：「母親，這個紙筆，不消銀錢去買，再用不完的。」安人微微笑道：「這倒也好。」就將砂鋪在桌上，安人將手把了柳枝，教他寫字。把了一會，岳飛自己也就會寫了。岳飛從此在家，朝夕讀書寫字，不提。

且說王員外的兒子王貴，年紀雖只六歲，卻生得身強力大，氣質粗鹵。一日同了家人王安，到後花園中遊玩；走進那百花亭上坐下，看見桌上擺着一副象棋，王貴問道：「這是什麼東西？怎麼有這許多字在上面？做什麼用的？」王安道：「這個叫做『象棋』。是兩人對下賭輸贏的。」王貴道：「怎麼便贏了？」王安

道：「或是紅的吃了黑的將軍，黑的就輸；黑的吃了紅的將軍，黑的算贏。」王貴道：「這個何難。你擺好了，我和你下一盤。」王安就把棋子擺正，把紅的送在王貴面前道：「小官人請先下。」王貴道：「我若先動手，你就輸了。」王安道：「怎麼我輸了？」王貴先將自己的將軍，吃了王安的將軍，便道：「豈不是你輸了？」王安笑道：「那裏有這樣的下法？將軍是走得出的，還要我來教你！」王貴道：「放屁！做了將軍，由得我做主，怎麼就不許走出？你欺我不會下棋，反來騙我麼？」拏起棋盤，就望王安頭上打將過來。這王安不會提防，被王貴一棋盤，打得頭上鮮血直流。王安叫聲：「啊呀！」雙手捧着頭，掇轉身就走。王貴隨後趕來。王安跑到後堂，員外看見王安滿頭鮮血，問其原故。王安將下棋的事，稟說一遍。正說未完，王貴恰恰趕來；員外大怒，罵道：「畜生！你小小年紀，敢如此無禮？」遂將王貴頭上，一連幾個栗爆。

王貴見爹爹打罵，飛跑逃進房中，到母親面前哭道：「爹爹要打死孩兒！」院君忙叫丫鬢拏菓子與他吃，說道：「不要哭，有我在。」說還未了，只見員外怒冲冲的走來，院君就房門口攔住。員外道：「這小畜生在那裏？」院君也不回言，

就把員外很很的一掌，反大哭起來，罵道：「你這老殺才！今日說無子，明日道少兒，虧得岳安人，再三相勸討妾，纔生得這一個兒子。爲着什麼大事，就要打死他？這粉嫩的骨頭，如何經得起打？罷！罷！我不如與你這老殺才拚了命罷！」就一頭望員外撞來。幸虧得一衆丫鬟使女，連忙上前，拖的拖，勸的勸，將院君扯進房去。員外直氣得開口不得，只捧得一句道：「罷！罷！罷！你這般縱容他，只怕誤了他的終身不小！」轉身來到中堂，悶昏昏沒個出氣處。

只見門公進來報說：「張員外來了。」員外叫：「請進來！」不一時，接進裏邊，行禮坐下。王明道：「賢弟爲何尊容有些怒氣？」張員外道：「大哥，不要說起！小弟因患了瘋氣，步履艱難，爲此買了一匹馬，養在家中，代代脚力。誰想你這張顯姪兒，天天騎了出去，撞壞人家東西，小弟只得認賠——也非一次了。不道今日又出去，把人都踏傷，搥到門上來吵鬧；小弟再三賠罪，與了他幾兩銀子去服藥調治，方纔去了。這畜生如此胡爲，自然責了他幾下；卻被你不賢弟婦護短，反與我大鬧一場，臉上都被他抓破。我氣不過，特來告訴大哥。」王明尚未開口，又見一個人氣喘喘的，叫將進來道：「大哥！二哥！怎麼處！怎麼處！」二人

擡頭觀看，卻是王明張達的好友湯文仲。二人連忙起身相迎問道：「老弟爲着何事這般光景？」文仲坐定，氣得出不得聲；停了一會道：「大哥！二哥！我告訴你：有個金老兒夫妻兩個，租着小弟門首一間空房，開個湯團店；那知你這湯懷姪兒，日日去吃湯團，把他做的都吃了，只叫不夠；次日多做了些，他又不去吃，做少了，又去吵鬧。那金老沒奈何，來告訴小弟，小弟賠他些銀子，便把湯懷罵了幾句。誰知道這畜生，昨夜搬些石頭，堆在他門首，今早金老開門，那石頭倒將進去，打傷了脚——幸喜不曾打死。他夫妻兩個，哭哭啼啼的來告訴我；我只得又送他銀錢，與他去將養。小弟自然把這畜生打了幾下，你那賢弟婦，反與我要死要活，打了我幾杖了！這口氣無處可出，特來告訴大哥。」王明道：「賢弟不必氣惱，我兩個也是同病。」就將王貴張顯之事，說了一遍。各各又氣又惱，又沒法。

正在無可奈何，只見門公進來報說：「陝西周侗老相公到此要見。」三個員外聽了大喜，忙一齊走到門外來相接。迎到廳上來，見禮坐下。王明開言道：「大哥久不相會，一向聞說大哥在東京，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周侗道：「只因老夫年

邁，向來在府城內盧家的時節，曾掙得幾畝田產在此，特來算算帳，順便望望賢弟們，就要返舍去的。」王明道：「難得老哥到此，自然盤桓幾日，再無就去之理。」忙叫廚下備酒接風，一面叫王安打發莊丁去挑行李來。

三個員外聚坐共談。王明又問：「大哥別來二十餘年，未知老嫂令郎在於何處？」周侗道：「老妻去世已久；小兒跟了小徒盧俊義前去征遼，歿於軍中；就是小徒林冲盧俊義兩個，也俱被奸臣所害；如今真個舉目無親了！不知賢弟們可都有幾位令郎麼？」三個員外道：「不瞞兄長說，我們三個，正爲了這些業障，在此訴苦。」三個人各把三個兒子的事，告訴一番。周侗道：「既然如此年紀，爲何不請個先生來教訓他？」三個員外道：「也會請過幾位先生，俱被他們打去；這樣頑劣，誰肯教他？」周侗微笑道：「這都是這幾位先生不善教訓，以致如此。不是老漢誇口，若是老夫在此教他，看他們可能打我麼？」三個員外大喜道：「既然如此，不知大哥肯屈留在此麼？」周侗道：「三位老弟面上，老漢就成就了姪兒們罷。」三個員外不勝之喜，各各致謝。當日酒散，張湯二人各自回去，不提。

這日王貴正在外邊頑耍，一個莊丁道：「員外現請了個很先生來教學，看你們

頑不成了！」王貴聽了，急急的尋着張顯湯懷，商議準備鐵尺短棍，好打先生下馬威。次日，衆員外送兒子上學，都來拜見了先生，請周侗吃上學酒。周侗道：「賢弟們請回，此刻不是吃酒的時候。」就送了三個員外出了書房，轉身進來，就叫：「王貴上書。」王貴道：「客還未曾上書，那有主人先上書之理？這樣不通，還虧你來做先生！」便伸手向纏繞內一摸，拏出一條鐵尺，望着先生頭上打來。周侗眼快手快，把頭一側，一手接住鐵尺，一手將王貴夾背一把倒揪在凳上，取過戒尺，將王貴重重的打了幾下。你道富家子弟，從未經着疼痛過的，這幾下，直打得王貴伏伏貼貼，只得依他教訓了。那張顯湯懷見了，暗暗的把短傢伙撒掉，也不敢放肆了。自此以後，皆聽從先生用心攻書。

且說這岳飛在隔壁，每日將凳子墊了脚，爬在牆頭上聽那周侗講書。忽一日，書僮稟道：「西鄉有什麼王老實，要見老相公。」周侗道：「我正要見他，快請進來！」書僮應聲：「曉得。」出去不多時，引那王老實到書房內來，見了周侗。便道：「小人一向種的老相公的田，老相公有十餘年不曾到此，小人將歷年租米賣出

來的銀子收在家裏。今聞得老相公在此，特來看望，請老相公前去把帳來算算。」周侗道：「難得你老人家這等志誠。」便叫王貴：「你進去對王安說：『先生有個佃戶到此；可有便飯，拏一頓與他吃。』」王貴轉身進去。周侗又問：「目下田稻何如？」王老實道：「小人田內，一年有二年的收。今年禾生雙穗，豈不是老相公的喜事？」周侗道：「禾生雙穗，主出貴人的？這也新奇！明日同你看去。」

正說間，書僮來叫佃戶外邊吃飯去。當日就留王老實住下。次日，周侗對三個學生道：「我出三個題目在此，你們用心做成破題，待我回來批閱。」一面說，一面換了衣服，便同了王老實出門下鄉去了。

這壁岳飛看見周侗出門，心內想道：「先生既出去，我不妨到此館中看看。」遂走將過來。王貴看見，就一把扯住，叫道：「湯哥哥！張兄弟！你兩個人來！岳飛哥哥碰巧來了，我爹爹常稱說他聰明得極；今日先生出了題目，要我們做，我們那有這樣心情，不如央他代做做何如？」張湯兩個齊聲道：「有理。我們正要回去望望母親，岳哥替我們代做了罷。」岳飛道：「恐怕做出來的，不中先生之意。」三人道：「休要太謙，一定要拜煩的了。」王貴恐岳飛走了，將那書房反鎖

起來；對岳飛道：『你肚中飢餓，抽屜內有點心，儘着你吃。』說罷，三個飛跑的頑耍去了。

岳飛將三人平昔所做的破題，翻出看了；照依各人的口氣，做了三個破題。走到先生位上坐下，將周侗的文章細細看了，不覺拍案道：『我岳飛若能得此人教訓，何慮日後不得成名！』立起身來，提着筆，蘸着墨，撥過墊腳小凳，站在上邊。在那粉牆上寫了幾句道：

投筆由來羨虎頭，須教談笑覓封侯。

胸中浩氣凌霄漢，腰下青萍射斗牛！

要識他年恢駿業，全憑此日具鴻猷。

乘時得展男兒志，萬里鵬程迴不倖。

寫完了，念了一遍；又在那八句後，寫着八個字道：「七齡幼童岳飛偶題」。

方纔放下筆，忽聽得書房門鎖響；回身一看，只見王貴同着張顯湯懷推進門來。慌慌張張，說道：『不好了！快走！快走！』岳飛吃了一驚。

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灑泉洞老蛇怪獻槍

古人結交惟結心，此心堪比石與金。
金石易銷心不易，百年契合共於今。
今人結交惟結口，往來歡娛肉與酒。
祇因小事失相酬，從此生墮便分手。
嗟乎大丈夫，貪財忘義非吾徒！
陳雷管鮑難再得，結交輕薄不如無。
水裏魚，天邊雁，高可射兮低可釣。
萬丈深潭終有底，祇有人心不可量！
虎豹不堪騎，人心隔肚皮。
休將心腹事，說與結交知！
自後無情日，反成大是非。

這一篇古風，名爲結交行；乃是嗟嘆今世之人，當先如膠似漆，後來反面無情。那裏學得古人如金似石，要像陳雷管鮑，生死不移的，千古無二？所以說，「古人結交惟結心」，不比今人惟結口頭交也！

閒話慢表。且說那岳飛，因慕周先生的才學，自顧家寒，不能從學；偶然觸起自家的抱負，所以題了這首詩在壁上。剛剛寫完，不道先生回來；王貴等三人，恐怕先生看見，得知他代作之弊，爲此慌慌張張，叫道：「快些回去罷！先生回來了。快走！快走！」岳飛只得走出書房回家。

這裏周侗回至館中坐定，心中暗想：「禾生雙穗，甚是奇異；這小小村落，那裏出什麼貴人？……」一面想，見那三張破題擺在面前，拏過來逐張看了，文理皆通，儘可成器。又將他三人往日做的一看，覺得甚是不通；心中自忖道：「今日這三個學生，爲何才學驟長？想是我老運亨通，也不枉傳授了三個門生。」再拏起來細看了一回，越覺得天然精密。又想到：「莫不是倩人代做的，亦未可定？」因問王貴道：「今日我下鄉去後，有何人到我書房中來？」王貴回說：「沒有人來。」周侗正在疑惑，猛然擡起頭來，見那壁上寫着幾行字；立身上前一看，卻是一首詩。

雖不甚美，卻句法可觀，且抱負不小。再看到後頭，寫着岳飛名字。方知王員外所說，有個岳飛，甚是聰明，話果非虛。便指着王貴道：「你這畜生！現有岳飛題詩牆上，怎說沒有人到書房中來？怪道你們三個破題，做得比往日不同；原來是他替你們代做的，你快去請他過來見我。」

王貴不敢違命，一直走到岳家來；對岳飛道：「你在書房內牆上，不知寫了些什麼東西；先生見了發怒，叫我來請你去，恐是要打你。」岳安人聽見，好生驚慌；後來聽見一個「請」字，方纔放心。便對岳飛道：「你前去須要小心，不可造次。」岳飛答應道：「母親放心，孩兒知道。」

遂別了安人，同着王貴到書房中來。見了周侗，深深的作了四個揖，站在一邊；便道：「適蒙先生呼喚，不知有何使令？」周侗見岳飛果然相貌魁梧，雖是小年紀，卻舉止端方。便命王貴取過一張椅子，請岳飛坐了；問道：「那壁上的佳句，可是尊作麼？」岳飛紅着臉道：「小子年幼無知，一時狂妄，望老先生恕罪！」周侗又問岳飛：「有表字麼？」岳飛應道：「是先人命爲「鵬舉」二字。」周侗道：「正好顯名思義。你的文字，卻是何師傅授？」岳飛道：「只國家道貧寒，無

師傅授；是家母教讀的幾句書，破上學寫的幾個字。周侗沉吟了一會便道：「你可去請令堂到此，有話相商。」岳飛道：「家母是孀居，不便到此來。」周侗道：「是我失言了！」就向王貴道：「你去對你母親說知：『先生要請岳安人商議一事，特拜煩相陪。』」王貴應聲曉得，到裏邊去了。

周侗方對岳飛道：「已請王院君相陪，如今可去請令堂了。」岳飛應允回家，與母親說知：「先生要請母親講話，特請王院君相陪；不知母親去與不去？」岳安人道：「既有王院君相陪，待我走遭，看是有何話說？」隨即換了幾件乾淨衣服，出了大門，把鎖來鎖了門，同岳飛走到莊門首；早有王院君帶了丫鬚出來迎接。進內施禮坐定。王員外也來見過了禮，說道：「周先生有甚話說，來請安人到舍，未知可容一見？」安人道：「既如此，請來相見便了。」王員外卽着王貴到書房中，與先生說知。

不多時，王貴岳飛隨着周先生來至中堂，請岳安人見了禮。東邊王院君陪着岳安人，西首王員外同周先生各各坐定；王貴同岳飛兩個，站在下首。周侗開言道：「請安人到此，別無話說；只因見令郎十分聰俊，老漢意欲螟蛉爲子，特請安人到

此相商。岳安人聽了，不覺兩淚交流，說道：「此子產下三日，就遭洪水之變；妾受先夫臨危重託，多蒙恩公王員外夫婦收留，尙未答報。我並無三男兩女，只有這一點骨血，只望接續岳氏一脈；此事實難從命，休得見怪！」周侗道：「安人在上，老夫非是擅敢唐突；因見令郎題詩抱負，後來必成大器。但無一個名師點撥，這叫做『玉不琢，不成器』。豈不可惜？老夫不是誇口，空有一身本事，傳了兩個徒弟，俱被奸臣害死；目下雖然教訓着這三個小學生，不該在王員外安人面前說，那裏及得令郎這般英傑。那螟蛉之說，非比過繼；既不更名，又不改姓，只要權時認作父子稱呼，以便老漢將平生本事，盡心傳得一人。後來老漢百年之後，只要令郎把我這幾根老骨頭，掩埋在土，不致暴露，就是完局了。望安人俯允！」

岳安人聽了，尙未開言，岳飛道：「既不更名改姓，請爹爹上坐，待孩兒拜見。」就趨步上前，朝着周侗跪下，深深的的就是八拜——列位看官，這不是岳飛不遵母命，就肯草草的拜別人爲父；只因久慕周先生的才學，要他教訓詩書，傳授武藝，故此拜他——誰知這八拜，竟拜出一個武昌關國公太子少保總督兵糧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來。當時拜罷，又向着王員外王院君行了禮，然後又向岳安人面前拜了

幾拜。岳安人半悲半喜，無可奈何。王員外吩咐安排筵席，着人請了張達湯文仲，與周侗賀喜。王院君陪岳安人自在後廳相敘。當晚酒散，各自回去，不提。

次日，岳飛進館攻書，周侗見岳飛家道貧寒，就叫他四人結爲兄弟。各人回去，與父親說知，盡皆歡喜。從此以後，周侗將十八般武藝，盡傳授與岳飛。

不覺光陰如箭，夏去秋來，看看岳飛已長成一十三歲，衆兄弟們，一同在書房朝夕攻書。雖是周侗教法精妙，他們四個，卻是再來人，所以不上幾年，各人俱是能文善武。一日，正值三月天氣，春暖花香；周侗對岳飛道：『你在館中，與衆弟兄用心作文。我有個老友志明長老，是個有德行的高僧；他在灑泉山，一向不會去看得他，今日無事，我去望望他就來。』岳飛道：『告稟爹爹，難得這樣好天光；爹爹路上獨自一個，又寂寞，不如帶我們一同去走走，又好與爹爹作伴，又好讓我們去認認那個高僧。何如？』周侗想了想道：『也罷。』遂同了四個學生，出了書房門，叫書僮鎖好了門。

五個人一同往灑泉山來。一路上春光明媚，桃柳爭妍，不覺欣欣喜喜。將到山

前，周侗立定脚，見那東南角上，有一小山，心中暗想：『好塊風水地！』岳飛問道：『爹爹看什麼？』周侗道：『我看這小山向甚好，土色又佳，來龍得勢，藏風聚氣，好個風水！不知是那家的產業？』王貴道：『此山前後圍圍一帶，都是我家的；先生若死了，就葬在此不妨。』岳飛喝道：『休得亂道！』周侗道：『這也不妨。人孰無死？只要學生切莫忘了就是。』就對岳飛道：『此話我兒記着，不可忘了！』岳飛應聲：『曉得。』

一路閒說，早到山前。上山來不半里路，一帶茂林裏，現出兩扇柴扇。周侗就命岳飛叩門。只見一個小沙彌開門出來，問聲：『那個？』周侗道：『煩你通報師父一聲，說：「陝西周侗，特來探望。」』小沙彌答應進去。不多時，只見志明長老，手持拐杖，走將出來，笑臉相迎。二人到客堂內，見禮坐下；四個少年，侍立兩傍。長老敘了些寒溫，談了半日舊話，又問周侗近日的起居。周侗道：『小弟只靠這幾個小徒。這個岳飛，乃是小弟螟蛉之子。』長老道：『妙極！我看令郎骨格清奇，必非凡品也，是吾兄修來的！』一面說，一面吩咐小沙彌：『去備辦素齋相待。』看看天色已晚，當夜打掃淨室，就留師徒五個安歇了。長老自往雲牀上打

坐。

到了次日清早，周侗辭別長老要回去。長老道：「難得老友到此，且待早齋了去。」周侗只得應允。坐下少刻，只見小沙彌捧上茶來，吃了；周侗道：「小弟一向聞說：『這裏有個瀝泉，烹茶甚佳。』果有此話否？」長老道：「這座山，原名瀝泉山；山後有一洞，名爲瀝泉洞。那洞中這股泉水，本是奇品；不獨味甘，若取來洗目，便老花復明。本寺原取來烹茶待客，不意近日有一怪事，那洞中常常噴出一股烟霧迷漫，人要觸着他，便昏迷不省；因此不能取來奉敬。這幾日，只吃些天泉。」周侗道：「這是小弟無緣，所以有此奇事。」

那岳飛在傍聽了，暗暗想道：「既有這等妙處，怕什麼霧多？或是這老和尚怪客，故意說這等話來嚇嚇人。待我去取些來，與爹爹洗洗眼目，也見我一點孝心。」遂暗暗的問了小沙彌山後的路徑，討個大茶碗，出了庵門，轉到後邊。果然半山中，見有一縷流泉，旁邊一塊大石，鐫着「瀝泉奇品」四個大字；卻是蘇東坡的筆跡。那泉上一個石洞，洞中卻伸出一個斗大的蛇頭，眼光閃爍四射，口中流出涎來，點點滴滴，滴在泉內。岳飛忖道：「這個孽畜，口內之物，有何好處？滴在

水中，如何用得？待我打死他。」便放下茶碗，捧起一塊大石頭來，覷得親切，望那蛇頭上打去。不打時猶可，這一打，不偏不歪，恰恰打在蛇頭上。只聽得呼的一聲響，一霎時，星霧迷漫；那蛇銅鈴一般的眼，露出金光，張開血盆般大口，望着岳飛撲面撞來。岳飛連忙把身子一側，讓過蛇頭，趁着勢將蛇尾一拖。一聲響亮，定睛再看時，手中擎的，那裏是蛇尾，卻是一條丈八長的蘸金槍，槍桿上有「灑泉神矛」四個字。回頭看那泉水，已乾涸了，並無一滴。

岳飛十分得意，一手擎起茶碗，一手提着這槍，回至庵中；走到周侗面前，細細把此事說了一遍。周侗大喜。長老叫聲：「老友！這灑泉，原是神物，令郎定有登臺拜將之榮——但這裏的風水，已被令郎所破，老僧難以久留，只得仍回五臺山去了。這神槍，亦非凡間兵器，老僧藏有書一冊，內有傳槍之法，并行兵布陣妙用；今贈與令郎，用心溫習。我與老友俱是年邁之人，後會無期；再二十年後，我小徒弟悅在金山上，倒有與令郎相會之日。謹記此言！老僧從此告別。」周侗道：「如此說來，俱是小弟得罪，有誤師父了！」長老道：「此乃前定，與老弟何罪之有？」說罷，即進雲房去取出一冊兵書——上用錦匣藏鎖——出來交與周侗。周侗

吩咐岳飛，好生收藏。

拜別下山，回至王家莊。周侗好生歡喜，就叫他弟兄們置備弓箭習射，將槍法傳授岳飛。他弟兄四個，每日在空場上開弓射箭，舞劍掄刀。一日，周侗問湯懷道：『你要學什麼傢伙？』湯懷道：『弟子見岳大哥舞的槍好，我也槍罷。』周侗道：『也罷，就傳你個槍法。』張顯道：『弟子想那槍雖好，倘然一槍戳去，刺不着，過了頭，須得槍頭上有個鉤兒才好。』周侗道：『原有這個傢伙，名叫「鉤連槍」。我就畫個圖樣與你，叫你父親照樣打成了，教你鉤連槍法罷。』王貴道：『弟子想來，妙不過是大刀；一刀砍去，少則三四個人，多則五六個。若是早上砍到晚，豈不有幾千幾百個？』周侗原曉得王貴是個一勇之夫，便笑道：『你既愛使大刀，就傳你大刀罷。』

自此以後，雙日習文，單日習武。那周侗，乃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的師父，又傳過河北大名府盧俊義的武藝，本領高強；岳飛又是個再來人，少年力量過人；周侗年邁，巴不得將平生一十八般武藝，盡心傳授與螟蛉之子；所以岳飛文武

雙全，此盧林二人更高。這也不在話下。

一日，三個員外，同先生在莊前閒步；只見村中一個里長，走上前來施禮道：「三位員外同周老相公在此，小人正來有句話稟上：昨日縣中行下牌來小考，小人已將四位小相公的名字，開送縣中去了。特來告知，本月十五日要進城，員外們須早些打點打點。」王明道：「你這人好沒道理！要開名字，也該先來通知我們，商議商議，你知道我們兒子去得去不得？就是你的兒子，也要想想看。怎的竟將花名開送進縣？豈有此理！」周侗道：「罷了。他也是好意，不要埋怨他了；令郎年紀雖輕，武藝也可以去得的了。」又對里長道：「得罪你了，另日補情罷。」那里長覺得沒趣，便道：「好說。小人有事，要往前村去，告別了。」周侗便對三個員外說道：「各位賢弟，且請回去，整備令郎們的考事罷。」衆員外告別，各自回家。周侗走進書房來，對張顯湯懷王貴三個說：「十五日要進城考武，你們回去，叫父親置備衣帽弓馬等類，好去應考。」三人答應一聲，各自回去，不提。

周侗又叫岳飛也回去與母親商議，打點進縣應試。岳飛稟道：「孩兒有一事，難以應試，且待下科去罷。」周侗便問：「你有何事？推卻不去。」那岳飛言無數

句，話不一席，有分教：

千人叢內，顯穿楊手段；

五百年前，締種玉姻緣。

不知岳飛說出幾句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岳飛巧試九枝箭

李春慨締百年姻

未曾金殿去傳臚，先識魚龍變化多。

不用屏中圖孔雀，卻教仙子近嫦娥。

話說當時周侗問岳飛：「爲着何事，不去應試？」岳飛道：「三箇兄弟，俱是豪富之家，俱去備辦弓馬衣服；看孩兒身上這般襪襪縷縷，那有錢來買馬？爲此說『且待下科去罷。』」周侗點頭道：「這也說的是。也罷，你隨我來。」岳飛隨了周侗到臥房中，周侗開了箱子，取出一件半新不舊的素白袍，一塊大紅片錦，一條大紅鸞帶放在桌上。叫聲：「我兒，這件衣服，與你令堂講，照你的身材，改一件戰袍；餘下的，改一頂包巾。這塊大紅片錦，做一箇砍肩，一副紮袖；大紅鸞帶，拿來束了。將王員外送我的這匹馬，借與你騎了。到十五清早，就要進城的，可連夜收拾起來。」岳飛答應一聲，拿回家去，對母親說知就裏。安人便連夜動手就做。

次日，周侗獨坐書房，觀看文字；聽得脚步響，擡頭見湯懷進來道：「先生拜

揖。家父請先生看看學生，可是這般裝束麼？」周侗見那湯懷，頭上戴一頂素白包巾，頂上繡着一朵大紅牡丹花；身上穿一領素白繡花戰袍，頸邊披着大紅繡綉砍肩，兩邊大紅紮袖，腰間勒着銀軟帶，腳登烏油粉底靴。周侗道：「就是這等裝束罷了。」湯懷又道：「家父請先生到舍下用了飯，好一同進城。」周侗道：「這到不必，總在教場會齊罷了。」湯懷纔去，又見張顯進來；戴着一頂綠緞子包巾，也繡着一朵牡丹花；穿一件綠緞繡花戰袍，也是紅砍肩，紅紮袖，軟金帶勒腰，腳穿一雙銀底綠緞靴。向周侗揖道：「先生看看學生，可像武中朋友麼？」周侗道：「好。你回去致意令尊：「明日不必等我，可在教場中會齊。」」張顯答應回去。劈脚跟王貴也走將進來叫道：「先生，請看學生穿著何如？」但見他身穿大紅戰袍，頭戴大紅包巾，繡着一朵白粉團花；披着大紅砍光，大紅紮袖，赤金軟帶勒腰，脚下穿着金黃緞靴。配着他這張紅臉，渾身上下，火炭一般。周侗道：「妙啊！你明日同爹爹先進城去，不必等我。我在你岳大哥家吃了飯，同他就到教場中來會你罷了。」方纔打發王貴出去，岳飛又走進來道：「爹爹！孩兒就是這樣罷？」周侗道：「我兒目下且將就些罷。你兄弟們已多約定明日在教場中會齊；我

明日要在你家中吃飯，同你起身。」岳飛道：「只是孩兒家中沒有好菜款待。」周侗道：「隨便罷了。」岳飛應諾，辭別回家，對母親說了。

到次日清晨，周侗過來，同岳飛吃了飯，起身出門。周侗自騎了這匹馬，岳飛跟在後頭，一路行來，直至內黃縣教場。你看人山人海，各樣趕集的買賣，並那茶蓬酒肆，好不熱鬧！周侗揀一個潔淨茶篷，把馬拴在門前樹上，走進篷來，父子兩個，佔一副座頭吃茶。那三個員外，是城中俱是親友，各各扛擡食物，送到教場中來，揀一個大酒篷內坐定；叫莊丁在下面去尋先生，和岳大爺。那莊丁見這匹馬，認得是周侗的；望裏面一張，見他父子兩個坐着。即忙回至酒篷，報與各位員外。三箇員外，忙叫孩兒們同了莊丁，來至茶篷內。見了先生道：「家父們俱在對過篷內，請先生和岳大哥到那裏用酒飯。」周侗道：「你們多多致意令尊：「這裏不是吃酒的所在。」你們自己去料理，停一會，點到你們名字，你三人上去答應。那縣主倘問及你哥哥，你等可稟說：「在後就來。」」王貴便問道：「爲什麼不叫哥哥同我們一齊上去麼？」周侗道：「爾等不知，非是不叫他同你們去，因你哥哥的弓硬些，不顯得你們的手段，故此叫他另考。」那三箇方纔會意。辭別先生，回到酒

篷，與衆員外說了此話，衆員外贊歎不已。

不多時，那些各鄉鎮上的武童，紛紛攘攘的到來。真是「貧文富武」，多少富家兒郎，穿著得十分齊整，多是高頭駿馬，配着鮮明華麗的鞍甲。一箇箇心中俱想取了，好上東京去取功名。果然人山人海，說不盡繁華富麗。再一會，只見縣主李春，前後跟隨了一衆人役，進教場下馬，在演武廳上坐定。左右送上茶來吃了，看見那些赴考的人，好生熱鬧，縣主暗喜：「今日若選得幾箇好門生，進京得中之時，連我也有些光彩。」

少刻，該房書吏送上冊籍；縣主看了，一箇箇點名叫上來，挨次比箭，再看弓馬。此時演武廳前，但聽得嗤嗤的箭，響聲不絕。那周侗和岳大爺在茶篷內，側着耳朵，聽着那些武童們的箭聲。周侗不覺微微含笑。岳飛問道：「爹爹爲何好笑？」周侗道：「我兒你聽見麼？那些比箭的，但聽得弓聲箭響，不聽得鼓聲響，豈不好笑麼？」

那李縣主看射了數牌，中意的甚少；看看點到麒麟村大叫：「岳飛！」叫了數

聲，全無人答應。又叫：「湯懷！」湯懷應聲道：「有！」又叫：「張顯！王貴！」兩箇答應。三個一齊上來；衆員外俱在篷子下，睜着眼睛觀看，俱巴不得兒子們取了，好上京應試。當時縣主看了三箇武童，比衆不同；行禮已畢，縣主問道：「還有一名岳飛，爲何不到？」湯懷稟說：「他在後邊就來。」縣主道：「先考你們弓箭罷。」湯懷稟說：「求老爺分付把箭垛擺遠些。」縣主道：「已經六十步，何得再遠？」湯懷道：「還要遠些。」縣主遂分付：「擺八十步上。」張顯又上來稟道：「求老爺還要遠些。」縣主又分付：「擺整一百步。」王貴叫聲：「求大人再遠些。」縣主不覺好笑起來：「既如此，擺一百二十步罷。」從人答應，下去擺好箭垛。

湯懷立着頭把，張顯立着二把，王貴是第三把。你看他三個開弓發箭，果然奇妙，看的衆人，齊聲喝采，連個縣主都看得呆了。你道爲何？那三個人射的箭，與前相反；箭箭上垛，並無虛發。但聞擂鼓響，不聽見弓箭的聲音，直待射完了，鼓聲方住。三人同上演武廳來，縣主大喜，便問：「你三人弓箭，是何人傳授？」王貴道：「是先生。」縣主道：「先生是何人？」王貴又道：「是師父。」縣主哈哈

大笑道：「你武藝雖高，肚裏卻是不通。是你的師父，姓甚名誰。」湯懷忙上前稟道：「家師是關西人，姓周，名侗。」縣主道：「合業師，就是周老先生？他是本縣的好友，久不相會，如今卻在那裏？」湯懷道：「現在下邊茶篷內。」縣主聽了，隨即差人同着三人來請周侗相見，一面就委衙官，看衆人比箭。

不多時，周侗帶了岳飛到演武廳來；李春忙忙下階迎接。見了禮，分賓坐下。

縣主道：「大哥既在敝縣設帳，不蒙賜顧，卻是爲何？」周侗道：「非是爲兄的不看望；麒麟村的居民，是好興詞構訟，若爲兄的到賢弟衙裏走動了，就有夾說人情等事。賢弟若聽了情分，就壞了國法；不聽又傷了和氣；故此不來爲妙。」李春道：「極承見諒了！」周侗道：「別來甚久，不知曾生下幾個令郎了？」縣主道：「先室已經去世，只留下一個小女，十五歲了。」周侗道：「既無令公子，是該續娶了。」縣主道：「小弟因有些賤恙，不時舉發，所以不敢再娶，未知大哥的嫂嫂好麼？」周侗道：「也去世多年了。」李春道：「曾有令郎否？」周侗把手一招，叫聲：「我兒，可過來見了叔父。」岳飛應聲上前向着縣主行禮。李春看了一笑道：「大哥又來取笑小弟了！這樣一位令郎，是大哥幾時生的？」周侗道：「不瞞

老弟說，令愛是親生，此子卻是愚兄螟蛉的；名喚岳飛，請賢弟看他弓箭如何？」
李春道：「令徒如此，令郎一定好的；何須看得？」周侗道：「賢弟，此乃爲國家
選取英才，是要從公的；況且也要使大衆心服，豈可草草任情麼？」李春道：「既
如此，叫從人將垛子取上來些。」岳飛道：「再要下些。」縣主道：「就下些。」從
人答應。岳飛又稟：「還要下些」。李春向周侗道：「令郎能射多少步數？」周侗
道：「小兒年紀雖輕，卻開得硬弓，恐要射到二百四十步。」李春口內稱贊，心裏
不信；便分付：「把箭垛擺到二百四十步。」

列位要曉得，岳大爺神力，是周先生傳授的「神臂弓」，能開三百餘斤，並能
左右開，李縣主如何知道。看那岳大爺走下階去，立定身，拈定弓，搭上箭，聽聽
的連發了九枝。那打鼓的，從第一枝箭打起，直打到第九枝，方纔住手。那下邊這
些看考的衆人，齊聲喝采；把那各村鎮的武童，都驚呆了；就是三個員外，同着湯
懷張顯王貴三人在茶篷內看了，也俱拍手稱贊。只見那帶箭的，連着這塊泥，並九
枝箭，一總捧上來稟道：「這位相公，真個希奇！九枝箭從一孔中射出，箭攢斗
上。」

李春大喜道：「令郎青春幾歲了？曾畢姻否？」周侗道：「虛度二八，尙未定親。」李春道：「大哥若不棄嫌，願將小女許配令郎，未識尊意允否？」周侗道：「如此甚妙，只恐高攀不起。」李春道：「相好弟兄，何必客套。小弟卽此一言爲定，明日將小女庚帖送來。」周侗謝了，卽叫岳飛：「可過來拜謝了岳父。」岳飛卽上來拜謝過了。周侗暗暗歡喜，隨卽作別起身道：「另日再來奉拜。」李春道聲：「不敢，容小弟奉屈來銜一敘。」周侗回道：「領教。」遂別了李春。同岳飛下演武廳來；到篷內，同了衆員外父子們，一齊出城回村。不表。

且說那李知縣公事已畢，回至衙中；到了次日，將小姐的庚帖寫好，差個書吏送到周侗館中去。書吏領命，來到了麒麟村，問到王家莊上。莊丁進來報與周侗，周侗忙教請進。那書吏進到書房，見了周侗，行禮坐定；便道：「奉家老爺之命，特送小姐庚帖到此，請老相公收了。」周侗大喜，便遞與岳飛道：「這李小姐的庚帖，可擎回去，供在家堂上。」岳飛答應，雙手接了；回到家中，與母親說知。岳安人大喜，拜了家堂祖宗，然後觀看小姐的年庚。說也奇異，卻與岳大爺同

年周勇開日團時送的，豈不是「嫻綠幅鞵」！不在話下。

這邊周侗，封了一封禮物，送與書吏道：「有勞尊兄遠來，無物可敬，這是代飯，莫嫌輕褻！」書吏道聲：「不敢。」收了禮物，稱謝告別回去。不提。

再說岳大爺復至館中，周侗分付：「明日早些同我到縣裏去謝了你丈人。」岳大爺應聲：「曉得。」過了一夜，次早天明，父子兩個梳洗了，就出了莊門，步行進城，來到縣門首，將兩張謝帖，在宅門上投進。李春即時開了宅門，出來接進內衙。行禮畢，岳飛拜謝了贈親之恩，李春回了半禮，敘坐談心。少停，擺上筵席，三人坐飲了一會；從人將下席搬出去。周侗見了，便道：「小弟兩個，是步行來的，沒有帶得家人來，不消費心得。」李春道：「既如此，賢壻到此，無物相贈；小弟還有幾十匹馬，未曾賣完，奉送令郎一匹如何？」周侗道：「小兒習武，正少一騎；若承厚賜，極妙的了。酒已過多，到是同去看看馬，再來飲酒罷。」李春道：「使得。」

三人便起身，一同來到後邊馬房內，命馬夫：「取套杆，伺候挑馬。」馬夫答應一聲。周侗便悄悄的對岳飛道：「你可放出眼力來，仔細挑選；這是丈人送的，

不便退換。』岳飛道：「曉得。」就走將下去，細細一看——他本性心裏最喜愛白馬的——有那顏色好些的，把手一按，脚都殞下去了。連挑數匹，俱都是一般，並無一匹中意的。李春道：「難道這些馬，都是無用的麼？」岳大爺答道：「這些馬，並非是無用；只好那富家子弟，配着華麗鞍轡，遊春玩景，代步而已。小婿心上，須要選那上得陣，交得鋒，替國家辦得事業，自己掙得功名：這樣的馬纔好。」李縣主搖着頭道：「我這止是賣剩得這幾十匹馬，也不過送一匹與賢婿代代步。那有這樣好馬？」

正說之間，忽聽得隔壁馬嘶聲響，岳大爺道：「這叫聲，卻是好馬！不知在何處？」周侗道：「我兒聽見聲音，又未見馬，怎知他是好馬？」岳飛道：「爹爹豈不聞此馬聲音洪亮，必然力大，所以說是好的。」李春道：「賢婿果然不錯，此馬乃是我家人周天祿在北地買回的，如今已有年餘。果然力大無窮，見了人，亂閃亂咬，無人降得住；所以賣了去，又退回來。一連五六次，只得將他鎖在隔壁這牆內。」岳大爺道：「何不同下去一看？」李春道：「這怕賢婿降不住他？若降得住，就將來相贈便了。」便叫馬夫開了門。馬夫叫聲：「岳大爺！須要仔細，這馬

卻要傷人的。」岳大爺把馬相了一相，便把身上的海青脫掉了，上前來。那馬見有人來，不等岳大爺近身，就舉起蹄子亂踢。岳大爺纔把身子一閃，那馬又回轉頭來亂咬。岳大爺望後又一閃，趁勢一把，把鬃毛抓住，舉起拳來就打。一連幾下，那馬就不敢動了。正是：

驊騮逢伯樂，

馳騁遇王良。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灑泉山岳飛盧墓

亂草崗牛皁廟徑

飄蓬身世兩茫然，回首孤雲更可憐！

絳帳運籌親授受，他年四海姓名傳。

自古道：『物各有主。』這馬該是岳大爺騎坐的，自然伏他的教訓，動也不敢動，聽憑岳大爺一把牽到空地上；仔細一看，自頭至尾，足有一丈長，自蹄至背，約高八尺，頭如博兔，眼若銅鈴，耳小蹄圓，尾輕胸闊，件件俱好。但是渾身泥污，不知顏色如何；看見傍邊有一小池，岳大爺就叫馬夫：『拏刷鉋來。』馬夫答應，取了刷鉋，遠遠的站着，不敢近前。岳大爺道：『不妨事；我拿住在此，你可上前來，與我洗刷乾淨了。』馬夫道：『姑爺須要拏緊了。待我將舊籠頭替他上了，然後洗刷。』岳大爺道：『不妨，你上來就是。』馬夫即將籠頭上了，將馬牽到池邊，替他洗刷得乾淨。岳大爺看了，果然好馬，卻原來渾身雪白，並無一根雜毛，好不歡喜。岳大爺穿好了衣服，把馬牽到後堂階下，拴住了，上廳謝拜岳父贈

馬之恩。李春道：「一匹馬，何足掛意？」又命家人去取出一副好鞍轡來，備好在馬背上。周侗在傍看了，也喝采不迭。三個人重新入席，又飲了幾杯，周侗起身告別；李春再三相留不住，叫馬夫：「另備一匹馬，送周老相公回去。」那馬夫答應了，又去備了一匹馬。李春送出了儀門，作別上馬。馬夫跟在後頭，出了內黃縣城門。周侗道：「我兒，這馬雖好，但不知跑法如何？你何不出一轡頭，我在後面看看如何？」岳大爺應道：「使得。」就加上一鞭，放開馬去。但聽得潑喇喇四個馬蹄翻盞相似，往前跑去。周侗這老頭兒，一時高興起來，也加上一鞭，一轡頭趕上去。這馬雖比不得岳大爺的神馬，那馬夫那裏跟得上來，直趕得汗流氣喘不住。

他父子兩個前後，一直跑到了莊門首，下馬進去。周侗稱了五錢銀子，賞了馬夫。馬夫叩謝了，騎了那原來的馬，自回去了。這裏岳大爺將那馬牽回家中，與母親細說岳父相贈之事。母子各各感激周先生提挈之恩。

且說那周侗，只因馬跑的熱了，到得書房，就把外衣脫了，坐定；取過一把扇子，連扇了幾扇。看看天色晚將下來，覺得眼目昏花，頭裏有些疼痛起來，坐不

住，只得爬上牀睡。不一會，胸腹脹悶，身子發寒起來。岳大爺聞知，連忙過來服侍。過了兩日，越覺沈重。這些弟子，俱來看望。員外們個個求醫問卜，好生煩惱；岳大爺更爲着急，不離左右的服侍。到了第七日。病勢十分沈重，衆員外與岳飛王貴……等，俱在牀前問候。周侗對岳飛道：「你將我帶來的箱籠物件，一應都取將過來。」岳大爺答應一聲，不多時，都取來擺在面前。周侗道：「難得衆位賢弟們，俱在這裏；愚兄病入膏肓，諒來不久於人世了！這岳飛，拜我一場，無物可贈，慚愧我漂流一世，並無蓄積，只有這些須物件，聊作紀念。草草後事，望賢弟備辦的了！」衆員外道：「大哥請放心調養，恭喜好了，就不必說；果有不測，弟輩豈要鵬舉費心？」周侗又叫聲：「王賢弟，那瀝泉山東南小山下有塊空地，令郎說是尊府產業，我卻要葬在那裏，未知賢弟允否？」王明回道：「小弟一一領教便了。」周侗道：「全仗！全仗！」便叫岳飛：「過來拜謝了王員外。」岳飛就連忙跪下拜謝。王員外扶起道：「鵬舉何須如此？」周侗又對三個員外道：「弟們若要諸姪成名，須離不得鵬舉！」言畢，痰湧而終——時乃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行年七十九歲——岳飛痛哭不已，衆人莫不悲傷。當時衆員外整備衣衾棺槨，靈柩

停在王家莊，請僧道做了七七四十九日經事，送往瀝泉山側首安葬。

殯葬已畢，岳大爺便在墳上搭個蘆棚，在內守墓；衆員外常叫兒子們來陪伴。時光易過，日月如梭；過了隆冬，倏忽已是二月清明時節。衆員外帶了兒子們來上墳：一則祭奠先生，二則與岳大爺收淚。王員外叫聲：「鵬舉！你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宜久居此地；可就此收拾了，同我們回去罷，」岳大爺再三不肯。王貴道：「爹爹不要勸他，待我把這牢棚子拆掉了，看哥哥住在那裏！」湯懷張顯齊聲拍手道：「妙啊！妙啊！我們大家來。」不一時，三個小兄弟，你一拔，我一掀，把那蘆棚拆得乾乾淨淨。岳大爺無可奈何，只得拜哭一場，回身又謝了衆員外。衆員外道：「我等先回，孩兒們可同岳大哥慢慢的來便了。」衆小爺應聲「曉得。」衆員外俱乘着轎子，先自回莊。

這裏四個小弟兄揀了一個山嘴，叫莊了將食盒擺開，坐地飲酒。湯懷道：「岳大哥，老伯母獨自一人在家中，好生慘切；得你今日回去，方纔放心。」張顯道：「大哥，小弟的文字武藝，盡生疎了，將來怎好去取功名？」岳大爺道：「賢弟

們，我因義父亡過，這「功名」兩字，倒也不在心上。」王貴道：「先師之恩，雖是難忘；那功名，也是要緊事情。若是大哥無心，小弟們越發無望了。」

弟兄們正在閑談，忽聽得後邊草響；王貴翻身回頭，將腳向草中這一攪，只見草叢中，爬將一箇人來，叫聲：「大王饒命！」早被王貴一把擒將起來，喝道：「快獻寶來！」岳大爺忙上前喝道：「休得胡說！快些放手！」王貴大笑，把那人放下。岳大爺問道：「我們是好人，在此祭奠墳墓，吃杯酒兒，怎麼稱我們做大王？」那人道：「原來是幾位相公。」便向草內說：「你們都出來！不是歹人，是幾位相公。」只聽得枯草裏颼颼的響，猛然走出二十多個人來——都是背着包裹雨傘的——齊說：「相公們，這裏不是吃酒的所在。前邊地名叫做亂草岡，原是太平的地面；近日不知那裏來了一個強盜，在此攔路，要搶來往人的財帛。現今攔住一班客商小人們，是打後邊抄小路到此的。見相公們人衆，疑是歹人，故此躲在草內，不道驚動了相公們。小人們是要往內黃縣去的。」岳大爺道：「內黃縣，是下山一直大路，爾等放心去罷。」衆人謝了，歡歡喜喜而去。

岳大爺便對衆兄弟道：「我們也收拾回家去罷。」王貴道：「大哥，那強盜不

知是怎麼樣的？我們去看看也好。」岳大爺道：「那強盜不過是昧着良心，不顧性命；希圖目下之富，那願後來結果。這等人，看他做什麼？」王貴道：「我們不曾見過。去看看也不妨。」岳大爺道：「我們又沒有兵器在此，倘然他動手動脚起來，將如之何？」張順道：「大哥，我們揀那不大的樹，拔他兩根起來，也當得兵器。難道我們弟兄四個人，倒怕了一個強盜不成？」湯懷道：「哥哥，譬如在千軍萬馬裏邊，也要去走走；怎麼說了強盜，就是這等怕？」

岳大爺見弟兄們七張八嘴，心中暗想：「我若不去，衆兄弟把我看輕了，只道我沒有膽量了。」分付莊丁：「你等先收拾回莊，我們去去就來。」內中有幾個膽大的莊丁說道：「大爺帶挈我們也去看看。」岳大爺道：「你這些人，好不知死活！倘然強盜凶很，我們自顧不暇，那裏還照應得你等。這是什麼好看的所在，帶你們去得的！」衆人道：「大爺說得是，小人們回去了。」

衆弟兄三個等不得各人去，拔起一顆樹來，去了根梢；大家擎了一枝，望後山轉到亂草岡來。遠遠就望見這個強盜，面如黑漆，身軀長長，頭帶一頂鑲鐵盔，身上穿着一副鑲鐵鎖子連環甲，內襯一件皂羅袍，緊束着勒甲縵，騎着一匹烏驃馬，

手提兩條四楞鑊鐵錘。攔住着一夥人——約十五六個——一齊跪在地下，討饒道：「小的們沒有什麼東西，望大王爺饒命罷！」那好漢大喝道：「快拿出來，饒你狗命！不拿出來，叫你門一個個都死！」岳大爺看見便道：「賢弟們，你看那強盜這條大漢；待愚兄先去會他一會，賢弟們遠遠的觀看，不可就上前來。」湯懷道：「哥哥手無寸鐵，怎麼去會他？」岳大爺道：「我看此人氣質粗鹵，可以智取，不可力敵；倘然我敵他不過，你們再上來也不遲。」

說罷，就走到前面，叫聲：「朋友！小弟在此，且饒了這千人去罷。」那個大漢，舉頭一看，見岳大爺眉長臉秀，相貌魁偉，便道：「你也該送些與我。」岳大爺道：「自然呢。自古說的好：『在山吃山，靠水吃水。』怎說不該送？」那好漢聽了，便道：「你這個人說的話，到也在行。」岳大爺道：「我是大客商夥計，車輛都在後邊。這些人俱是小本經紀，有甚油水？可放他們去。少停，待我等多送些與大王便了。」那個好漢聽了，便對衆人道：「既是他這等講，放你們去罷！」衆人聽說，叩了頭，爬起身來，沒命的飛跑去了。

那好漢對岳大爺道：「如今你好拏出來了。」岳大爺道：「我便是這等說了；

但是我有兩個夥計不肯，卻怎麼處？」好漢道：「你夥計是誰？卻在那裏？」岳大爺把兩個拳頭潑了潑道：「這就是我的夥計！」好漢道：「這是怎麼講？」岳大爺道：「你若打得過他，便送些與你；如若打他不過，卻是休想！」那好漢怒道：「諒你有何本事，敢來捋虎鬚——但你只一雙精拳頭，我是鐵錘，贏了你，算不得好漢；也罷，我也是拳頭對你罷。」一面說，一面把雙錘挂在鞍韉上，跳下馬來，舉起拳頭，望岳大爺劈面打來。衆兄弟看見，齊吃了一驚；卻待要向前，只見岳大爺，也不去招架他的拳頭，竟把身子一閃，反在那漢身後。那漢回轉身，又是一拳，望心口打來。這岳大爺，把身子向左邊一閃，早飛起右腳。這一腳，正踢着那漢的左肋，顛翻在地。湯懷等見了，齊聲叫道：「好武藝！好武藝！」那好漢一谷糠爬將起來，大叫聲：「氣殺我也！」遂在腰間拔出那把劍來，就要目劓。岳大爺慌忙一把攔腰抱住，叫聲：「好漢，爲何如此？」那漢道：「我從來沒有被人打倒；今日出醜，罷了罷了！真真活不成了！」岳大爺道：「你這朋友，真真性急！我又不曾與你交手，是你自己靴履滑，跌了一交。你若自盡，豈不白送了性命？」那漢回頭看看岳大爺道：「好大力氣！」便問：「尊姓大名？何方人氏？」大爺答

道：「我姓岳，名飛；就在此麒麟村居住。」那漢道：「你既住在麒麟村，可曉得有個周侗師父麼？」岳大爺道：「這是先義父。你緣何認得？」那漢聽了，便道：「怪不得我輸與你了。原來是周師父的令郎？何不早說，使小弟得罪了！」連忙拜將下去。岳大爺連忙扶起。

兩個便在草地上坐了，細問來歷。那漢道：「不瞞你說，我叫牛臯，也是陝西人，祖上也是軍漢出身；只因我父親沒時，屬付我母親說：『若要兒子成名，須要去投周侗師父。』故此我母子兩個，離鄉到此，尋訪周師父。有人傳說：『在內黃縣麒麟村內。』故此一路尋來。經過這裏，卻撞着一夥毛團在此翦徑；被我把強盜頭打死了，奪了他這付盔甲鞍馬，把幾個小嘍囉，卻都散了。因想我就尋見了周師父，將什麼東西來過活？爲此順便在這裏搶些東西，一來可以餬口，二來好掣些來做個進見之禮。不想會着你這個好漢！好人！你可同我去見我母親，再引我去見見周侗師父罷。」岳大爺道：「不要忙，我有幾個兄弟，一發叫來相見。」就把手一招。湯懷……等三個，一齊上前相見，各各通了名姓。牛臯引路，四弟兄一路同走。走不多遠，來到山凹內，有一石洞，外邊裝着柴扉。牛臯進內，與老母說知，

老母出來迎接。四位進內，見禮坐下。老母將先夫遺命投奔周侗的話，說了一遍。岳大爺垂淚答道：「不幸義父於去年九月，已經去世了。」老母聞言，甚是悲切；對岳大爺道：「老身蒙先夫所託，不遠千里而來；不道周老相公已作古人，我兒失教，將來料無成名之日，可不枉了這一場！」岳大爺勸道：「老母休要悲傷，小姪雖不能及先義父的本領，然亦粗得皮毛；今既到此，何妨同到我舍間居住，我四弟兄一齊操演武藝如何？」牛母方纔歡喜；就進裏邊去，將所有細軟，打做一包。牛鼻把老母扶上了這匹烏驢馬上騎了，自背上包裹，便同了一班小弟兄取路望王家莊來。到了莊門首，牛鼻扶老母下了馬，到岳家來。見了岳安人，細說此事。即時去請三位員外來，牛鼻拜見了，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衆員外大喜。當日就員外家設席，與牛鼻母子接風，就留牛母與岳安人同居作伴。揀個吉日，叫牛鼻與小弟兄弟也結拜做弟兄；岳大爺傳授牛鼻武藝，兼講究些文字。

一日，弟兄五個，在莊前一塊打麥場上，比較槍棒；忽見對面樹林內，一個人在那裏探頭張望。王貴就趕上去，大喝一聲：「呔！你是什麼歹人，敢在我莊上來相腳色？」那個人不慌不忙，轉出樹林，上前深深作個揖，說出幾句話來，有分

教：岳爺爺再顯英雄手段，重整舊業家園。正是：

五星炳炳聚奎邊，多士昂昂氣象鮮。

萬里前程期唾手，他年快著祖生鞭。

畢竟那人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夢飛虎徐仁薦臣

索賄賂洪先革職

堪歎人生似夢中，爭名奪利一場空！

世間惟有忠和孝，萬古流傳日月同。

卻說那人走上前來，作個揖，便說道：『小人乃是這裏村中一個里長的便是。只因相州節度都院劉大老爺，行文到縣：「各處武童，俱要到那裏考試取了，方好上京應試。」特來通知岳大爺和衆位小爺。因見小爺們在此操演武藝，不敢驟然驚動；故晚躲在中觀看，並不是歹人。』岳大爺道：『我知道了。』那里長作別去了。

次日，岳大爺騎馬進城，來到內黃縣衙門內。門吏進內通報。知縣說聲：『請進來相見。』門吏答應一聲，忙走出來，請岳大爺進去。這岳大爺走進內衙，拜見了岳父，便道：『小婿要往相州院考，特來拜別。還有一個結義兄弟，也要去應試；只因前日未曾小考，要求岳父大人附冊送考。』李縣主道：『既是你的義弟，

叫故什麼名字？我與他添上罷了。」岳飛道：「叫做牛鼻。」縣主分付從人，記了補上。又道：「賢婿到相州，待我寫一封書帶去。」

一面分付衙中擺酒相待；一面走進書房，寫了一封書，封得好了。出來付與岳飛道：「我有一個同年，在相州做湯縣，叫做徐仁；爲人正直，頗有聲名，就是都院，也甚敬重他的。賢婿川帶這封書去與他看了，這補考諸事，就省辦了。」岳大爺接書收好了，拜謝出來。回到家中，與衆員外說道：「小姪方纔到縣裏去，把牛兄弟名字，也補上了；明朝是吉日，正好起身。」衆員外應允。各人回去，端正行李馬匹。

到次日，都到王員外莊上會齊。五位弟兄，各各拜別了父母，出莊上馬，前往相州進發。一路上曉行夜住，弟兄們說說笑笑，俱是憨憨頑頑；只有岳大爺心內暗想：「我原是湯陰縣祖籍，漂流在外。」不覺眼中流下淚來。不一日，到了相州，衆弟兄進了南門。走不到里許，卻就有許多客店。岳大爺擡頭看時，只見一家店門上，挂着一扇招牌，上寫着：「江振子安寓客商」一個大字。岳大爺看那店中，倒也潔淨，五人就下馬立定。裏邊江振子見了，連忙出來迎接；叫小二將五位客人行

李搬上樓去，把馬都牽入後槽上料，自己卻來陪那五位小爺，坐下吃茶。問了姓名來歷，連忙發備接風酒飯。岳大爺向主人問道：「此時是什麼時候了？」江振子道：「晌午。大爺要往何處去？這等要緊。」岳大爺道：「有封書信到縣裏去一下。」江振子道：「要說縣裏，此刻還早得很哩。這位縣主爺——在這裏歷任九載，爲官清正，真個兩袖清風，愛民如子。」幾次報陞，都被衆百姓攀轅住。那個老爺坐了堂，直到更把天，方纔退堂，此時正早哩。」岳大爺道：「但不知此去縣前有多少路？」江振子道：「離此不遠。出了小店的門，投東轉上南去，看見這座衙門，就是。」岳大爺聽畢，便去屋中開箱子，取了書，鎖好了房門；一同衆兄弟出了店門，望縣前來。

不道那縣主徐仁，當夜得了一夢；那日升堂理事，兩邊排列各班書吏衙役。知縣問道：「本縣夜來得了一夢，甚是驚恐，你們可有這個會夢的麼？」傍邊走過一個書吏——渾名叫百曉——上前稟說：「小人極會夢。不知老爺夢見什麼？」縣主道：「我昨夜三更時，忽然夢見五隻五色老虎，飛上大堂，齊望着本縣身上撲

來；不覺惺驚而醒，出了一身冷汗。未知主何吉凶？」百曉道：「恭喜老爺！昔日周文王夜夢飛熊入帳，後得子牙於渭水……」話還未曾說得完，那知縣大怒起來，憤然罵道：「這狗頭，好胡說！我爺是何等之人，卻將聖賢君王比起來？好生可惡！」那個百曉，無言可對，只得站過一邊。

忽見門役稟說：「內黃縣有五位武士，口稱：『縣主李老爺有書求見。』」徐老爺分付：「請他們進來。」門役答應一聲，出來相請。五人到了公堂上，行禮已畢，將書呈上。縣主接書看了，又見五個人相貌軒昂，心中暗想：「昨夜的夢，莫非應在此五人身上麼？」就問：「賢契在何處作寓？」岳大爺對道：「門生們在南門內江振子店中作寓。」徐仁道：「既如此，賢契們請回寓。都院大人的中軍官洪先，卻是本縣的相知；待我著人央他照應賢契們，明日赴轅門候考便了。」岳大爺等謝了縣主，出衙回寓。

過了一夜，次日，五個人齊至轅門，來見中軍。岳飛上前稟道：「岳飛等五人，求大老爺看閱弓馬，相煩引見。」洪先聽了，回轉頭來，問家將道：「他們可有常例送來麼？」家將稟道：「不曾送來。」岳飛聽見，便上前稟道：「武生等不

知這裏規矩，不會帶得來，待回家著人收拾送來罷。」洪先道：「岳飛，你不知大老爺今日不考弓馬，你停三日再來。」岳飛只得答應，轉身出來，上馬回寓。

一路與衆兄弟商議，忽見徐縣主乘着四人暖轎，衆衙役左右跟定。將到面前，五人一齊下馬，候立道旁。縣主在轎中見了，分付：「住了轎。」便道：「我正要去看見洪中軍，託他周全考事；不道賢契們回來得恁快，不知考得怎樣了？」岳飛稟道：「那中軍因不曾送得常例與他，叫我們：『過了三日再去。』」徐仁道：「好胡說！難道有他這中軍，纔考得；沒有他這中軍，就考不了麼？賢契們可隨我來！」五人答應一聲，俱各上馬。跟着徐縣主來到轅門，投了手本。傳宣官出來一聲：「傳湯陰縣進見。」兩邊呼喝聲響。徐仁進了角門，踏邊而上，來至大堂跪下。劉都院說聲：「請起。」徐仁立起，打了一拱道：「卑職稟上大人！今有大名府內黃縣武生五名，求大人考試弓馬。」劉都院就分付：「傳進來！」旗牌官領命，將五人傳入，到丹墀跪下。

劉公看那五個人的相貌，個個魁偉雄壯，心中好生歡喜。只見中軍走上廳來稟道：「這五個人的弓馬甚是平常；中軍已經見過，叫他們回去溫習，下科再來，怎

麼又來觸犯大老爺？」徐仁又上前稟道：「這中軍，因未曾送得常例與他，故此誑稟。這些武生們三年一望，望大人成全！」洪先又道：「我早上明明見過他的武藝低微，如何反說我誑稟？若不信，敢與我比比武藝麼？」岳飛稟道：「若大老爺出令，就與你比試何妨？」劉都院聽了各人言語，說：「也罷。就令你二人，比試武藝與本都看看。」

二人領命下階，就在甬道上各自佔個地步。洪先叫家人取過一柄三股托天叉來，使個門戶。只聽得索郎郎的叉盤聲響，使個「匏虎擒羊」勢。喝道：「你敢來麼！」岳飛卻不慌不忙，取過灑泉槍，輕輕的丟了個旗鼓，叫做「丹鳳朝天」勢；但見那冷颼颼亂舞雪花飛。說聲：「恕無禮了！」那洪先恨不得一叉，把岳大爺叉個不活；舉起叉，望岳大爺劈頭蓋將下來。這岳大爺把頭一側，讓過叉；心中暗想：「我和他並無大仇，何苦害他性命？」這洪先又一叉，向岳大爺劈面飛將過來。那岳大爺把頭一低，側身躲過，拽回步槍走。洪先只道他輸了，搶步趕將入來，望岳大爺當背一叉。岳大爺忽轉過來，把槍向上一隔，將洪先的叉格過一邊；趁勢倒轉槍桿，在洪先背上輕輕的一捺。這洪先站不住腳頭，撲的一交，跌倒

在地；那股叉也丟在一邊了。廳上廳下這些人，禁不住喝聲采：「果然好武藝！」那劉都院大怒，叫洪先上，喝道：「你這樣的本事，那裏做得中軍官！」叫右：「與我又出轅去！」左右答應一聲，將洪先趕下丹墀。洪先滿面羞慚，抱頭鼠竄的去了。

劉都院命徐知縣帶那五個武生，同到箭廳比箭。先是四個射過；又考到岳飛的箭，比四人更好。便問岳飛：「你是祖基在內黃縣麼？」岳大爺稟道：「武生原是這裏湯陰縣孝弟里永和鄉人氏；因生下三日，就遭洪水之災，可憐家產盡行漂沒；老母在花缸內，抱着武生，在水面上漂流至內黃縣；感蒙恩公玉明收養長大，因此就住在內黃縣。又得義周侗，教成我衆弟兄的武藝。如今只求大老爺賞一批冊，好進京去；倘能取得功名，日後就重還故里了。」劉都院聽了，大喜道：「原來是周老師傳授，故爾都是這般好手段。本院向來久聞令師文武兼全，朝廷幾次差官聘他做官，他只是不肯出來；如今乃作故人，豈不可惜！目下賢契可回去收拾，本都院着人送書進京，與你料理功名便了。」

又喚徐仁道：「這個門生，日後定有好處；貴縣可回衙去，替他查一查，所有

岳家舊時基業，查點明白，待本院發銀蓋造房屋，叫他仍歸故土便了。」徐知縣領命。岳飛等一齊叩謝。出了轅都，跟着徐知縣回至縣衙。縣主設宴款待，對岳飛道：「我這裏與賢契收拾房屋，你可回家去，接取令堂前來居住便了。」岳大爺謝了。

當日，同衆弟兄回至寓所，算還飯錢；到次日，別了店主人，一逕回內黃縣來。各自分別回家。岳大爺將劉都院並徐縣主的事，與岳安人說知。岳安人好生歡喜，忙忙收拾，不提。

再說衆兄弟各自歸家，與父親說知岳大哥歸宗之事；衆員外好生不忍。次日，三位員外，正在王員外莊上談論商酌；只見岳大爺走來向衆員外作個揖，就將歸宗之事稟明。王員外不覺眼中流下淚來，叫聲：「鵬舉，你在此間，小兒輩正好相交；況且令尊遺命，叫小兒輩『不要離了鵬舉，方得功名成就。』如今你要歸宗，叫我怎生捨得？」岳大爺道：「小姪祇因劉大人恩義，難違他命；就是小姪也捨不得老叔伯并兄弟們，也是出於無奈！」張員外道：「我倒有個主意在此，包你們一

世不得分離。」湯懷卽忙問張達：「是何主意？」張員外道：「我掙了一分大家私，又沒有三男四女，只得這個孩兒；若得他一舉成名，祖宗面上，也有些光彩。我的意思，止留兩房的當家人，在此總管田產；其餘細軟家私，盡行收拾，一同岳賢姪遷往湯陰縣，有何不可？」衆人齊聲道：「此論甚妙！我們竟都遷去就是。」岳大爺道：「這個如何使得？老叔伯大家資，又有許多人口；爲了小姪，都要遷往湯陰居住，也不是輕易的事，還求斟酌。」衆員外道：「我等心意相同，主意已定，鵬舉不必多言。」岳大爺只得回家，與母親說知衆員外遷居之事。岳安人道：「且等我再與各位院君商議。」牛鼻道：「不相干，我自要同大哥去的。」安人道：「賢姪母子既在此間，自然同去。」

次日，岳大爺別了母親，備馬進城來見岳父；到得縣前下馬進去。門吏連忙通報。縣主分付一聲：「請進！」就有傍邊門子，慌忙出來，將岳大爺接入後堂。見禮已畢，李公命坐吃茶，便問往相州去考試諸事。岳大爺將到湯陰縣如何稟見縣尊，中軍如何索賄，如何比試，直到「劉公著徐縣主查明小壻舊時基業，捐銀起造房屋，命小壻遷居故土；皆岳父大人提攜恩德，今日特來拜謝！」李縣主道：「難

得劉公如此恩義。賢塔重歸祖業，乃是大事——但我有一句話，你可速速回去，與令堂說知。」岳大爺唯唯聽命，有分教：

金屋笙歌借卜鳳，

洞房花獨喜乘龍。

畢竟李縣主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岳飛完姻歸故土

洪先糾盜劫行裝

花燭還鄉得意時，忽驚宵小弄潢池。

螳螂枉費當車力，空結冤仇總是癡。

話說李知縣對岳飛道：「老夫自從喪偶未娶，小女無人照顧，你令堂正堪作伴。我且不留你，你速速回去與令堂說明：「明日正是黃道吉日，老夫親送小女過門成親。」一同與你歸宗便了。」岳大爺稟道：「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家寒，一無所備；這些迎親之禮，一時忽促，那裏來得及。望大人稍停，待小婿進京回來，再來迎親便了。」李縣主道：「不是這等說；你今離得遠了，我又年老無兒；等你遷去之後，又費一番跋涉。不如趁此歸宗時候，將就完姻，也可了我胸中一件事體。你不必多言，快些回去！我也好與小女收拾收拾，明日准期送來。」

岳大爺見岳父執定主意，只得辭別，出衙上馬，回轉麒麟村來。適值衆員外都在堂前議論起身之事，見了岳大爺回來，便問：「你已辭過令岳了麼？」岳大爺

道：「家岳聽說小姪歸宗，他說：『家母無人侍奉，明日就要送小姐過來。』這件事怎麼處？」衆員外道：「這是極妙的喜事了！」岳大爺又道：「老叔伯們是曉得的，小姪這等寒家，忽忽促促，那裏辦得這些事來？」衆員外道：「賢姪放心！我們那一樣沒有現成的？就是你那邊，恐怕房屋窄小，我這裏空房頗多；況一牆之隔，連夜叫人打通了，只要請你令堂自來揀兩間，收拾做新房便了。」岳大爺謝了，回去告稟了母親。岳安人自然歡喜，不消說得。

這王家莊上，準備筵席，挂紅結綵；喚集了賓相樂人，鬧鬧熱熱，專等明日吉期。到了次日，李縣主預先叫從役家人，擡了箱籠什物，粗細嫁妝，送到王家莊大廳上，兩邊排列。隨後兩乘大轎，李縣主送親到來。衆員外接進中堂，各施禮畢。一衆樂人作起樂來；兩個喜娘，扶小姐出轎，與岳大爺參拜天地，擡過花燭，送入洞房。然後再出來謝了岳丈，與衆員外見了禮，請李縣主入席飲宴。縣主吃了三杯，起身道：「小婿小女年幼，全仗各位員外提攜！因我縣中有事，不得親送賢婿回鄉了，就此拜別。」衆員外再三相留不住，只得送出大門。李爺回縣，不提。

那衆人回至中堂，歡呼暢飲，盡醉方休。次日，岳大爺要去謝親，就同了衆兄弟們，一齊進縣辭行。見了岳父，行禮已畢；衆弟兄亦上前見過禮。李爺就命設席款待。衆兄弟飲過三杯，隨即告辭。縣主道：「賢婿與賢契們同往東京，老夫在此，專望捷音！」衆弟兄謝了，拜別回家。各家打點車馬，收拾行裝。過了三朝，齊集在王家莊上，五姓男女，共有百餘口，細軟車子百餘輛，驢馬挑夫，離了麒麟村，鬧闐闐望湯陰縣進發。

過不得兩日，來到一個所在，地名野貓村，都是一派荒郊，並無人家；看看天色又黑將下來。岳大爺對衆弟兄道：「我們只管貪趕路程，錯過了宿頭。此去三四十里，方有宿店；這車子又重，如何趕得上？你看一路去，俱是荒郊曠野，猛惡林子，如何存頓？湯兄弟，你可同張兄弟先往前邊去；看左右可有什麼村落人家，先尋一個歇處方好。」兩個答應，把馬加上一鞭，潑喇喇的去了。

這裏岳爺在前，牛鼻王貴在後，保着家眷車輛，慢慢行去。不多一會，湯張二人跑馬回來，叫道：「大哥，我兩個直到十里之外，並無村落人家；只就這裏落

西去三四里地土，山脚下卻有一座土地廟。雖是冷落，殿上兩廊，儘够歇息。只是坍塌不堪，又沒個廟主，沒處做得夜飯吃。』王貴道：『不妨。我們帶有糴米鍋子在此，只要拾些亂柴，將就燒些飯食，過了一夜再說罷。』牛鼻接口道：『不錯不錯，趕快些，我肚裏飢了。』岳大爺分付一衆車輛馬匹跟着湯懷引路，一直望着土山脚下而來。到了廟門前，一齊把車輛推入廟內，安頓在兩廊下。衆安人同李小姐和丫鬚們等，俱在殿上歇息。那殿後邊，還有三四間房屋，卻停着幾口舊棺材；窗檻朽爛，屋瓦俱無。旁邊原有一間廚房，只是灶上鍋都沒了，壁角邊，倒堆着些亂草。當下牛鼻王貴，將帶來的傢伙，團團的尋着些水來，叫衆莊丁打火做飯。看看已是黃昏，衆員外等並小爺們，各吃了些酒飯；只有牛鼻獨自拏個大碗，將那酒不住的吃。岳大爺道：『不要吃了。古人說得好：「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這裏是荒僻去處，倘有疎失，如之奈何？且待到了湯陰，憑你吃個醉便了。』牛鼻道：『大哥膽太小了——既如此講，就不吃了。』拏飯來一連吃了四五六碗方纔住口。衆人吃完，都收攬去了。員外等，也在殿上左邊將就安歇，衆莊丁等都跟着車輛驢馬在兩廊下安息。

岳大爺對湯懷張顯道：「你二位賢弟，今夜不可便睡；可將衣服拴束好了，在殿後破屋內看守。若是後邊有失，與愚兄不相干的。」二人答應道：「是。」岳大爺又對王貴道：「王兄弟看左邊牆壁殘壞，你可看守，倘左邊有失，是兄弟干係！」王貴道：「就是。」又叫：「牛兄弟呢？」牛皐道：「在這裏。有甚麼話分付？」岳大爺道：「右邊牆也將要倒快的了，你可守着右邊！」牛皐道：「大哥辛辛苦苦，去睡罷！什麼大驚小怪，怕做什麼？若有差遲，俱在牛皐一人身上便了！」岳大爺微微笑道：「兄弟不知，自古道：『小心天下去得。』我和你兩個，有甚大行李？但是衆員外們，有這許多行裝；倘然稍有疎失，豈有不被人恥笑麼？故此有煩衆弟兄四邊守定，愚兄照管着大門；就有千軍萬馬，也不怕他了。但無事，明日早早起行就早早尋個宿店；一路太太平平，到了相州城，豈有不美？」牛皐道：「也罷。大哥既如此說，右邊就交在我處罷了。」一面說，一面自肚裏尋思道：「如今這太平時節，有甚強盜？况有我這一班弟兄，怕他怎的？大哥只管嘮嘮叨叨，有這許多小膽。」就將自己的烏騮馬，拴好在廊柱上，把雙繩挂在鞍轡上，歪着身子，靠着欄杆打盹。不提。

且說岳大爺將那兩扇大門關得好了，看見殿前有一座石香爐；將手一搖，卻是連座鑿成的。岳大爺奮起神威，兩隻手只一抱，抱將起來，把廟門靠緊了；將那桿灑泉槍靠在旁邊，自己穿着戰袍，坐在門欄上，仰面看那天上。是時正值二十三夜，黑洞洞的，並無一點月亮，只有些星光。將近二更，遠遠的聽得嚷鬧。少時，一片火光，將近廟門，只聽得人喊馬嘶；來到廟門首，大叫：「曉事的快開門來！把一應金寶行囊獻出，饒你一班狗命！」又一個道：「不要放走了岳飛。」又有幾個把廟門來推，卻推不開。岳大爺這一驚不小，又暗想：「我年紀尚輕，有甚仇人？那強盜卻認得我。」

那廟門原是破的，就向那破縫中一張。原來不是別人，卻是相州節度使劉光世手下，一個中軍官洪先。他本是個響馬出身，那劉大老爺，見他有些膂力，拔他做個中軍官；不道他貪賄忌才，與岳大爺比武，跌了一交，害他革了職。因此糾集了一班舊時夥伴，帶領了兩個兒子洪文洪武，到此報仇。岳大爺暗想：「冤家宜解不宜結。」我只是守住了這大門，四面皆有小弟兄把守，諒他不能進來；等到天

明，他自然去了。」就把馬上鞍轡整一整，身上勒繮緊一緊，提着滌泉槍，立定守着。

那右邊牛鼻，正在打盹；猛聽得吶喊聲響，忽然驚醒過來。望外一看，見得門外射進火光，一片聲喊叫。把眼揉一揉道：「咦！有趣啊！果然大哥有見識，真個有強盜來的！總是要進京去搶狀元，不知自家本事好歹；如今且不要管他，就把強盜來試試鋼看。」就把雙鋼提在手中，撥開破壁，扒上馬衝將出來。大叫一聲：「好強盜！來試鋼啊！」颼的一鋼，將一個打得腦漿迸出；又一鋼打來，直把一個打做兩截。王貴在左邊聽見道：「不好了！不好了！我若再遲些出去，都被他們殺完了。」舉起那柄金背大砍刀來，砍開左邊這梁破壁，一馬衝來；手起刀落，人頭滾下。

那時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洪先一馬當先，提着三股托天叉，抵住牛鼻；洪文洪武兩枝方天畫戟，齊向王貴攔來。牛鼻罵道：「狗強盜！你敢來惹爺的事麼？」使動這兩根鑽鐵鋼，飛舞打去。

王貴喊道：「那怕你一齊來，留你一個，也不算小爺的本事！」岳大爺聽見

說：『不好了！這兩個出去，必要做出事來了。待我出去勸他們，放他去罷，省得冤仇越結深了。』就把石香爐推倒在一邊，開了廟門上馬，纔待上前。那後邊湯懷張顯兩個，忙到殿上叫聲：『爺母們，休要驚慌！強盜自有衆兄弟抵當得住，不能進門的。待我兩個也去幫着抵當。』一齊上馬，一個爛銀槍，一個鈎連槍，衝出廟門。那些衆嘍囉，逢着就死，撞着就亡。

那洪武見父親戰牛旱不住，斜刺裏舉戟來助洪先。洪文單敵王貴，卻被王貴一刀砍下馬來。洪武吃了一驚，被牛旱一鏹，削去了半個天靈蓋。洪先大叫一聲：『殺我二子，怎肯干休！』縱馬搖叉，直取牛旱。岳大爺叫聲：『洪先，休得無理！我岳飛在此。』洪先正戰不下牛旱，聽得岳飛自來，心中着慌。正待回馬，不意張顯上來，一鈎連槍扯下馬來。湯懷趕上前來，一槍結果了性命。正是：

勸君莫要冤仇結，結得冤仇似海深；

試看洪先三父子，今朝一旦命歸陰。

那些小嘍囉，見大王死了，各自四散逃命。王貴牛旱，又趕上去，殺個爽快。岳大爺道：『兄弟們，讓他們逃去罷，不要殺了！』他兩個那裏肯聽，仍自追殺。

岳大爺哄他們道：「兄弟，後邊還有強盜來了，快回廟裏來！」那兩個只道是真，俱勒馬回轉廟門道：「在那裏？」岳大爺道：「他們既已逃去，就罷了，何必再去追趕？如今我們殺了這許多人，明日豈不連累着地方上人？我們且到殿上來，商量長策便好。」

於是衆兄弟一齊下馬，來到殿上。只見一衆莊丁，七張八嘴，不知倒什麼鬼。衆員外，安人，李小姐，和一衆丫鬢婦女，多嚇得土神一樣，不做聲，只是發抖；看見岳大爺和四個兄弟一齊走來，纔個個歡喜，立起身來，你問一聲，我說一句。曉得殺了強盜，都放下心，謝天地不迭。岳大爺道：「你們不要亂嘈嘈的；你看天已明了，倘有人曉得。雖殺了強盜，不要償命，也脫不了吃場大官司，這便如何處置？」王貴道：「我們自走他娘，不到得官府，怎曉得是我們殺的，來拏我們。」岳大爺道：「不好。現今殺了這許多屍首，在此地方上，豈不要追究根源，終不是了之事。」牛鼻接口道：「我有個主意在此，不如把這些屍首，堆在廟裏；我們尋些亂草樹枝來，放他一把火，燒得他娘乾乾淨淨？再叫鬼來尋我？」岳大爺笑道：「牛兄這句話，倒也講得極是，卻要依你。」張顯湯懷一齊拍手道：「妙阿！豈不

得牛兄弟前日在亂草崗剪徑；原到是殺人放火，是道地本領！」衆人聽了，俱各大笑。

那時衆弟兄喚集膽壯莊丁，扛擡屍首，一齊堆在神廟裏；將那些車輛馬匹俱端正好了，齊集廟門外，請家眷上車起行。牛臯就去尋些火種，把那些破碎窗櫺，堆在大殿上，放起一把火來。風狂火驟，霎時間，把一座土地廟，燒成白地。岳大爺和弟兄等，上馬提槍，趕上車輛；一同趕路，望相州進發。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在路不止一日，看看到了相州；在城外就尋個大大宿店，安頓了家眷，并這許多行李馬匹。過了一夜，小弟兄五個先進城來；到得湯陰縣前下馬，與門吏說知。門吏進去稟過縣主出來，請列相公進見。岳大爺同衆弟兄一齊進到內衙，拜見了徐縣主。徐仁命坐，左右奉上茶來。岳大爺就把李縣尊送女成親，衆員外遷來同居之事，細細稟明。徐縣主道：「難得難得！但是下官不知衆位到來，那房屋卻小了些，便怎麼處？」衆門生謝道：「有費了大人清心，早晚聞待門生們添造罷了。」徐縣主道：「既如此，此時且不敢款留，下官先同賢契們

岳飛又與李小姐作別，分付了幾句話。衆人送出大門，看着五人上馬滔滔而去。

當下岳飛，湯懷，張顯，牛臯，王貴；共是五騎馬，往汴京進發。一路上，免得曉行夜宿，渴飲飢餐。

不止一日，看看望見都城將近。岳大爺叫聲：『賢弟們！我們進城，須要把舊時性子收拾些。此乃京都，卻比不得在家裏。』牛臯道：『難道京裏人，都是吃人的麼？』岳大爺道：『你那裏曉得。這京城內，非比荒村小縣；那些九卿四相，公子王孫，來往的多得很。倘若粗粗鹵鹵，惹出事來，有誰解救？』王貴道：『這不妨，我們進了城，多不開口，閉着嘴就是了。』湯懷道：『這等說，大哥是好話，我們凡事讓人些便了。』

五個在馬上，談談說說，不覺早已進了南薰門。行不到半里多路，忽然有一人氣喘籲籲，在後邊趕上來，把岳大爺馬上韁繩，一把拋住。叫聲：『岳大爺！你把我害了，怎不照顧我！』岳大爺回頭一看，叫聲：『阿吓！你卻緣何在此？』又叫：『各位兄弟，且轉來說話。』

縣先參見了，將衆弟兄來居住之事，說了一遍。然後岳大爺「叩謝大老爺天高地厚之恩，門生等怎能補報！」劉公道：「賢契們不忍分離，遷到這裏同居，真是難得！貴縣先請回衙，且留賢契們在此盤桓片刻。」徐知縣打躬告退回衙。

這裏劉公，就分付：「掩門。」兩傍答應一聲：「吓！」劉公又問：「賢契們何日起身上東京去赴考？」岳大爺稟道：「謝過了大恩，回去收拾收拾，明日就要起身。」劉公一想，又喚岳大爺近前，悄悄的說道：「我前已修書，寄與宗留守，屬他照應你考事；恐怕他朝事繁冗，丟在一邊，我如今再寫一封書，與你帶去，親自到那裏當面投遞。他若見了，必有好處。」即取過文房四寶，修了一封書；又命親隨取過白金五十兩來，付與岳大爺道：「此銀賢契收下，權爲路費。」岳大爺再三稱謝，收了書札銀兩，與衆弟兄一同拜別。出了轅門，回到家中，與衆員外說知赴考之語。員外問道：「幾時動身？」岳大爺道：「明日是吉日，姪兒們就動身。」衆員外便叫：「挑選幾名能幹些的莊丁，隨去伏侍。」衆弟兄道：「我不要！我不要！我們自己去，要他們去做什麼？」

是日大家忙忙碌碌，各自去收拾盤纏行李包裹，在狂馬上，拜別衆員外安人。

去安頓了家眷，同去謝了都院大人，再與賢契們接風罷。」衆人連稱：「不敢。」徐縣主即時備馬，同岳大爺等一齊出了衙門，到城外歇店門首；岳大爺先去報知。衆員外接進行禮已畢，先同了岳大爺一路往孝弟里永和鄉來。徐縣主在馬上指向岳大爺道：「下官在魚鱗冊上，查出這一帶，是岳氏地基；都院大人發下銀兩，贖回出來，造這幾間房子，與賢契居住。你可料理搬進去便了。」岳大爺再三稱謝。縣主隨即回衙，不表。

岳大爺當日即到客寓內，喚莊丁到新屋內收拾停當，請各家的家眷搬進去。姚氏安人，想起舊時家業，何等富麗；眼前又不見了岳和員外，不覺兩淚交流，十分悲苦。媳婦並衆位院君，勸解不住。岳大爺道：「母親不必悲傷。目下房屋雖小，權具安居；等待早晚再造幾間，也是容易的。」遂命擺酒，合家慶賀。

到第二日，岳大爺同了衆弟兄進城來，拜謝徐縣尊。徐縣尊隨即引了這弟兄五個，同到節度衙門。傳宣官隨即進去稟道：「今有湯陰縣，率領岳飛……等求見。」劉公分付：「傳進來。」傳宣官出來道：「大老爺傳你們進見。」衆人答應聲。岳大爺回頭對衆弟兄說：「須要小心！」傳宣官引衆人來到大堂跪下。徐知

不因岳大爺見了這個人，有分教：兩語三言，結成生死知己；千秋百世，播傳報國忠良。乃是：

玉在璞中人不識，剖出方知世上珍。

不知岳大爺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元帥府岳鵬舉談兵

招商店宗留守賜宴

處世光陰難百歲，知己無多卻少。

眼前困厄莫心焦。

但得春雷動，平步上青霄。

自古男兒須奮志，能文善武莫豪。

佇看名將出衡茅。

談兵中竅處，莫認滑稽曹。

話說岳大爺在馬上回看那人時，卻是那向在相州開客店的江振子。岳大爺道：「你如何卻在此？怎地我害了你？」江振子道：「不瞞大爺說，自從你起身之後，有個洪中軍，說是被岳大爺在劉都院大老爺面前贏了他，害他革了職。」便統領了許多人，來尋你算帳。小人回他說，「已回去了兩日。」他怪小的留了大爺們尋事，把小人家中打得粉碎；又分付地方不許容留小人在那裏開店。小人無奈，

只得搬到這裏南薰門內，仍舊開個客寓。方纔小二來報說：「大爺們幾匹馬打此過去了。」故此小人趕上來，請大爺們仍到小店去歇罷。」

岳大爺歡喜道：「這正是「他鄉遇故知」了！」忙叫：「兄弟們轉來！」四人聽見，各自回轉馬頭。岳大爺細說：「江振子也在此開店。」四人亦各歡喜。一同回到江振子店前下馬；江振子忙叫小二，把相公們行李搬上樓去，把馬牽到後槽上料，送茶送水，忙個不了。岳大爺問江振子道：「你先到京師，可曉得宗留守的衙門在那裏麼？」江振子道：「此是大衙門，那個不曉？此間望北一直大路有四五里，極其好認的。」岳大爺道：「此時想已坐過堂了。」江振子道：「早得很哩。這位老爺，官拜護國大元帥，留守汴京；上馬管軍，下馬管民。這時候，還在朝中辦事未回；要到午時過後，方坐堂哩。」岳大爺說聲：「領教了。」

隨即走上樓來，取了劉都院的書，打點下樓。馮懷問道：「哥哥要往那裏去？」

岳大爺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前日劉節度有書一封，叫我到宗留守處當面投遞。我聽見主人家說：「他在朝中，甚有權勢。」待愚兄今去下了這封書，若有意思，愚兄討得個出身，兄弟們都有好處。」牛臯道：「既如此，兄弟同你去。」岳

大爺道：『使不得。什麼地方，倘然你闖出禍來，豈不連累了我？』牛臯道：『我不開口，我在衙門前等你就是。』岳大爺執意不肯。王貴道：『哥哥好人！我們一齊同去，認認這留守衙門，不許牛兄弟生事便了。』岳大爺無可奈何，便道：『既是你們再三要去，只是要小心，不要作將出來，不是小可的嗟！』四人道：『包你無事便了。』說罷，就將房門鎖了。下樓對江振子道：『相煩主人照應門戶，我們到留守衙門去了就來。』江振子道：『小人薄治水酒一杯，替大爺們接風，望大爺們早些回來。』五位兄弟應聲：『多謝！不勞費心。』

出了店門，一同步行，一直到了留守衙門，果然雄壯。站了一會，只見一個健軍，從東首轅門邊茶館內走將出來。岳大爺就上前把手一拱，叫聲：『將爺！借問一聲，大老爺可曾坐過堂麼？』那健軍道：『大老爺今早入朝，尙未回來。』岳大爺道：『承教了！』轉身回來對衆兄弟道：『此時尙未回來，等到幾時？我們不如回寓，明日再來罷。』衆兄弟道：『悉聽大哥。』

五個人撥轉身，行不得半里多路，只見行路的人都兩邊立定，說是：『宗大老爺回來了！』衆弟兄也就人家屋簷下站定了。少刻，但見許多執事衆軍校，隨着宗

留守坐着大轎，威威武武，一路而來。岳大爺同四人跟在後邊觀看，直至大堂下轎。進去不多時，只聽得三梆升堂鼓，兩邊衙役軍校，一片聲吆喝。宗留守就升坐公案，分付旗牌官：『將一應文書，陸續呈繳批閱。倘有湯陰縣武生岳飛來，可着他進來。』旗牌官應一聲：『呀！』

列位，你道宗大老爺爲何曉得岳飛要來？只因那相州節度劉光世，先有一書，送與宗留守：說得那岳飛人間少有，蓋世無雙，文武全才，真乃國家之梁棟，必要宗留守提拔。所以宗留守日日想那岳飛：『也不知果是真才實學；也不知是個大財主，劉節度得了他的賄賂，買情屬託。』疑惑未定，且等他到來，親見便知。

且說岳大爺等在外面，見那宗留守果是威風；真正像個閻羅天子一般，好生害怕。湯懷道：『怎的宗留守回來就坐堂？』岳大爺道：『我也在此想，五更上朝，此時回來，也該歇息歇息，吃些東西，纔坐堂理事。大約有什麼緊急之事，故此這般急促。』正說間，但見那旗牌官，一起一起，將外府外縣文書遞進。岳大爺道：『我也好去投書了——只是我身上穿的衣服是白色，恐怕不便。張兄弟，你可暫與

我換一換』。張顯道：『大哥說的極是，換一換好。』當下兩個把衣服換轉。岳大爺又道：『我進去，倘有機緣，連兄弟們都有好處；若有山高水低，賢弟們只好在外噤聲安待，切不可發惱鼓噪。莫說爲兄的，連賢弟們的性命，也難保了。』湯懷道：『哥哥既如此怕，我等臨場，自家有本事，何必要下這封書？就得了功名，傍人也只道是借着劉節度的幫襯。』岳大爺道：『我自有主意，不必阻擋我。』竟自一個進了轅門，來見旗牌稟說：『湯陰縣武生岳飛求見。』旗牌道：『你就叫岳飛麼？』岳大爺應聲道：『是。』旗牌道：『大老爺正要見你，你且候着。』那旗牌進去稟道：『湯陰縣武生岳飛，在外候見。』宗澤道：『喚他進來。』旗牌答應。走出叫聲：『岳飛！大老爺喚你，可隨我來。要小心些呀！』岳大爺應道：『曉得。』隨着旗牌，直至大堂上。雙膝跪下，口稱：『大爺在上，湯陰縣武生岳飛叩頭。』宗爺望下一看，微微一笑：『我說那岳飛必是個財主，試看他身上如此華麗。』便問岳飛：『你幾時來的？』岳大爺道：『武生是今日纔到。』卽將劉節度的這封書雙手呈上。宗澤拆開看了。把案一拍，喝聲：『岳飛，你這封書札，出了多少財帛買來的？從實講上來便罷，若有半句虛詞，看夾棍伺候！』

兩邊衙役吆喝一聲。早驚動轅外這幾個小弟兄，曉得裏邊吆喝。牛鼻就道：「不好了！待我打進去，搶了大哥出來罷。」湯懷道：「動也動不得！且看他怎樣發落，再作道理。」那弟兄四個指手劃腳，在外頭探聽消息。這裏岳大爺見宗留守發怒；卻不慌不忙，徐徐的稟道：「武生是湯陰縣人氏；先父岳和，生下武生三日，就遭黃河水發，父親喪於氾濫之中。武生賴得母親抱了，坐於花缸之內，余至內黃縣，得遇恩公王明收養；家業田產，盡行漂沒。武生長大，拜了陝西周侗爲義父，學成武藝；因在相州院考，蒙劉大老爺恩義，著湯陰縣徐公，查出武生舊時基業，又發銀蓋造房屋，令我母子歸宗。臨行又贈銀五十兩，爲進京路費；着武生到此討個出身，以圖建功立業。武生一貧如洗，那有銀錢送與劉大老爺？」

宗澤聽了這一番言語，心中想道：「我久聞有個周侗，本事高強，不肯作官；既是他的義子，或者有些才學，也可未定。」周岳飛道：「也罷，你隨我到箭廳上來。」說了一聲，一衆軍校簇擁着宗爺，帶了岳飛，來到箭廳。宗澤坐定，遂叫岳飛：「你自去揀一張弓來，射與我看。」岳爺命，走到旁邊弓架上，取過一張弓來，試一試，嫌軟；再取一張，也是如此——一連取過幾張，俱是一樣。遂上

前跪下道：「稟上大老爺，這些弓俱太軟，恐射得不遠。」宗爺道：「你平昔用多少力的弓？」岳大爺稟道：「武生開得二百餘斤，射得二百餘步。」宗爺道：「既如此，叫軍校取過我的神臂弓來——只是有三百斤，不知能扯動得否？」岳大爺道：「且請來試一試看。」不一時，軍校將宗爺自用的神臂弓，并一壺百翎箭，擺列在階下。岳大爺下階取將起來一拽，叫聲：「好！」搭上箭，蚩蚩一連九枝，枝枝中在紅心。放下弓，上廳來見宗爺。宗爺大喜，便問：「你慣用什麼軍器？」岳大爺稟道：「武生各件俱曉得些。用慣的卻是槍。」宗爺道：「好。」叫軍校：「取我的槍來。」軍校答應一聲。便有兩個人將宗爺自用那管點鋼槍，擡將出來。宗爺命的槍來。岳飛：「使與我看。」岳大爺應了一聲，提槍在手；仍然下階，在箭場上，把槍一擺，橫行直步，直步橫行，裏勾外挑，埋頭獻鑽，使出三十六翻身，七十二變化。宗爺看了連聲道：「好！」左右齊齊的喝采不住。岳大爺使完了，面色不紅，喉氣不喘，輕輕的把槍倚在一邊，上廳打躬跪下。宗爺道：「我看你果是英雄，倘然朝廷用你爲將，那用兵之道如何？」岳大爺道：「武生之志，倘能進步，只願——

「令行闔外搖山嶽，
隊伍端嚴賞罰明。」

將在謀猷不在勇，高防困守下防坑。

身先士卒當施愛，計重生靈不爲名。

獲獻元戎恢土地，高歌指日定昇平。」

宗留守聽了大喜，便分付：「掩門。」隨走下座來，雙手扶起道：「賢契請起。我只道是賄賂求進，那知你果是真才實學。」叫左右：「看坐來！」岳大爺道：「大老爺在上，武生何等之人，擅敢僭坐。」留守道：「不必謙遜，坐了好講。」岳大爺打了一躬，告坐了。左右送上茶來吃過。宗爺便開言道：「賢契武藝超羣，堪爲大將，但是那些行兵佈陣之法，也會溫習否？」岳大爺道：「按圖佈陣，乃是固執之法，亦不必深究。」宗爺聽了這話，心上覺得不悅；便道：「據你這等說，古人這些兵書陣法，都不必用了？」岳大爺道：「排了陣，然後交戰，此乃兵家之常——但不可執死不變。古時與今時不同，戰場有廣，狹，險，易；豈可用一定的陣圖？夫用兵大要，須要出奇，使那敵人不能測度我之虛實，方可取勝。倘然賊人倉卒而來，或四面圍困，那時怎得工夫排佈了陣勢，再與他廝殺麼？用兵之妙，只要以權濟變，全在一心也。」

宗爺聽了這一番議論道：『真乃國家棟梁，劉節度可謂識人——但是賢契，早來三年固好，遲來三年也好，此時真正不湊巧！』岳大爺道：『不知大老爺何故忽發此言？』宗爺道：『賢契不知：只因現有個藩王，姓柴名桂——乃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在滇南南寧州，封爲小梁王；因來朝賀當今天子，不知聽了何人言語，今科要在此奪取狀元。不想聖上點了四個大主考：一個，是丞相張邦昌；一個，是兵部大堂王鐸；一個，是右軍都督張俊；一個，就是下官。那柴桂送進四封書，四分禮物來了；張丞相收了一分，就把今科狀元許了他了；王兵部與張都督也收了；只有老夫未曾收他的。如今他三個作主，要中他作狀元——所以說不湊巧。』岳大爺道：『此事還求大老爺作主！』宗爺道：『爲國求賢，自然要取真才——但此事有些周拆……今日本該相留賢契，再坐一談，只恐耳目招搖未便。且請回寓，待到臨期之時，再作道理便了。』

卻說當時岳大爺拜謝了，就出轅門來。衆弟兄接見道：『你在裏邊好時候不出來，連累我們好生牽累；爲甚的你面上有些愁眉不展？想必受了那留守的氣了？』

岳大爺道：「他把爲兄的敬重的了不得，有什麼氣受——且回寓去細說。」弟兄五個，急急趕回寓來，已是黃昏時候。岳大爺與湯懷，將衣服換轉了。主人家送將酒席上來，擺在桌子上，叫聲：「各位大爺們！水酒蔬餚，不中吃的，請大爺們慢慢的飲一杯，小人要照應前後客人，不得奉陪。」說罷，自下樓去了。

這裏弟兄五個，坐下飲酒。岳大爺就把宗留守看臉演武之事，說了一遍——並不敢提那柴王之話，但心頭暗暗納悶。衆弟兄那知他的就裏？

當晚無話。到了次日上午，只見店主人上來，悄悄的說道：「留守衙門，差人擡了五席酒餚，說是：「不便相請到衙，特送到此，與岳大爺們接風的。」怎麼發付他？」岳大爺道：「既如此，將上樓來。」當下封了二兩銀子，打發了來人。主人家叫小二相幫把酒送上樓來擺好，就去下邊燙酒，着小二來伏侍。岳大爺道：「既如此，將酒燙好了來，我們自會斟飲，不勞你伏侍罷。」牛臯道：「主人家的酒，不好白吃他的；既是衙門裏送來，不要回席的，落得吃他了！」也不謙遜，坐下來，低着頭亂吃。

吃了一會，王貴道：「這樣吃得不高興。須要行個令來吃，方妙。」湯懷道：

『不錯，就是你起令。』王貴道：『不是這樣說，本該是岳大哥作令官；今日這酒席，乃是宗留守在岳大哥面上送來的，岳大哥算是主人。這令官該是張大哥作。』湯懷說道：『妙。就是張大哥來。』張顯道：『我也不會行什麼令。只要說：一個古人吃酒，要吃得英雄；說不出的，就罰三杯。』衆人齊聲道：『好！』當時王貴就滿滿的斟了一杯，奉與張顯。張顯接來，一口吃乾；說道：『我說的是：「關雲長單刀赴會」，豈不是英雄飲酒？』湯懷道：『果然是英雄，我們各敬一杯。』吃完，張顯就斟了一杯，奉與湯懷道：『如今該是賢弟了。』湯懷便也接來吃乾了，道：『我說的是：「劉季子醉後斬蛇」，可算得英雄麼？』衆人齊道：『好！我們也各敬一杯。』第三輪到王貴自家，也吃了一杯道：『我說的是：「霸王鴻門宴」，可算得是英雄吃酒麼？』張顯道：『霸王雖則英雄——但此時不殺了劉季，以致有後來之敗，尙有不足之處。要罰一杯。如今該輪到牛兄弟來了。』牛臯道：『我不曉得這些古董！只是我吃了幾碗，不繙眉頭，就算我是個英雄了！』四人聽了大笑道：『也罷！也罷！牛兄弟竟吃了三杯罷。』牛臯道：『我也不耐煩，這麼三杯兩杯，竟拿大碗來吃兩碗就是！』當下牛臯取過大碗，自吃了兩碗。衆人齊道：『如

今該岳大哥收令了。」岳大爺也斟了一杯，吃乾道：「各位賢弟，俱說的魏漢三國的人。我如今只說一個本朝真宗皇帝天禧年間的事；乃是曹彬之子曹瑋，張樂宴請羣僚；那曹瑋在席間吃酒，霎時不見，一會兒就將敵人之頭，擲於筵前。這不是英雄？」衆兄弟道：「大哥說得爽快，我們各敬一杯。」牛皐道：「你們是文縹縹的說今道古，我那裏省得？竟是猜謎吃酒罷。」王貴道：「就是。你起。」牛皐也不推辭，竟與各人猜謎，一連輸了幾碗；衆人亦吃了好些。這弟兄四個，歡呼暢飲，吃個盡興。獨有那岳大爺心中有事，想：「這武狀元，若被王子佔去；我們的功名，就出於人下，那能討得個出身？」一時酒湧上心頭，坐不住，不覺靠在桌上，竟睡着了。

張湯兩個見了，說道：「往常同大哥吃酒，講文論武，何等高興？今日只是不言不語，不知爲着甚事？」那兩個心上，好生不快活，立起身來，向旁邊榻上，也去睡了。王貴已多吃了兩杯，歪省身子，靠在椅上，亦睡着了。只剩牛皐一個，獨自拿着大碗，尙吃個不住；擡起頭來，只見兩個睡着在桌上，兩個不知那裏去了。心中想道：「他們都睡了，我何不趁此時，到街上去看看景致，有何不可？」遂輕

輕的走下樓來，對主人道：『他們多吃了一杯，都睡着了，不可去驚動他；我卻去出個恭來。』店主人道：『既如此，這裏投東去一條衚衕內，有大空地寬暢好出恭。』牛臯道：『我自曉得。』

出了店門，望着東首亂走；看着一路上，挨挨擠擠，果然熱鬧。不覺到三叉路口，就立住了脚，想道：『不知往那一條路去好耍？』忽見對面走將兩個人來：一個滿身穿白，身長九尺，圓白臉；一個渾身穿紅，身長八尺，淡紅臉。兩個手攙着手，說說笑笑而來。牛臯側耳聽見，那穿紅的說道：『哥哥，我久聞這裏大相國寺，甚是熱鬧，我們去走走。』那個穿白的道：『賢弟高興，愚兄奉陪就是。』牛臯聽見，心裏自想：『我也聞得東京有個大相國寺，是有名的；我何不跟了他們去游玩游玩，有何不可？』定了主意，竟跟了他兩個轉東過西，到了相國寺前。但見九流三教，作買賣羣聚的，好不熱鬧。牛臯道：『好所在！連大哥也未曉得有這樣好地方哩。』又跟着那兩個走進天王殿來。只見那東一堆人，西一堆人，多圍裹着，那穿紅的將兩隻手向人叢中一拉，叫道：『讓一讓！』那衆人看見他來得兇，就大家讓開一條路來。牛臯也隨了進去。正是：

白雲本是無心物，
不知是作甚事的，且聽下回分解。

卻被清風引出來。

第十回

大相國寺閒聽評話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

世事紛紛似轉輪，秋來冬過又逢春。

徒然蝸角爭名利，往昔今朝共一墳！

卻說牛皐跟了那兩個人，走進圍場裏來，舉眼看時：卻是一個說評話的，擺着一個書場，聚了許多人，坐在那裏聽他說評話。那先生看見三個人進來，慌忙立起身來，說道：「三位相公請坐。」那兩個人也不謙遜，竟朝上坐下。牛皐也就在肩下坐定，聽他說評話。卻說的北宋金槍倒馬傳的故事。正說到：「太宗皇帝，駕到五臺山進香，被潘仁美引誘，觀看靈牌；照見塞北幽州，天慶梁王的蕭太后娘娘的梳妝樓。但見樓上放出五色毫光，太宗說：「朕要去看看那梳妝樓，不知可去得否？」潘仁美奏道：「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況幽州？可令潘龍賚旨，去叫蕭邦暫且搬移出去，待主公去看便了。」當下閃出那開宋金刀老令公楊業，出班奏道：「去不得。陛下乃萬乘之尊，豈可輕入虎狼之域？倘有疏虞，干係不小。」太宗道：

「朕取太原，遼人心膽已寒，諒不妨事。」潘仁美乘勢奏道：「楊業擅阻聖駕，應將他父子監禁；待等回來，再行譏罪。」太宗准奏。卽將楊家父子拘禁，傳旨着潘龍來到蕭邦，天慶梁王接旨，就與軍師撒里馬達計議。撒里馬達奏道：「狼主可將機就計，調齊七十二島人馬，湊成百萬，四面埋伏；待等宋皇帝來時，將幽州圍困，不怕南朝天下，不是狼主的。」梁王大喜，依計而行。款待潘龍，搬移出去，恭迎天駕往臨。潘龍覆旨。太宗就同了一衆大臣，離了五臺山，來到幽州。梁王接駕進城，尙未坐定，一聲礮響，伏兵齊起，將幽州城圍得水洩不通。幸虧得八百里淨山王呼必顯，藏旨出來，會見天慶梁王，只說回京去取玉璽來獻，把中原讓你；方能得騙出重圍，來到雄州，召楊令公父子九人，領兵來到幽州解圍——此叫作八虎闖幽州，楊家將的故事。」說到那裏，就不說了。那穿白的，卽身邊取出銀包打開來，將兩錠銀子，遞與說書的道：「道友，我們是路過的，送輕莫怪。」那說書的道：「多謝相公們。」

二人轉身就走，牛鼻也跟了出來。那說書的，只認他是三個同來的，那曉得是聽白書的。牛鼻心裏還想：「這廝，不知搗他娘甚麼鬼？還送他兩錠銀子。」那穿

紅的道：『大哥，方纔這兩錠銀子，在大哥也不爲多；只是這裏本京人看了，只說大哥是鄉下人。』那穿白的道：『兄弟，你不曾聽見說，我的先祖父子九人，這七個祖宗，百萬軍中，沒有敵手。莫說兩錠，十錠也值。』穿紅的道：『原來爲此。』牛鼻暗想：『原來爲祖宗之事——倘然說着我的祖宗，拿什麼與他？』

只見那穿白的道：『大哥，這一堆去看看。』穿紅的道：『小弟當得奉陪。』兩個走近人叢裏，穿白的叫一聲：『列位！我們是遠方來的，讓一讓。』衆人聽見，閃開一條路，讓他兩個進去。那牛鼻仍舊跟了進來，看又是作什麼的——原來與對門一樣說書的。這道友見他三個進來，也叫聲：『請坐。』那三個坐定，聽他說的，是興唐傳。正說到：『秦王李世民，在枷鎖山赴五龍會；內有一員大將——天下數他是第七條好漢——姓羅，名成；奉軍師將令，獨自一人拿洛陽王王世充，楚州南陽王朱燦，湘州白御王高談聖，明州夏明王竇建德，曹州宋義王孟海公……』正說到：『羅成獨要成功，把住山口……』說到此處，就住了。這穿紅的，也向身邊拿出四錠銀子來，叫聲：『朋友！我們是過路的，不曾多帶得，莫要嫌輕。』說書的連稱：『多謝！』三個人出來。牛鼻想道：『又是他祖宗了。』

例位，這半日，在牛鼻眼睛裏，只曉得一個穿紅的，一個穿白的；不曉得他姓張姓李。在下卻認得那個穿白的，姓楊，名再興，乃是山後楊令公的子孫；這個穿紅的，是唐朝羅成的子孫，叫作羅延慶。當下楊再興道：『兄弟，你怎麼就與了他四錠銀子？』羅延慶道：『哥哥，你不聽見他說我的祖宗很麼？獨自一個在牛口谷鎖住五龍，不比大哥的祖宗，九個保一個皇帝，尙不能週全性命；算起來，我的祖宗，很過你的祖宗。故此多送他兩錠銀子。』楊再興道：『你欺我的祖宗麼？』羅延慶道：『不是欺哥哥的祖宗，其實是我的祖宗很些。』楊再興道：『也罷，我與你回寓去，披掛上馬，往小校場比比武藝看；若是勝的，在此搶狀元；若是武藝醜的，竟回去，下科再來考罷。』羅延慶道：『說得有理。』兩個爭爭嚷嚷去了。

牛鼻道：『還好哩，有我在此聽見。若不然，狀元被這兩個狗頭搶去了！』牛鼻忙忙的趕回寓來，上樓去；只見他們還睡，沒有醒，心中想道：『不要通知他們，且等我去搶了狀元來，送與大哥罷。』遂將雙股鏑藏了，下樓對主人家道：『你把我的馬牽來，我要牽他去飲飲水，將鞍轡好生備上。』主人聽了，就去備好；

牽出門口，牛臯便上了馬。往前竟走，卻不認得路；見兩個老兒，掇條板櫂，在籬笆門口，坐着講古話。牛臯在馬上叫道：『呀！老頭兒，爺問你，小校場往那裏去的？』那老者聽了，氣得目瞪口呆；只眼看着牛臯，不作聲。牛臯道：『快講我聽！』那老者只是不應。牛臯道：『悔氣！撞着一個啞子；若在家裏，惹我老爺性起，就打死他。』那一個老者道：『冒失鬼！京城地面，容得你撒野？幸虧是我兩個老人家，若撞着後生，也不和你作對，只得你走七八個轉回哩——這裏投東轉南去，就是小校場了。』牛臯道：『老殺才！早替爺說明就是，有這許多嚕囉；若不看大哥面上，就一鎗打死你！』說罷，拍馬加鞭去了。那兩個老兒肚皮都氣破了，說道：『天下那有這樣蠢人！』

那牛臯一馬跑到小校場門首，只聽得叫道：『好槍！』牛臯着了急，忙進校場；看那二人走馬舞槍，正在酣戰。就大叫一聲：『狀元是俺大哥的！你兩個敢在此奪麼？看爺的鎗罷，耍的就是一鎗！』望那楊再興頂梁上打來。楊再興把槍一擡，覺道有些斤兩，便道：『兄弟，不知那裏走出這個野人來？你我原是弟兄，比甚武藝；倒不如將他來取笑取笑。』羅延慶道：『說得有理。』遂把手中槍緊一緊，望

牛臯心窩戳來；牛臯纔架過一邊，那楊再興也一槍戳來。牛臯將兩根鋼，盤頭護頂，架隔遮攔；後來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

你想牛臯出門以來，未曾逢着好漢；況且再興與英雄無敵，這桿爛銀槍，有酒杯兒粗細；羅延慶力大無窮，使一桿鑿金槍，猶如天神一般。牛臯那裏是二人的對手。幸是京城之內，二人不敢傷他的性命，只逼住他在此作樂。只聽得牛臯大叫道：『大哥若再不來，狀元被別人搶去了！』楊羅二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氣。『這個馱子叫什麼大哥大哥？必定有個有本事的在那裏，且等他來，會他一會看。』故此越把牛臯逼住，不放他走脫了。

且說那客店樓上，岳大爺睡醒來，看見三個人都睡着，只不見了牛臯；便叫醒三人，問道：『牛兄弟呢？』三人道：『我等睡着了，那裏曉得？』岳大爺便同了三個人忙下樓來，問主人家。主人家道：『牛大爺備了馬去飲水了。』岳大爺道：『去了幾時了？』店主人道：『有一個時辰了。』岳大爺便叫『王兄弟，你可去看他的兵器可在麼？』王貴便上樓去，看了下來道：『他的雙劍，是挂在壁上的；』

如今卻不見了。』岳大爺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叫聲：『不好了！主人家快將我的馬備來——兄弟們各把兵器來端正好了；若無事便罷，倘若惹出禍來，只好整備逃命罷了！』

兄弟們上樓去繫縛好了，各將器械拿下樓來。主人家已將四匹馬備好在門首；岳大爺又問主人道：『你見牛大爺往那條路去的麼？』主人道：『往東首去的。』那弟兄四人，上了馬，向東而行；來到了三叉路口，不知他往那條路上去的。卻見籬笆門口，有兩個老人家；坐着拍手拍腳，不知在那裏說些什麼。岳大爺就下馬，走上前把手一拱道：『不敢動問老丈：方纔可曾見一個黑大漢，坐一匹黑馬的，往那條路上去的？望乞指示！』那老者道：『這黑漢是尊駕何人？』岳大爺道：『是晚生的兄弟。』那老者道：『尊駕何以這等斯文？你那個令弟，怎麼這般粗蠢？』就把問路情狀，說了一遍道：『幸是遇着老漢，若是別人，不知指引他那裏去了。他如今說往小校場去，尊駕若要尋他，可投東轉南，就望見小校場了。』岳大爺道：『多承指教了！』遂上馬而行，看看望見了。只聽得牛臯在那裏大叫：『哥哥若再不來，狀元被別人搶去了！』岳大爺忙進內去，但見牛臯面容失色，口中白沫

亂噴；又見一個穿白的，坐着一匹白馬，使一桿爛銀槍，一個穿紅的，坐一匹紅馬，使一桿鑿金槍，猶如天將一般。一盤一旋，纏住牛臯；牛臯那裏招架得住？岳大爺看得親切，叫聲：『衆兄弟不可上前，待愚兄前去救他。』說罷，就拍馬上來，大叫一聲：『休得傷了我的兄弟！』楊羅二人見了，卽丟了牛臯，兩桿槍一齊挑出，岳大爺把槍望下一擲，只聽得一聲響，二人的槍頭着地，左手打開，右手拿住槍鑽上邊——這個武黎，名爲「敗槍」，再無救處的——二人大驚，把岳大爺看了看，說道：『今科狀元，必是此人，我們去罷。』遂拍馬而走。岳大爺隨後趕來，大叫：『二位好漢慢行，請留尊姓大名！』二人回轉頭來，叫道：『我乃山後楊再興，湖廣羅延慶，是也。今科狀元，權且讓你，日後再得相會。』說罷，拍馬竟自去了。

岳大爺回轉馬頭，來到小校場，看見牛臯喘氣未定；便道：『你爲何與他相殺起來？』牛臯道：『你說得好笑！我在此與他相殺，無非要奪狀元與大哥；不想這廝兇狠得緊，殺他不過。虧得哥哥自來贏了他，這狀元，一定是哥哥的了。』岳大爺笑道：『多承兄弟美意。這狀元是要與天下英雄比武，無人勝得，纔爲狀元；那

裏有兩三個人私搶的道理？」牛臯道：「若是這等說起來，我倒白白的同他兩個殺了這半天。」衆弟兄大笑，各自上馬，同回寓中。

那楊再興羅延慶兩人回到寓處，收拾行李，竟回去了。不表。

再說岳大爺次日起來，用過早飯；湯懷與張顯王貴道：「小弟們久要買一口劍來掛掛，昨日見那兩個蠻子都有的，牛兄弟也自有的；我們沒有劍掛，覺得不好看相。今日煩哥哥同去，各人買一口。如何？」岳大爺道：「這原是少不得的。我因沒有餘錢，故爾不曾提起。」王貴道：「不妨，哥哥也買一口，我有銀子在此。」岳大爺道：「既如此，我們同去便了。」

當時各人俱帶了些銀兩，屬付店家看管門戶，一同出門。來到大街上走了一回，看着那些鐵店內掛着的，都是些平常貨色，並無好鋼火的；況且那些來往行人擁擠得很。岳大爺道：「我們不如往小街上去看看，或者倒有好的，也未可定。」就同衆兄弟們，轉進一個小衙衙內來；見有好些店面，也有熱鬧的，也有清淡的。看到一家店內，擺列着幾件古董；壁上掛着名人書畫，與五六口寶劍。岳大爺

走進店中，那店主就連忙站起身來拱手道：『衆位相公請坐，可是要賜顧些什麼東西？』岳大爺道：『我們非買別物，若有好劍，乞借一觀。』店主道：『有！有！有！』即忙取下一口劍來，揩抹乾淨，送將過來。岳大爺接在手中，先把劍匣一看，然後把劍抽將出來一看。便道：『此等劍卻用不着，若有好的取來看。』店主又取下一把劍來，也不中意；一連看了數口，總是一樣。岳大爺道：『若有好的，可拿出來；若沒有，就告辭了，不必費手。』店主心上，好生不悅，便道：『尊駕看了這幾口劍，還是那一樣不好？倒要請教。』岳大爺道：『若是賣與王孫公子富宦之家，希圖好看，怎說得不好？在下們買去，卻是要上陣防身，安邦定國的，如何用得？倘果有好的，悉憑尊價便是。』牛鼻接口：『憑你要多少銀子，決不少你的；可拿出來看，不要是這等寒抖抖的。』那店主又舉眼將衆兄弟看了一眼，便道：『果然要好的，只有一口，卻是在舍下；待我叫舍弟出來，引相公們到寒舍去看。何如？』岳大爺道：『到府上有多少路？』店主道：『不多遠。』岳大爺道：『既有好劍，便走幾步也不妨。』主人便叫小使：『你進去請二相公出來。』小使答應進去。不多時，裏邊走出一個人來，叫聲：『哥哥，有何分付？』店主道：『這幾位相

公要買劍，看過好幾口，都不中意，諒來是個識貨的；你可陪衆位到家中去，看那
一口看。」那人答應一聲，便向衆人手一拱說：「列位相公請同步。」岳大爺也說
一聲：「請前。」遂別了店主，一同出門行走。岳大爺細看那人時，只見——

頭帶一頂晉陽巾，面前是一塊羊脂白玉；身穿一領藍道袍，脚登一雙
大紅朱履。手擎湘妃金扇，風流俊雅超然。

行來卻有二里多路，來到一座莊門；門外一帶，俱是垂楊，低低石牆，兩扇籬
門。那人輕輕把門扣了一下，裏邊走出一個小童，把門開了，就請衆位進入草堂，
行禮坐下。小童就送出茶來，用過了；岳大爺道：「不敢動問先生尊姓？」那人道：
「先請教列位尊姓大名，貴鄉何處？」岳大爺道：「在下相州湯陰縣人氏，姓岳名
飛，字鵬舉。」那人道：「久仰久仰。」岳大爺又道：「這位乃大名府內黃縣湯懷；
這位姓張名顯；這位姓王名貴；都是同鄉好友。」牛臯接口道：「我叫作牛臯；陝
西人氏。我自家有嘴的，不須大哥代說！」岳大爺道：「先生休要見怪；我這兄
弟，性子雖然暴躁，最好相與的。」那人道：「這也難得。」

岳大爺正要問那人的姓名，那入卻已站起身來道：「列位且請坐，待學生去取

劍來請教。』一直望內去了。岳大爺擡頭觀看，說道：『此乃好古之家，纔有這古畫掛着。』又看到兩旁對聯，便道：『這個人原來姓周。』湯懷道：『一路同哥哥到此，並未問他姓名；何以知他姓周？』岳大爺道：『你看對聯就明白了。』衆人一齊看了道：『並沒有個「周」字在上邊呀！』岳大爺道：『你們只看那上聯是，「柳營春試馬」；下聯是，「虎將夜談兵」。如今不論營伍中，皆貼着此對；卻不知此乃是唐朝李晉王贈與周德威的，故此我說他是姓周。』牛皐道：『管他姓周不姓周，等他出來問他，便知道了。』

正說間，只見那人取了一口寶劍走將出來，放在桌上；覆身坐下道：『失陪，有罪了。』岳大爺道：『豈敢！請教先生尊姓貴表？』那人道：『在下姓周，賤字三畏。』衆皆吃驚道：『大哥真是仙人！』三畏起身道：『請岳兄看劍。』岳大爺就立起身來，接劍在手；左手拿定，右手把劍鋒抽出，纔三四寸，覺得寒氣逼人。再抽出細看了一看，連忙推進；便道：『周先生，請收了進去罷。』三畏道：『岳兄既然看了，爲何不還價錢？難道還沒中意麼？』岳大爺道：『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寶，價值連城；諒小子安敢妄想，休得取笑！』三畏接劍，仍放在桌上。叫聲：『

請坐。」岳大爺道：「不消，告辭了罷。」三畏道：「岳兄既識此劍，還要請教，那有就行之理。」岳大爺無奈，只得坐下。三畏道：「學生祖上，原係世代武職，故遺下此劍；今學生已經三代改習文學，此劍並無甚用。祖父曾屬付子孫道：『若後人有識得此劍出處者，便可將此劍贈之，分文不可取受。』今岳兄既知是寶劍，必須請教，或是此劍之主，亦未可定。」岳大爺道：「小生卻疑是此劍——但說來又恐不是，豈不貽笑大方？今先生必要下問，倘若錯了，幸勿見笑。」三畏道：「幸請見教，學生澆耳恭聽。」

那岳大爺疊兩個指頭，講一番言語，正說得：

報仇孝子千秋仰，

守節名媛萬古傳。

不知這劍委是何等出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周三畏遵訓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三尺龍泉一紙書，贈君他日好爲之。

英雄自古難遭遇！管取功成四海知。

卻說周三畏必要請教岳大爺此劍的出處，當下岳大爺道：「小弟當初曾聽得先師說：『凡劍之利者，水斷蛟龍，陸刺犀象。有『龍泉』『太阿』『白虹』『紫電』『莫邪』『干將』『魚腸』『巨闕』……諸名，俱有出處。』此劍出鞘卽有寒氣侵人。乃是春秋之時，楚王欲霸諸侯，聞得韓國七里山中，有個歐陽治善，善能鑄劍，遂命使宣召進朝。這歐陽治善來到朝中，朝見已畢；楚王道：『孤家召你到此，非爲別事；要命你鑄造二劍。』治善道：『不知大王要造何劍？』楚王道：『要造雌雄二劍，俱要能飛起殺人。你可會造麼？』歐陽治善心下一想：『楚王乃強暴之君，若不允他，必不肯饒我。』遂奏道：『劍是會造，恐大王等不得。』楚王道：『卻是爲何？』歐陽治善道：『要造此劍，須得三載工夫，方能成就。』楚王道：『孤家就限你三

年便了。」隨賜了金帛彩緞。治善謝恩出朝，回到家中，與妻子說知其事；將金帛留在家中，自去山中鑄劍。卻另外又造了一口，共是三口。到了三年，果然造就，回家與妻子說道：「我今前往楚國獻劍。楚王有了此劍，恐我又造與別人，必然要殺我，以斷後患。今我想來，總是一死，不如將雄劍留埋此地，只將那二劍送去。其劍不能飛起，必然殺吾。你若聞知凶信，切莫悲啼。待你腹中之孕，十月滿足，生下女兒，只就罷了；倘若生下男來，你好生撫養他成人，將雄劍交付與他，好叫他代父報讎，我自任在陰空護佑。」說罷分別。來至楚國，楚王聽得治善前來獻劍，遂率領文武大臣，到校場試劍。果然不能飛起，空等了三年。楚王一時大怒，把治善殺了。治善的妻子，在家得知了凶信，果然不敢悲啼；守至十月，產下一子，用心撫養。到了七歲，送在學堂攻書。一日，同那館中學生爭鬧，那學生罵他是：「無父之種。」他就哭轉家中，與娘討父。那婦人看見兒子要父，不覺痛哭起來，就與兒子說知前事。無父兒要討劍看，其母只得掘開泥土，取出此劍。無父兒就把劍背着，拜謝了母親養育之恩，要往楚國與父報仇。其母道：「我兒年紀尚小，如何去得？」自家懊悔說得早了，以致如此，遂自縊而死。那無父兒把房屋燒燬，火葬

其母；獨自背了此劍，行到七里山下，不認得路途，日夜啼哭。哭到第三日，眼中流出血來；忽見山上走下一個道人來，問道：「你這孩子，爲何眼中流血？」無父兒將要報仇之語，訴說一遍。那道人道：「你這小小年紀，如何報得仇來？那楚王前遮後擁，你怎能近身？不如代你一往——但是要向你取件東西。」無父兒道：「就要我的頭，也是情願的！」道人道：「正要你的頭。」無父兒聽了，便跪下道：「若報得父讎，情愿奉獻！」就對道人拜了幾拜，起來自刎。道人把頭取了，將劍佩了，前往楚國；在午門之外大笑三聲，大哭三聲。軍士報進朝中，楚王差官出來查問；道人說：「笑三聲者，笑世人不識我寶；哭三聲者，哭空負此寶，不遇識者。我乃是送『長生不老丹』的。」軍士回奏楚王。楚王道：「宣他進來。」道人進入朝中，取出孩子頭來。楚王一見便道：「此乃人頭，何爲『長生不老丹』？」道人說：「可取油鍋兩隻把頭放下去；油滾一刻，此頭愈覺唇紅齒白；煎至二刻，口眼皆動；若煎三刻，拿起來供在桌上，能知滿朝文武姓名，都叫出來；煎到四刻，人頭上長出荷葉，開出花來；五刻工夫，結成蓮房；六刻結成蓮子，吃了一顆，壽可活一百二十歲。」楚王遂命左右取出兩隻油鍋，命道人照他行之；果然六刻工夫，

結成蓮子，滿朝文武，無不喝采。道人遂請大王來摘取「長生不老丹」。楚王下殿來取，不防道人拔出劍來，一劍將楚王之頭，砍落於油鍋之內。衆臣見了，來捉道人，道人亦自刎其首於鍋內；衆臣連忙撈起來，三個一樣的光頭，不知那一個是楚王的，只得用繩穿了，一齊下棺而葬。古言楚有「三頭」：「卽此之謂。此劍名曰「湛盧」，唐朝薛仁貴曾得之；如今不知何故落於先生之手？亦未知是此劍否？」

三畏聽了這一席話，不覺欣然笑道：「岳兄果然博古，一些不差。」遂起身在桌上取劍，雙手遞與岳大爺道：「此劍埋沒數世，今日方遇其主；請岳兄收起！他日定當爲國家之梁棟，也不負我先祖遺言。」岳大爺道：「他人之寶，我焉敢擅取？決無此理。」三畏道：「此乃祖命，小弟焉敢違背？」岳大爺再四推辭不得；只得收了，佩在腰間，拜謝了相贈之德，告辭回去。三畏送出門外，珍重而別。

岳大爺又同衆弟兄，往各處走了一會，又買了三口劍。回至寓中，不覺天色已晚。店主人將夜飯送上樓來。岳大爺道：「主人家，我等三年一望；明日是十五了，要進場去的；可早些須備飯來，與我們吃。」店主人道：「相公們放心！我們

店裏，有許多相公，總是明早要進場的。今夜我們家裏，一夜不睡的。」岳大爺道：「只要早些就是了。弟兄們吃了夜飯，一同安寢。」

到了四更時分，主人上樓，相請梳洗；衆弟兄卽起身來梳洗。吃飯已畢，各各端正披掛。但見湯懷白袍銀甲，插箭彎弓；張顯綠袍金甲，掛劍懸鞭；王貴紅袍金甲，渾如一團火炭；牛臯鐵盔鐵甲，好似一朵烏雲；祇有岳大爺，還是考武舉時的舊破戰袍。看他兄弟五個，袍甲索瑯瑯的響，一同下樓來；到店門外，各人上馬。祇見店主人在牛臯馬後，摸摸索索了一會；又一個走堂的小二，拿著一盞燈籠，高高的擎起送考。衆人正待起身，祇見又一個小二，左手托個糖果盒，右手提著一大壺酒；主人便叫：「各位相公，請吃上馬杯，好搶個狀元回去。」每人吃了三大杯，然後一齊拍馬往校場而來。到得校場門首，那拿燈籠的店小二，自回店去。不提。

且說衆弟兄一齊進校場，祇見各省舉子，先來的，後到的，人山人海，擁擠不開。岳大爺道：「此處人多，不如到略靜的地方去站站。」就走過演武廳後首，站了多時；牛臯想起出門的時候，看見店主人在我馬拴掛什麼東西，待我看一看。就

望馬後邊一看，祇見鞍後掛著一個口袋，就伸手向袋內一摸，卻是數十個饅頭，許多牛肉在內——這是店主人的規例，凡是考時，恐他們來得早，等得飢餓，特送他們作點心的——牛臯道：『妙阿！停一會比武，那裏有工夫吃？不若此時吃了，省得這馬累墜。』就取將出來，都吃個乾淨。

不意停了一會，王貴道：『牛兄弟，我們肚中有些飢了；主人家送我們吃的點心，拿出來大家吃些。』牛臯道：『你沒有的麼？』王貴道：『一總掛在你馬後。』牛臯道：『這又悔氣了！我祇道你們大家都有的，故此纔把這些點心牛肉很命的多吃完了，把個肚皮撐得飽脹不過；那裏曉得你們是沒有的。』王貴道：『你倒吃飽了，怎叫別人在此挨餓？』牛臯道：『如今吃已吃完了，這怎麼處？』岳大爺聽見了，覺道不雅相：『牛兄弟，你本不該是這等；就是吃東西，無論別人有沒有，也該問一聲。竟自吃完了，這個如何使得？』牛臯道：『知道了。下次若有東西，大家同吃便了。』

正在閒爭間，忽聽得有人叫道：『岳相公在那裏？』牛臯聽得，便喊道：『在這裏。』岳大爺道：『你又在此招事攬非了。』牛臯道：『有人在那裏叫你，便答

應他一聲。有甚大事？」說不了，祇見一個軍士在前，後邊兩個人擡了食籠，尋來說道：「岳相公如何站在這裏？叫小人尋得好苦。小人是留守衙門裏來的，奉大老爺之命，特送酒飯來；與相公們充飢。」衆人一齊下馬來謝，就來吃酒飯。」牛鼻道：「如今讓你們吃，我自不吃了。」王貴道：「諒你也吃不下了。」

衆人用完酒被，軍士與從人收拾了食籠，擡回去了。看看天色漸明，那九省四郡的好漢，俱已到齊。只見張邦昌，王鐸，張俊，三位主考，一齊進了校場，到演武廳坐下；不多時，宗澤也到了。上了演武廳，與三人行禮畢，坐著用過了茶。張邦昌開言道：「宗大人的貴門生，竟請填上了榜罷！」宗澤道：「那有什麼做門生？張大」這等說。」邦昌道：「湯陰縣的岳飛，豈不是貴門生麼？」列位要曉得，大凡人作了點私事，就是被窩裏的事，也瞞不過；何況那日衆弟兄留守衙門前，豈無人曉得？況且留守帥爺擡了許多酒席，送到招商店中，怎麼瞞得衆人耳目？兼之這三位主考受了梁王禮物，豈不留心？張邦昌說出了岳飛兩字，倒弄得宗澤臉紅心跳；半晌沒個道理，回覆這句話來，便道：「此乃國大典，豈容我私自檢擇？如今必須對神立誓，表明心跡，方可考試。」即叫左右：「過來，與我擺列香案。」

立起身來，先拜了天地，再跪下禱告過往神靈：『信官宗澤，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氏；蒙聖恩考試武生，自當誠心秉公，拔取賢才，爲朝廷出力；若存一點欺君賣法誤國求財之念，必死於刀箭之下。』

誓畢起來，就請張邦昌過來立誓。邦昌暗想：『這個老頭兒好混帳！如何立起誓來？』到此地位，不怕你推託，沒奈何只得也跪下道：『信官張邦昌，乃湖廣黃州人氏；蒙聖恩同考試武試，若有欺君賣法，受賄遺賢，今生就在外國爲豬，死於刀下。』你道這個誓，也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我這樣大官，怎能得到外國？就到番邦，如何變豬。豈不是個牙疼呢？』自以爲得計。宗澤是個誠實君子，只要辨明自己的心跡，也不來管他立誓輕重。

王鐸見邦昌立誓，亦來跪下道：『信官王鐸，與邦昌是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爲豬，弟子卽變爲羊，一同死。』發誓畢，起來；心中也在暗想：『你會好，我也會刁。難道就學你不來？』暗暗笑個不止。

誰知這張俊在旁看得清聽得明。暗想：『這兩人立得好巧誓，叫我怎麼好？』也只得跪下道：『信官張俊，乃南直隸順州人氏；如有欺君之心，當死於萬人之

口。』列位看官，你道這個立誓，奇也不奇？這變豬變羊，原是口頭言語；不過在今生來世，外國番邦上，弄舌頭。那一個人，怎麼死於萬人之口？卻不道後來岳武穆王慕頂褻封時候，竟應了此誓。也是一件奇事，且按下不表。

卻說這四位主考，立誓已畢，仍到演武廳上一拱而坐。宗爺心裏暗想：『他三人主意已定。這狀元必然要中梁王；不如傳他上來，先考。』便叫旗牌：『傳南甯州的舉子柴桂上來。』旗牌答應一聲：『呀！』就走下來，大叫一聲：『得！大老人有令：傳南甯州舉子柴桂上廳來聽令。』那梁王答應一聲，隨走上演武廳來：向上作了一揖，站在一邊聽令。宗爺道：『你就是梁王麼？』梁王道：『是。』宗爺道：『你既來考試，爲何參見不跪，如此作大麼？自古道：『作此官，行此禮。』你若不考，原是一家藩王，自然請你上坐；今既來考試，就降作了舉子了。那有舉子見了主考不跪之理？你好端端一個王位不要做，不知聽信那一個奸臣的言語，反自棄大就小，來奪狀元，有什麼好處——況且今日天下英雄，俱齊集於此，內中豈無高強手段，倍勝於你？怎能穩穩狀元到手？你不如休了此心，仍回本郡，完全

名節，豈不爲美？快去想來！」梁王被宗爺一頓發作，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跪下，開口不得。

看官！你們可曉得梁王爲著何事，現放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位不做，反來奪取狀元，受此羞辱麼？只因梁王來朝賀天子，在太行山經過；那山上有一位大王，使一口金背砍山刀，江湖上都稱他爲金刀大王。此人姓王，名善，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有勇將馬保，何六，何仁……等，左右軍師鄧武，田奇……足智多謀，聚集著嘍囉，有五萬餘人，霸佔着太行山，打家劫舍，官兵不敢奈何他；他久欲謀奪宋室江山，卻少個內應。那日打聽得梁王入朝，卽與軍師商議；定下計策，紮營在山下；等那梁王經過，被嘍囉截住，邀請上山。到帳軍坐定，獻茶已過，田奇道：「昔日南唐時，雖然衰壞，天下安寧；被趙匡胤設謀，詐言陳橋兵變，篡了帝位，把天下謀去，直到如今。主公反只得一個掛名藩王空位，受他管轄，臣等心上實不甘服！臣等現今兵精糧足，大王何不進京結納奸臣，趁著今歲開科，謀奪了武狀元到手，把這三百六十個同年進士交結，收爲心腹內應；那時寫書知會山寨，臣等卽刻發兵前來，幫助主公恢復了舊日江山，豈不爲美？」

這一席話，原是王善與軍師定下的計策：借那梁王作假內應，奪了宋朝天下，怕不是王善的？那知這梁王被他所惑，十分大悅，便道：『難得卿家有此忠心，孤家進京，即時幹辦此事；若得成功，願與卿等富貴共之。』王善當時擺設筵宴款待，飲了一會，就送王下山。一路進京，就去結識這幾位主考。這三個奸臣，受了賄賂，要將武狀元賣與梁王；那知這宗澤，是赤心爲國的，明知這三位受賄，故將梁王數說幾句，梁王一時回答不來。

那張邦昌看見，急得好生焦躁：『也罷！待我也叫他的門生上來，罵他一場，好出氣。』便叫：『旗牌過來。』旗牌答應上來道：『大老爺有何分付？』張邦昌道：『你去傳那湯陰縣的舉子岳飛上來。』旗牌答應了一聲，就走將下來，叫一聲：『湯陰縣岳飛上聽令。』岳飛聽見，連忙答應上廳；看見柴王跪在宗爺面前，他就跪在張邦昌面前叩頭。邦昌道：『你就是岳飛麼？』岳飛應聲道：『是。』邦昌道：『看你這般人不出衆，貌不驚人；有何本事，要想作狀元麼？』岳飛道：『小人怎敢妄想作狀元——但今科場中，有幾千舉子，多來考試，那一個不想做狀元？其實狀元只有一個，那千餘人那能個個狀元到手？武舉也不過隨例應試，怎敢

妄想？」張邦昌本待要罵他一頓，不道被岳大爺回出這幾句話來，怎麼罵得出口？便道：「也罷。先考你二人的本事如何？再考別人。且問你用的是什麼兵器？」岳大爺道：「是槍。」邦昌又問梁王：「用何兵器？」梁王說：「是刀。」邦昌就命岳飛做槍論，柴王做刀論。二人領命下來，就在演武廳兩旁，擺列桌子紙筆，各去作論——若論柴王才學，原是好的；因被宗澤發作了一場，氣得頭搭腦。下筆寫了一個「刀」字，不覺出了頭，竟像了個「力」字，自覺心中著急，只得描上幾筆，弄得刀不成刀，力不成力，只好塗去另寫幾行。不期岳大爺早已上來交卷，梁王諒來不妥當，也只得上來交卷。邦昌先將梁王的卷子一看，就籠在袖裏；再看岳飛的文字。喫驚道：「此人之文才，比我還好，怪不得宗老頭兒愛他。」乃故意喝道：「這樣文字，也來搶狀元！」把卷子望下一擲，喝一聲：「拏出去！」左右呼的一聲，擁將上來，正待動手；宗爺呼喚一聲：「不許動手，且住著！」左右人役，見宗大老爺呼喚，誰敢違令？便一齊站住。宗老爺分付：「把岳飛的卷子以上我來看。」左右又怕張太師發作，面面相覷，多不敢去拾。岳大爺只得自己取了卷子，呈上宗爺。宗爺接來放於桌上，展開細看，果然是：言言比金石，字字賽珠璣。暗想：「

這奸賊如此輕才重利。」也把卷子籠在袖裏，便道：「岳飛！你這樣才能，怎能取得功名到手？你豈不曉得蘇秦獻的萬言書，溫庭筠代作的南華賦麼？」

你道這兩句，是什麼出典？只因當初蘇秦到秦邦上那萬言策；秦相商鞅，忌他才高，恐他後來奪他的權柄；乃不中蘇秦，只中張儀。這溫庭筠是晉國丞相桓文的故事；晉王宣桓文進御花園賞南花——那南花就是鐵梗海棠也——當時晉王命桓文作南花賦，桓文奏道：「容臣明日早朝獻上。」晉王准奏。辭朝回來，那裏作出？卻中央家中代筆先生溫庭筠代作了一篇。桓文看了，大吃一驚，暗想：「若是晉王知道他有此才華，必然重用，豈不奪了我權柄？」即將溫庭筠藥死，將南花賦鈔寫獻上——這都是妬賢嫉能的故事。

張邦昌聽了，不覺勃然大怒。不因這一怒，有分教：一國藩王，死於非命；數萬賊兵，竟成畫餅。正是：

朝中奸黨專權日，

天下英雄失意時！

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下第一等文章

此篇乃大文，不可不讀。其文曰：國之興衰，繫於人心。人心之正邪，繫於文章。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君子居之，則天下歸之；小人居之，則天下叛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

此篇乃大文，不可不讀。其文曰：國之興衰，繫於人心。人心之正邪，繫於文章。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君子居之，則天下歸之；小人居之，則天下叛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

此篇乃大文，不可不讀。其文曰：國之興衰，繫於人心。人心之正邪，繫於文章。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君子居之，則天下歸之；小人居之，則天下叛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

此篇乃大文，不可不讀。其文曰：國之興衰，繫於人心。人心之正邪，繫於文章。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君子居之，則天下歸之；小人居之，則天下叛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

此篇乃大文，不可不讀。其文曰：國之興衰，繫於人心。人心之正邪，繫於文章。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君子居之，則天下歸之；小人居之，則天下叛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

此篇乃大文，不可不讀。其文曰：國之興衰，繫於人心。人心之正邪，繫於文章。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君子居之，則天下歸之；小人居之，則天下叛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慎乎言。言者，文之樞紐也。文者，言之華采也。文辭雖麗，而無德以副之，猶如畫地無勢，畫水無流，其於世也，無補也。

第十二回

奪狀元槍挑小梁王

反武場放走岳鵬舉

落落貧寒一布衣，未能仗劍對公車。

心承孟母三遷教，腹飽陳平六出奇。

鍛羽濡飛嗟此日！腰金衣紫待何時？

男兒未遂封侯志，空負堂堂七尺軀。

話說張邦昌聽得宗爺說出那兩樁故事，明知是罵他妬賢嫉能，卻又自家有些心虛，發不出話來——真是個「敢怒而不敢言」；便道：「岳飛，且不要說你的文字不好；今問你敢與梁王比箭麼？」岳大爺道：「老爺有令，誰敢不遵？」宗爺心中暗喜：「若說比箭，此賊就上了當了！」便叫左右：「把箭架擺列在一百數十步之外。」梁王看見靶子甚遠，就向張邦昌稟道：「柴桂弓鞭，先讓岳飛射罷。」邦昌遂叫岳飛下階先射。又暗暗的叫親隨人去將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令岳飛不敢射，就好將他趕出去了。誰知道岳大爺卻不慌不忙，立定了身；當天下英雄之面，開弓

搭箭，真個是「弓開如滿月，箭發似流星；」颼颼的一連射了九枝。祇見那搖旗的，搖一個不住，播鼓的，播得個手酸，方纔射完了。那監箭官，將九枝箭，連那射透的箭靶，一齊捧上廳來，跪著；張邦昌是個近視眼，看那九枝箭並那靶子一總擺在地下，不知是什麼東西。只聽得那官兒稟道：「這舉子箭法出衆，九枝箭俱從一孔而出。」邦昌等不得他說完，就大喝一聲：「胡說！還不快拏下去。」

那梁王自想：「箭是比他不過了，不若與他比武；以便將言語打動他，令他詐輸，讓這狀元與我。若不依從，趁勢把他砍死，不怕他要我償命。」算計已定。就稟道：「岳飛之箭皆中；倘然柴柱也中了，何以分別高下？不若與他比武罷。」邦昌聽了，就命岳飛與梁王比武。

梁王聽了，隨即走下廳來，整鞍上馬；手提著一柄金背大砍刀，拍馬先自往教場中間站定，使開一個門戶。叫聲：「岳飛，快上來，看孤家的刀罷！」這岳大爺，雖然武藝高強，怕他是個王子，怎好交手；不免心裏有些躊躇。勉強上了馬，倒提著槍，慢騰騰的懶得上前；那教場中來考的看的，有千千萬萬，見岳飛這般光景，俱道：「這個舉子，那裏是梁王的對手？一定要輸的了！」就是宗爺，也只道：

他是臨場膽怯，是個沒用的，枉費了我一番心血。

且說梁王見岳飛來到面前，便輕輕的道：『岳飛，孤家有一句話與你講：你若肯許敗下去，成就了孤家大事，就重重的賞你；若不依從，恐你性命難保。』岳大爺道：『千歲分付，本該從命；但今日在此考的，不獨岳飛一人，你看天下英雄，聚集不少，那一個不是十載寒窗，苦心習學，只望到此取個功名，榮宗耀祖。今千歲乃是堂堂一國藩王，富貴已極；何苦要佔奪一個武狀元，反丟卻藩王之貴，與這些寒士爭名？豈不上負聖主求賢之意，下屈英雄報國之心？竊爲千歲不取，請自三思！不如還讓這些窮舉子考罷。』梁王聽了大怒道：『好狗頭！孤家好意勸你，你若順了孤家，豈愁富貴？反是這等胡言亂語。不中擡舉的狗才！看刀罷！』

說罷，噹的一刀，望岳大爺頂門上砍來。岳大爺把槍望左首一隔，架開了刀。梁王又一刀攔腰砍來。岳大爺將槍桿橫倒，望右邊架住——這原是「鶴子大翻身」的家數，但是不會使至——惱得那梁王心頭火起，舉起刀來，噹，噹，噹，一連六七刀。岳大爺使個解數，叫作「童子抱心勢」；東來東架，西來西架，那裏會被他

砍著？梁王收刀回馬，轉演武廳來。岳大爺亦隨後跟來，看他怎麼。

只見梁王下馬上廳來，稟張邦昌道：「岳飛武藝平常，怎能上陣交鋒？」邦昌道：「我亦見他武藝不及千歲。」宗爺見岳飛跪在梁王後頭，便喚上前來道：「你這樣武藝，怎麼也想來爭功名？」岳飛稟道：「武舉非是武藝不精；只爲與梁王有尊卑之分，不敢交手。」宗爺道：「既如此說，你就不該來考了。」岳大爺道：「三年一望，怎肯不考？但是往常考試，不過跑馬，射箭舞劍，使刀，以品優劣；如今與柴王刀槍相向，走馬交鋒，豈無失誤？他是藩王尊位，倘然把武舉傷了，武舉白送了性命；設或武舉偶然失手，傷了梁王，梁王怎肯干休？不但武舉性命難保，還要拖累別人。如今祇要求各位大老爺作主，令梁王與武舉各立下一張生死文書；不論那個失手，傷了性命，大家不要償命。武舉纔敢交手。」宗爺道：「這話也說得是。自古道：『壯士臨陣，不死也要帶傷。』那裏保得定？柴桂你願不願？」梁王尚在躊躇，張邦昌便道：「岳飛好一張利嘴！看你有基本事，說得這等決絕？千歲可就同他立下生死文書，倘他傷了命，好叫衆舉子心服，免得別有話說。」梁王無奈，只得各人把文書寫定，大家畫了花押；呈上四位主考，各用了印。梁王的交

與岳飛，岳飛的交與柴王。柴王就把文書交與張邦昌，張邦昌接來收好。岳大爺看見，也將文書來交與宗澤。宗澤道：『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關，自然自家收着。與我何涉？卻來交與我收！還不下去。』岳大爺連聲道：『是！是！是！』

兩個一齊下廳來，岳大爺跨上馬，叫聲：『千歲！你的文書交與張太師了；我的文書，宗老爺卻不肯收，且等我去交在一個朋友處了，就來。』一面說，一面去尋着了衆弟兄們，便叫聲：『湯兄弟，倘若停一會，梁王輸了，你可與牛兄弟守住他的帳房門首；恐他們有人出來打攪盤，好照應照應。』又向張顯道：『賢兄，你看帳房後邊，盡是他的家將；倘若動手幫助，你可在那裏攔擋些。王賢弟，你可整頓兵器，在教場門首等候我，若是被梁王砍死了，你可收拾我的屍首；若是敗下來，你便把教場門砍開，等我好逃命。這一張生死文書，與我好生收著；倘然失去，我命休矣！』分付已畢，轉身來到教場中間。那時節，這些來考的衆舉子，並那看的人，真個人千人萬！挨挨擠擠，四面如打著圍牆一般站著，要看他二人比武藝。

且說那梁王與岳飛立了生死文書，心裏就有些慌張了，即忙回到帳房之中——

列位看官，這又不是出征上陣，只不過考試，爲什麼有起帳房來呢？一則，他是一家藩王，比衆不同；二來，已經買服奸臣，縱容他胡爲，不去管他；三來，他是心懷不善，埋伏家將虞侯在內，以備防護。故此搭下這三座大帳房：自己與門客在中間；兩旁是家將虞侯，並那些親隨諸色人等。這梁王來到中間帳房坐定，卽喚集家將虞侯人等，便道：「本藩今日來此考試，穩穩要奪個狀元；不期偏偏的遇著這個岳飛，要與本藩比試。立了生死文書，不是我傷他，就是他傷我。你們有何主見贏得他？」衆家將道：「這岳飛有幾個頭，敢傷千歲？他若差不多些就罷，若是特強，我們衆人一擁而出，把他亂刀砍死。朝中自有張太師等作主，怕他怎的？」

梁王聽了大喜，重新整理好了，披挂上馬；來到教場中間，卻好岳大爺纔到。梁王擡起頭來，看那岳飛雄糾糾，氣氣昂，不比前番膽怯光景；心中著實有些膽怯。叫聲：「岳舉子，依著孤家好。你若肯把狀元讓與我，少不得榜眼探花也有你的分，日後自然還有好處與你。今日何苦要與孤家作對呢？」岳大爺道：「王爺聽稟：舉子十載寒窗，所爲何事？自古說：「學成文武藝，原是要賣與帝王家。」但願千歲勝了舉子，舉子心悅誠服；若以威勢相逼，不要說是舉子一人，天下還有許

多舉子在此，都是不肯服的！」梁王聽了大怒，提起金刀，照岳大爺頂梁上，就是一刀。岳大爺把瀝泉槍咯噹一架。那梁王振得兩臂酸麻，叫聲：「不好！」不由心慌意亂，再一刀砍來。岳大爺又把槍輕輕一舉，將梁王的刀，鼻過一邊。梁王見岳飛不還手，只認他是不敢還手，就膽大了；使開金背刀，就「三下四，左五右六，望岳大爺頂梁頸膊上只顧砍來。岳大爺左讓他砍，右讓他砍，砍得岳大爺性起，叫聲：「柴桂！你好不知分量。差不多，全你一個體面，早些去罷了，不要倒了眉呀！」梁王聽見叫他名字，怒發如雷；罵聲：「岳飛好狗頭！本藩擡舉你，稱你一聲舉子；你擅敢冒犯本藩的名諱麼？不要走，吃我一刀！」提起金背刀，照着岳大爺頂梁上，呼的一聲砍將下來。這岳大爺不慌不忙，舉槍一架，鼻開了刀，耍的一槍，望梁王心窩裏刺來。梁王見來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緣。岳大爺把槍一起，把個梁王，頭望下，脚朝天，挑於馬下。復一槍，結果了性命。只聽得合教場中衆舉子並那些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彩。急壞了左右巡場官；那些護衛兵丁軍夜班……等，俱嚇得面面相覷。巡場官當下分付衆護兵：「看守了岳飛，不要被他走了。」那岳大爺神色不變，下了馬，把槍插在地上；就把馬拴在槍桿之上，等

令。

只見那巡場官，飛奔報上演武廳來道：『衆位大老爺在上，梁王被岳飛挑死了，請令定奪。』宗爺聽了，面色雖然不改，心裏卻有些驚慌。張邦昌聽了大驚失色，喝道：『快與我把這廝綁起來！』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得令！』飛奔的下來，將岳大爺捆綁定了，推到將臺邊來。那時梁王手下，這些家將，各執兵器，搶出帳房來，想要與梁王報讎。湯懷在馬土，把爛銀槍一擺，牛臯也舞起雙劍，齊聲大叫道：『岳飛挑死梁王，自有公論；爾等若是恃強，我們天下英雄，是要打抱不平的噯！』那些家將，看見風色不好，回頭打探帳後人的消息，纔得出來，早被張顯把鉤連槍，將一座帳房，抽去了半邊；大聲喝道：『你們誰敢擅自動手，休要惹我們衆好漢動起手來，頃刻間叫你們性命休留了半個！』當時這些看的人，有笑的，有高聲附和的；嚇得這些虞侯人等，怎敢上前。况且看見刀斧手，已將岳飛綁上去了，諒來太師焉肯放他；只得齊齊的立定，不敢出頭。

只有牛臯看見綁了岳大哥，急得上天無路；正在驚慌，忽聽得張邦昌傳令：『將岳飛斬首號令。』左右方纔答應，早有宗大老爺喝一聲：『住着！』急忙出位來，

一手扯了張邦昌的手，一手攔住王鐸的手，說道：『這岳飛是殺不得的。兩人已立下生死文書，各不償命；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處，若殺了他，恐這舉子不服，你我俱有性命之憂。此事必須奏明聖上，請旨定奪，纔是。』邦昌道：『岳飛止是一介武生，敢將藩王挑死，乃是個無父無君之人。古言「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必再爲啓奏？』喝叫：『刀斧手，快去斬訖報來！』左右纔應得一聲：『得令！』

得令兩字，尙未說完；底下牛皋早已聽見，大聲喊道：『呔！天下多少英雄來考，那一個不想功名？今岳飛武藝高強，挑死梁王，不能夠做狀元，反要將他斬首，我等實是不服！不如先殺了瘟試官，再去與皇帝老子算帳罷！』便把雙劍一擺，望那大纛旗桿上噹的一聲；兩條劍一齊下，不打緊，把個旗桿打折，哄曬一聲響，倒將下來。再是衆武舉齊聲喊叫：『我們三年一望，前來應試，誰人不望功名？今梁王倚勢要強佔狀元，屈害賢才，我們反了罷！』這一聲喊，趁著大旗又倒下，猶如天崩地裂一般。宗爺將兩手一放，叫聲：『老太師，可聽見麼？如此悉聽老太師去殺他罷了。』

張邦昌與那王鐸張俊三人，看見衆舉子這般光景，慌得手足無措；一齊扯住了

宗爺的衣服道：「老元戎，你我四人，乃是同船合命的，怎說出這般話來？還仗老元戎調處安頓，方好。」宗爺道：「且叫旗牌傳令：『叫衆武舉休得囉啤，有犯國法，且聽本帥處置。』」旗牌得令，走至滴水簷前，高聲大叫道：「衆武舉聽著，宗大爺有令：叫你們休得囉啤，有犯國法，靜聽大老爺裁處。」底下衆人聽得宗大老爺有令，齊齊的擁滿了一階；竟有好些直擠到武廳上來，七張八嘴的。

當下張邦昌便對著宗爺道：「此事還請教老元戎如何發放呢？」宗爺道：「你看人情洵洵，衆心不服，奏聞一事，也來不及；不如先將岳飛放了，先解了眼前之危，再作道理。」三人齊聲道：「老元戎所見不差。」分付：「把岳飛放了綁！」左右答應一聲：「得令！」忙忙的將岳大爺放了。岳大爺得了性命，也不上前去叩謝；竟去取了兵器，跳上了馬，往外飛跑。牛昴引了衆弟兄隨後趕上，王貴在外邊看見，忙將校場門砍開，五個弟兄一同逃出。這些來考的衆武舉，見了這個光景，諒來考不成了，大家一闕而散。這裏衆家將，且把梁王屍首收拾盛殮，然後衆主考一齊進朝啓奏。

不知朝廷主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昭豐鎮王貴染病

車駝崗宗澤踴營

旅邸相依賴故人，新知亦肯遠留賓。

若非王貴淹留住，宗澤安能獨踴營？

話說岳大爺弟兄五箇逃出了校場門，一竟來到留守府衙門前，一齊下馬；望著轅門大哭一場，拜了四拜起來。對那把門巡捕官說道：「煩老爺多多拜上大老爺，說：『我岳飛……等今生不能補報，待轉世來效犬馬之力罷！』」說完，就上馬回到寓所。收拾了行李，揹在馬上；與主人算清了帳，作別出門，上馬回鄉，不表。

且說衆官見武生已散，分付梁王的家將，收拾屍首，然後一同來到午門。早有張邦昌奏道：「今科武場，被宗澤門生岳飛，挑死了梁王，以致武生俱各散去。」一肩兒多卸在宗澤身上。幸虧宗澤是兩朝大臣，朝廷雖然不悅，不好定罪，只將宗澤削職閒居。各官謝恩退出。宗爺回至衙中，早有把門巡捕跪下稟道：「方纔岳

飛等五人，到轅門哭拜說：「只好來生補報大老爺的洪恩。」特著小官稟上。『宗爺聽了，嘆氣不絕道：『可惜！可惜！』分付家將：『快到裏邊，擡了我的卷箱出來，同我前去追趕。』家將道：『他們已經去遠了，大老爺何故要趕他？』宗爺道：『爾等那裏曉得？昔日蕭何月下追賢，成就了漢家四百年天下。今岳飛之才，勝於韓信；況國家用人之際，豈可失此棟梁？故要趕上他，分付他幾句話。』當時家將忙去把卷箱擡出來，宗爺又取些銀兩，帶領着衆從人，一路趕來，慢表。

且說岳大爺等出了城門，加鞭拍馬，急急而行。牛臯道：『到了此處，還怕他怎的？要如此忙忙急急的走。』岳爺道：『兄弟你有所不知：方纔那奸臣怎肯輕放了我，只因恩師作主，衆人喧嚷，恐有不測，將我放了。我們若不急走，倘那奸賊，又生出別端來，再有意外之虞，豈不悔之晚矣？』衆人齊聲道：『大哥說得不錯，我們快走的是。』一路說，一路行，不多時，早已金烏西墜，玉兔東升。

衆人乘著月色，離城將有二十餘里遠近，忽聽得後面馬嘶人喊，追風般趕來。

岳大爺道：『何如？後面必是梁王的家將們，追將來了。』王貴道：『哥哥，我們

不要行；等他來，索性叫他做個斷根絕命罷。」牛道臯：「衆哥哥們不要慌，我們都轉去，殺進城去；先把奸臣殺了，奪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們四個都做了大將軍，豈不是好？還要受他們什麼烏氣？還要考什麼武狀元？」岳大爺喝道：「胡說了！你還敢是瘋子麼？快閉了嘴！」牛臯硬著嘴道：「就不開口，等他們兵馬趕來時，手也不要動，伸長了頸脖子，等他砍了就是！」湯懷道：「牛兄弟，你忙做什麼？我們且勒住了馬，停一停，不要走；看他們來時，文來文對，武來武對。終不然，難道怕了他麼？」

正說間，只見一騎馬如飛般跑來，大叫道：「岳相公慢行，宗大老爺來了！」岳大爺道：「原來是恩師趕來，不知何故？」不多時，只見宗爺引了從人趕來；衆兄弟連忙下馬，迎上馬前，跪拜於地。宗爺連忙下馬，雙手扶起。岳爺道：「門生等蒙恩師救命之恩，未能報答；今因逃命心急，故此不及面辭。不知恩師趕來有何分付？」宗爺道：「因爲你們之事，被張邦昌等劾奏一本，降下聖旨，將老夫削職閒居。因此特來一會。」衆人聽了，再三請罪，甚覺不安。宗爺道：「賢契們不必介懷，只恐朝廷放我不下；若能休致，老夫倒得個安閒自然。」遂問家將：「此處

可有什麼所在？借他一宿。」家將稟道：「前去不下半里，乃是諫議李大老爺的花園，可以借宿得。」宗爺聽說，便同衆人上馬前行。

不多路，已到花園。園公出來跪接。宗大老爺同小弟兄等一齊下馬，進入園中，到花廳坐下。就問園公道：「我們都是空腹，此地可有所在備辦酒餚麼？」園公道：「此去一里多路，就是昭豐鎮——有名的大市鎮——隨你要買什麼東西，也有廚司替人整備。」宗爺就命親隨，帶了銀兩，速到鎮上去購辦酒餚；就帶個廚司來整備。一面叫人擡過卷箱來，交與岳飛；說道：「老夫無甚物件，只有一副盔甲衣袍，贈與賢契，以表老夫薄意。」岳大爺正少的是盔甲，不覺大喜，叩頭謝了。宗爺又道：「賢契們，目下雖是功名不遂，日後自有騰達；不可以一跌就灰了心。倘若奸臣敗露，老夫必當申奏朝廷，力保賢契們重用。那時如魚得水，自然日近天顏。如今取不得個忠字，且回家去待奉父母，盡個孝字。文章武藝，亦須時時講論；不可因不遇便荒疎了，誤了終身大事。」衆弟兄齊聲應道：「大老爺這般教訓，門生等敢不努力！」說未了，酒筵已備就送來；擺了六席。衆人告過坐，一齊坐定。自有從人伏侍斟酒，共談時事，並講論些兵法。

那王貴牛羣，是坐在下席；他自五鼓吃了飯，在校場守了這一日，直到此處，肚中正在飢餓。見了這些酒餚，也不聽他們談天說地，好似渴龍見水，如狼似虎的吃個精光，方纔住手。不道那廚司因晚了，手脚忙亂，菜蔬內多攔了些鹽；這兩個吃得嘴鹹了，只管討茶吃。那茶夫叫道：『夥計。你看不上上邊幾席上，斯斯文文的；這兩席上的二位，粗粗蠢蠢，不是個吃細茶的人。你只管把小杯熱茶送去，不討好；你且把那大碗的冷茶送上去，包管合式。』那人聽了，真個把一大碗冷茶送將上去。王貴好不快活，一連吃了五六碗，說道：『好爽快！』方纔住了手。重新再飲。說說笑笑，不覺天色黎明。岳大爺等拜別了宗爺，宗爺又叫從人：『有那騎來的牲口，讓一匹與岳大爺，駝了笨箱。』岳大爺又謝了，辭別上路而行。正是：

暢飲通宵到五更，忽然紅日又東升。
路上有花兼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

這裏宗爺亦帶領從人回城，不表。

且說岳大爺等五人，一路走，一路在馬上說起宗澤的恩義：『真是難得一爲了

我們反累他削了職，不知何日方能報答他？」正說間，忽然王貴在馬上大叫一聲，跌下馬來；頃刻間，面如土色，牙關緊閉。衆皆大驚，連忙下馬來，扶的扶，叫的叫。嚇得岳大爺大哭，叫道：「賢弟呀！休得如此，快些甦醒！」連叫數聲，總不見答應。岳大爺哭聲：「賢弟呀！你功名未遂，空手歸鄉，已是不幸；若再有三長四短，叫爲兄的回去，怎生見你令尊令堂之面？」說罷，又痛哭不止。衆人也各慌張。牛臯道：「你們不知王哥原沒有病的，想是昨夜吃了些東西，灌下幾碗冷茶，肚裏發起脹來；待我來替他醫醫看。便將手去王貴肚皮上，揉了一會，只聽得王貴肚裏邊，啣碌碌的，猶如雷鳴一般，響了一會，忽然放了許多臭水出來；再揉幾揉，竟撒出糞來，臭不可當。王貴微微甦醒，呻吟不絕。衆人忙將衣服與他換了。岳大爺道：「我們且在此暫息片時；湯兄弟可先到昭豐鎮上去，端正了安歇地方，以便調理。」

湯懷答應上馬，來到鎮上，但見人煙熱鬧，有幾個客店，挂著燈籠。左首一邊店主人，看見湯懷在馬上東張西望；便上前招接道：「客官莫非要打中火麼？」湯懷便跳下馬來，把手一拱道：「請問店主貴姓？」店主道：「小人姓方；這裏昭豐

鎮上有名的方老實，從不欺人的。」湯懷道：「我們有弟兄五個，是進武場的；因有一個兄弟，傷了些風寒，不能行走，要借歇幾天，養病好了方去，可使得麼？」方老實道：「小人開的是歇店，這又何妨？家裏儘有乾淨房屋，只管請來就是。若是要請太醫，我這鎮上也有，不必進城去請的。」湯懷道：「如此甚好，我去邀了回來。」遂上馬回轉，與衆兄弟說了。便攙扶了王貴上馬，慢慢的行到鎮上，在方家客寓住下。當日就煩方老實，去請了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飲食傷脾，又感了些寒氣；只要散寒消食，不妨事，就可好的。遂撮了兩服煎劑。岳大爺封了一錢銀子謝了，太醫自去。衆弟兄等就安心歇下，調理王貴。按下不表。

且說這太行山，金刀王善，差人打聽梁王被岳飛挑死，聖旨將宗澤削職歸農，停止武場；遂傳集了諸將軍師，並一衆嘍囉，便開言道：「目今奸臣當道，軍士離心；梁王雖然死了，卻幸宗澤削職，朝中別無能人。孤家意欲趁此興兵入汴，奪取宋室江山。卿等以爲何如？」當下軍師田奇，便道：「當今皇帝，以大興土木，萬民愁怨；舍賢用奸，文武不和。趁此時守防懈怠，正好興兵，不要錯過了。」王善

大喜，當時就點馬保爲先鋒，偏將何六何七等，帶領人馬三萬，扮做官兵模樣，分作三隊，先期起行；自同田奇等，率領大兵隨後。一路往汴京進發，並無攔阻。看來到南薰門外，離城五十里，放礮安營。這裏守城將士聞報，好不慌張。忙把各城門緊閉，添兵守護；一面入朝啓奏。徽宗忙登金鸞大殿，宣集衆公卿，降旨道：『今有太行山強寇，興兵犯闕，卿等何人領兵退賊？』當下衆臣你看我，我看你，並無一人答應。朝廷大怒，便向張邦昌道：『古言：「養軍千日，用在一朝。」卿等受國家培養有年，今當賊寇臨城，並無一人建策退兵；不辜負國家數百年養士之恩麼？』語聲未絕，只見班部中，閃出一位諫議大夫；出班奏道：『臣李綱啓奏陛下：王善兵強將勇，久蓄異心；只因畏懼宗澤，故爾不敢猖獗。今若要退賊軍，須得復召宗澤領兵，方保無虞。』聖上准奏。傳旨就命李綱宣召宗澤入朝，領兵剿賊。

李綱領旨出朝，就到宗澤府中來。早有公子宗方，出來迎接。李綱道：『令尊翁在於何處，不來接旨？』公子道：『家父臥病在牀，不能接旨，罪該萬死！』李綱道：『令尊不知害的什麼病證？如今卻在何處？』公子道：『自從鬧了武場，吃

恐，回來染了恁之證；如今臥在書房中。」李綱道：「既然如此，且將這聖旨供在中堂；煩引老夫到書房，去看看令尊如何？」公子道：「只是勞動老伯不當。」李綱道：「好說。」當時公子宗方，便引了李綱來到書房門首。只聽得裏邊鼾聲如雷，李綱道：「幸是我來，若是別人來，又道是欺君了。」公子道：「實是真病，並非假作。」說未了，只聽得宗澤叫道：「好好賊呀！」翻身復睡。李綱道：「令尊既是真病，待我覆了旨，再來。」說罷，抽身出來，公子送出大門。

李綱回至朝中俯伏奏道：「宗澤有病，不能領旨。」徽宗道：「害澤害何病證，可卽着太醫院前去醫治？」李綱奏道：「宗澤之病，因前日鬧了武場，受了驚恐，削了官職，憤恨填胸，得了恁之證，恐藥石一時不能療治；臣見他夢中大罵奸臣，此乃他的心病，必須心藥醫之。若萬歲降旨，將奸臣擊下，則宗澤之病，不藥自愈矣。」徽宗便問：「誰是奸臣？」李綱方欲啓奏，只見張邦昌俯伏金階先奏道：「兵部尚書王鐸，乃是奸臣。」朝廷准奏。卽傳旨將王鐸擊下，交與刑部監禁。看官，你道張邦昌爲甚反奏王鐸，將他擊下？要曉得奸臣是要有才情的方做得。他恐李綱奏出他三個，一連擊下，便難挽回了。今他先奏，把王鐸擊下，放在

天牢內；尋個機會，就可救他出來的。李綱想道：「這個奸賊，卻也知竅。也能，諒他也改悔前非了。」遂辭駕出朝，再往宗澤府中來。這裏宗澤見李綱覆命，慌忙差人打聽動靜；早已報知，朝廷現將王鐸擊下天牢，今李綱復來宣召。只得出來接旨，到大廳上；李綱將張邦昌先奏擊下王鐸之事，一一說知。宗澤道：「只是太便宜了這奸賊。」兩人遂一同出了府門，入朝見駕。朝廷即復了宗澤原職，領兵出城退賊。張邦昌奏道：「王善烏合之衆，陛下只消發兵五千與宗澤前去，便可成功。」朝廷准奏，命兵部發兵五千與宗澤，速去退賊。宗澤再要奏時，朝廷已捲簾退朝進宮去了；只得退出朝門。向李綱道：「打虎不着，反被虎傷。」如何是好？」李綱道：「如今事已至此，老元戎且請先領兵前去；待我明日再奏聖上，添兵接應便了。」當時二人辭別，各自回府。

到了次日，宗爺到校場中，點齊人馬，帶領公子宗方一同出城。來到車駝岡，望見賊兵約有四五萬，因想：「我兵只有五千，怎能敵得他過？」便傳令將兵馬齊上車駝岡上紮營。宗方稟道：「賊兵衆多，我兵甚少；今爺爺傳令於岡上安營，倘賊兵將岡圍困，如何解救？」宗澤拭淚道：「我兒，爲父的豈不知天時地利？奈我

被奸臣加害，料想五千人馬，怎能殺退這四五萬嘍囉？如今紮營於此，我兒好生固守，待爲父的單槍獨馬，殺入賊營。若得倣倖殺敗賊兵，我兒卽率兵下岡助陣；倘爲父的不能取勝，死於陣內，以報國恩，我兒可卽領兵回城，保你母親家眷回歸故土，不得留戀京城。』分付已畢，卽匹馬單槍出本營，要去獨踞金刀王善的營盤。這宗留守平日間，最是愛惜軍士的；衆人見他要單身獨騎去踞賊營，就有那隨征的千總遊擊，百戶，隊長一齊攔住馬前道：『大老爺要往那裏去？那賊兵勢大，豈可輕身以蹈虎穴？卽使要去，小將們自然效死相隨，豈有讓大老爺一人獨去之理？』宗澤道：『我豈不知賊兵衆盛？就帶你們同去，亦無濟於事；不若捨吾一命，保全爾等罷。』衆軍士再三苦勸，宗爺那裏肯聽；竟一馬衝入賊營，大叫一聲：『賊兵當我者死！避我者生！看宗留守來踞營也！』

這些衆嘍囉聽見，擡頭看時；但見宗老爺

頭帶鐵幘頭，身披烏油鎧，內襯皂羅袍；坐下烏騾馬，手提鐵桿槍，面如鍋底樣；一陪白鬚鬚，好似天神降。

那宗老爺把槍擺一擺，殺進營來；人逢人倒，馬遇馬傷。衆嘍囉那裏抵擋得

住？慌忙報進中營道：「啟大王：不好了！今有宗澤單人匹馬，踹進營來，十分利害，無人抵擋，請大王定奪。」王善心中想道：「那宗澤乃宋朝名將，又是忠臣；今單身殺進營來，必然是被奸臣算計，萬不得已，故此拚命。孤家若得此人歸順，何愁江山不得到手？」就命五營大小三軍：「速出迎敵；只要生擒活捉，不許傷他性命！」衆將答應一聲：「得令！」就將宗澤老爺重重疊疊圍裏攏來，大叫：「宗澤，此時不下馬，更待何時？」正是：

英雄矢志受人欺，日色無光戰馬疲。

得意狐狸強似虎，敗翎鸚鵡不如雞。

畢竟不知宗老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岳飛破賊酬知己
施全剪徑遇良朋

韓門昨日感恩深，報效捐軀建上勳。

白鵲旗邊懸賊首，紅羅山下識良朋。

話說那宗留守老爺，一人一騎，獨踞王善的營盤，卻拚一死；不要說是衆寡不敵，倘然賊兵一陣亂箭，這宗老爺，豈不做了一個刺蝟？只因王善出令，要捉活的，所以不致傷命。但是賊兵一重一重，越殺多越，一層一層，圍得水泄不通，如何得出；且按下慢表。

卻說這昭豐鎮上，王貴病體略好些，想要吃茶；岳大爺叫：『湯懷兄弟，你可到外邊去，與主人家討一杯茶，與王兄弟吃。』湯懷答應一聲，走到外邊來；連叫了幾聲，並沒個人答應。只得自己到爐子邊去，扇了一會；等得滾了，泡了一碗茶。方欲轉身，只聽得推門響；湯懷回頭看時，卻是店主人同著小二兩個，慌慌張張的

進來。湯懷道：『你們那裏去了？使我叫了這半天，也不見個人影兒。』店主人道：『正要與相公說：今有太行山大盜起兵來搶都城；若是搶了城也罷了，倘若被官兵殺敗了，轉來就要逢村搶村，遇鎮搶鎮，受他的累。因此我們去打聽打聽消息，倘若風色不好，我們這裏鎮上人家，都要搬到鄉間去躲避；相公們是客邊，也要收拾收拾，早些回府的妙。』湯懷道：『原來有這等事。不妨的，那些強盜若曉得我們在此，決不敢來的；恐怕曉得了，還要來納些進奉，送些盤纏來與我們哩。』這店小二呷著嘴道：『霹靂般的事，這相公還講著沒氣力的閒話。』湯懷笑了一笑，自拿了茶走進來，遞與王貴吃了。

岳大爺便問：『湯兄，你去取茶，怎去了這許多時？王兄弟等著吃，等他心焦。』湯懷便將店主人的話說了一遍。岳大爺便叫店主人進來，問道：『你方纔這些話，是真是假？恐怕還是訛傳？』店主人道：『千真萬確。朝廷已差官往前去征剿了。』岳大爺道：『既如此，煩你與我快去做起飯來。』店主人只道他們要吃了飯起身回去，連忙答應了一聲，如飛往外邊去做飯，不提。

且說岳大爺對衆兄弟道：『我想朝廷差官領兵，必然是恩師宗大人。』湯懷道：『哥哥何以見得？』岳大爺道：『朝廷俱是姦臣，貪生怕死的，那裏肯衝鋒打仗？只有宗大人肯實心爲國的。依愚兄主意，留牛兄弟在此相伴王兄弟；我同着二位兄弟，前去打探看。若是恩師，便助他一臂；若不是，回來也不遲。』湯張二人聽了，好不歡喜。牛臯就叫將起來道：『王哥哥的病已好了，留我在此做什麼？』岳大爺道：『雖然好了，沒有個獨自丟他一個在此的；爲兄的前去相助恩師，只當與賢弟同去一樣。』牛臯再要開言，王貴將手暗暗的在牛臯腿上捻了一把。牛臯便道：『什麼一樣不一樣，不要我去就罷。』

正說之間，店小二送進飯來；王貴本不吃飯，牛臯賭氣也不吃。三個人吃了飯，各自披掛了，提著兵器出店門上馬而去。這裏牛臯便問：『王哥哥，你方纔捻我一把，做什麼？』王貴道：『你這獸子！大哥既不要你去，說也徒然。你曉得我爲何生起病來？』牛臯道：『我不曉得。』王貴道：『我對你說了罷：只因我那日在教場中，不曾殺得一個人，故此生出病來。你不聽，如今太行山強盜，去搶奪京城，必然人多在那裏；我捻你這一把，叫你等他三個先去，我和你隨後趕去，不要

叫大哥曉得，殺他一個暢快。只當是我病後，吃一料大補藥，自然全好了。你道我該去不該去。』牛鼻拍手道：『該去該去！』於是二人也把飯來吃了，被掛端正；託店主人照應行李：『我們去殺退了賊兵就來。』出門上馬，提著兵器，亦望南薰門而來。

且說岳大爺三人，先來到牟駝岡；擡頭觀看，果然是宗澤的旗號。岳大爺叫聲：『哎喲！恩師精通兵法的，怎麼紮營在岡上？此乃不祥不兆，我們且上岡去，看是如何。』三人乘馬上岡。早有小校報知宗公子，下岡相迎，接進營中。岳大爺便問：『令尊大人素練兵術，精通陣法，卻為何結營險地？倘被賊兵圍絕汲水打糧之道，如何是好？』宗方淚流兩頰，便將『被奸臣陷害，不肯發兵；老父滿拌一死，以報朝廷，故爾駐兵於此，匹馬單槍，已蹣入賊營去了。』說與岳大爺知道。岳大爺道：『既如此，公子可速為接應！待我愚弟兄下去，殺入賊營內，救出恩師便了。』便叫：『湯兄弟可從左邊殺進，張兄弟可從右邊殺進，愚兄從中央衝入；如有那個先見恩師的，卽算頭功。』湯懷道：『大哥，你看，這許多賊兵，一時那

裏殺得盡？」岳大爺道：「賢弟，我和你只要擒拿賊首，救出恩師，以酬素志，何必慮那賊兵之多寡？」二人便道：「大哥說得是。」

你看他吼一聲，三個人奮勇當先，湯懷舞動這管爛銀槍，從左邊殺進去；

猶如是毒龍出海，

渾似那惡虎離山。

衝進營中，那些嘍囉，怎能抵擋得住？這張顯把手中鉤連槍擺開，從右邊殺進去，橫衝直撞，只見：

半空中大鵬展翅，

斜刺裏獅子搖頭。

殺得嘍囉馬仰人翻，神號鬼哭。那岳大爺

頭帶著爛銀盔，身披著鎖子甲。銀鬃馬，正似白龍戲水；灑泉槍，猶如風舞梨花。渾身雪白，遍體銀裝。馬似掀天獅子，人如立地金剛。槍來處，人人喪命；馬到時，個個身亡。正是：

斬堅入陣救忠良，賊將當鋒盡滅亡。

初出成功強寇滅，岳侯名望至今香。

擺動手中這桿灑泉槍，衝入營中；大叫一聲：「岳飛來也！」

這宗留守被衆賊困在中央，殺得氣喘不住；但聽得那些賊兵口中聲聲只叫：「宗澤，俺家大王有令，要你歸降；快快下馬，免你一死。」正在危急之際，猛聽得一片喊聲叫道：「槍挑小梁王的岳飛殺進來了！」宗老爺暗想：「這岳飛回去，難道是夢裏不成？」正在疑惑，只聽得一聲吶喊，果然岳飛殺到面前。宗澤大喜，高叫：「賢弟，老夫在這裏。」岳大爺上前叫聲：「恩師，門生來遲，望乞恕罪！」話聲未絕，只見湯懷從左邊殺來，張顯從右邊殺來。岳大爺便叫：「二位兄弟，恩師在此，且併力殺出營去。」宗爺此時好生歡喜，四個人併在一堆，逢人便殺，好似砍瓜切菜一般。

不道那牛皋王貴，恐怕那些賊兵，被他三個殺完了；因此急急趕來。將到營門，擡頭一望，滿心歡喜，說道：「還有！還有！」王貴道：「牛兄弟，且慢些上來；等我先上去吃兩貼補藥，補著精神！」牛皋道：「王哥，你是病後，且讓我先上去燥燥脾胃。」你看他拍著烏騾馬，舞動雙鐵錘，狠似玄壇再世；那王貴騎著紅馬，使開大刀，猛如關帝臨凡。一齊殺入營來，真個是人逢人倒，馬遇馬傷。那些嘍囉，忙報與王貴道：「啓上大王爺，不好了！前營殺進三個人來，十分利害！不

道背後，又有一個紅人，一個黑人，殺進來，兇惡得緊！無人抵敵，請命定奪。」王喜聽了大怒，叫：「備馬來！待孤家親自去擊他。」左右答應一聲：「得令！」帶馬的帶馬，擡刀的擡刀。王善忙忙上馬，提刀衝出營中。嘖嘖吆喝一聲：「大王來了！」王貴看見，便道：「妙吓！大哥常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就一馬當先，逕奔王善。牛鼻大叫：「王哥哥，不要動手，這貼補藥，我要吃的！」這一聲喊，猶如半空裏起個霹靂。王善吃了一驚，手中金刀鬆得一鬆，早被王貴一刀，連肩帶背砍於馬下。王貴下馬取了首級，挂在腰間；看見王善這口金刀，好不中意，就把自己的刀撇下，取了金刀，跳上馬來。牛鼻見了，急得心頭火起，便想：「我也要尋一個這樣的殺殺，纔好出氣。」便舞開雙鋼，逢著便打。正在發瘋，早被岳大爺看見，心中暗想：「難道他做了王貴，竟自前來不成？」正要上前來問，忽見王貴腰間挂著人頭，從斜刺裏將賊將鄧成追將下來；正遇岳大爺馬到，手起一槍，鄧成翻身落馬，復一槍，結果了性命。田奇舉起方天畫戟，正待來救；被牛鼻左手一鋼，挑開了畫戟，右手一鋼，把田奇的腦蓋打得粉碎，跌下馬來，眼見得不活了。那些衆賊兵，看見主帥軍帥已死，料難抵擋，大潰奔逃。

山頂上宗方公子，看見賊營已亂，領兵衝下，直抵賊營亂殺。衆賊乞降者萬餘，殺死者不計其數；逃生者不上千餘人。宗澤分付鳴金收軍，收拾遺棄的旗幟衣服，兵器，糧食，不計其數。又下令將降兵另行紮營住下，自己擇地安營，等待次日進城。

岳飛等拜辭宗澤，卽欲起身回去。宗澤道：『賢契等有此大功，豈宜就去？待老夫明日進朝奏過天子，自有好音。』岳飛應允，就在營中歇了一夜。到了次日，宗爺帶領兄弟五人，來到午門；宗爺入朝，俯伏金階啓奏道：『臣宗澤奉命領兵殺賊，被賊兵圍困，不能衝出；幸得湯陰縣岳飛……等弟兄五人，殺入重圍，救了臣命，又誅了賊首王善，並殺了賊將軍師鄧成田奇……等，俱有首級報功。降兵一萬餘人，收得車馬糧草兵械，不計其數。候旨發落。』徽宗聽奏大喜，傳旨命：宗澤平身，宣岳飛等五人上殿見駕。五人俱俯伏，三呼已畢。徽宗就問張邦昌：『岳飛等五人，如此大功，當封何職？』邦昌遂奏道：『若論破賊，該封大官；只因武場有罪，可將功折罪，權封爲承信郎，俟日後再有功勞，另行陞賞。』徽宗准奏。傳下旨來，岳飛謝恩退出。又命戶部收點糧草，兵部安貯降兵；其餘器械財帛，盡行

入庫，各官散班退朝。宗澤心中大怒，暗罵：『奸賊！如此妬賢嫉能，天下怎得太平？』

列位，你道這承信郎，是什麼前程？就是如今千把總之類，故此宗爺十分懊惱。但是聖上聽了奸臣之話，已經傳旨，亦不好再奏；只得隨著衆官散朝，含怒回府。只見岳飛等俱在轅門首伺候。宗澤忙下馬，用手相攜，同進轅門；到了大堂，坐定。宗澤道：『老夫本欲力薦大用，不期被奸臣阻抑；我看此時非是幹功名的時候，賢契等不如暫請回鄉，再圖機會罷了。老夫本欲屈留賢契居住幾日，只因自覺赧顏。』岳大爺道：『恩師大德，門生等沒齒不忘；今承台諭，就此拜別。』宗爺雖如此說，心中原是不捨；只因奸臣當道，若留他在京，恐怕別生禍端，只得再三珍重屬付，送出轅門。

岳大爺弟兄五人，辭了宗爺，回到昭豐鎮上；收拾行李，別了店主人，一路望湯陰縣而來。有詩曰：

浩氣沖霄貫斗牛，萍蹤梗跡嘆淹留。

奇才大用知何日？李廣誰憐竟不侯！

岳大爺弟兄五個，在路上談論奸臣當道，難取功名。牛臯道：『雖不得功名，也吃我殺得爽快！有日把那朝內奸臣，也是這樣殺殺纔好。』岳大爺道：『休得胡說！』王貴接口道：『若不是大哥，我們在朝內，就把那個什麼張邦昌，揪將下來，一頓拳頭打死了！拌得償了他一命，倘不殺了我的頭，不過把我充了軍。』湯懷道：『你這冒失鬼！若是外頭打殺了人，將一命抵一命；皇帝金殿上打了人，就是欺君的罪名，好不利害哩！』

且說五個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路閒講，忽見前面一夥客人，約有十多個，慌張失智，飛奔而來。見那五個人在馬上說說笑笑的走路，內中一人便喊道：『前邊去不得，你們快往別處走罷。』一面說，一面就走。張顯就下馬趕回來，一把扯住了一個道：『你且說說，如何前邊去不得？』那人苦掙不脫，著了急，便道：『前邊紅羅山下，有強盜阻路；我們的行李，多被搶去了。走得快，逃了性命。我好意通你個信，你反扯住我做什麼？』張顯道：『原來有強盜，怎麼大驚小怪？』把手一放，那個人撲地一交，爬起來飛奔去了。張顯便向岳大爺道：『說前面有個把小』

強盜，沒甚大事。」牛鼻大喜道：「快活！快活！又是好買賣到了！」岳大爺道：「休得如此，也要小心爲妙。湯兄弟可先去探聽，我們隨後就來。」遂一齊披掛好了。

湯懷一馬當先，來到一座山邊；只見山下一人，坐一匹紅砂馬，手提大刀，攔住喝道：「擊買路錢來！」湯懷道：「你要買路錢吓？什麼大事，只問我夥計要便了。」那人道：「你夥計在那裏？」湯懷把手中爛銀槍一擺，說道：「這就是我的夥計！」那人大怒，舉起大刀，照著湯懷頂門上砍來。湯懷把槍一舉，架開刀分心刺來。那人在馬上把身子一閃，還刀就砍。刀來槍架，槍去刀迎，戰一二十個回合，真是對手，沒個高下。恰好岳大爺等四個人，一齋都到；看見湯懷，戰那人不下，張順把鉤連槍一擺，喝聲：「我來也！」話聲未絕，山上一人紅戰袍，金鎧甲，手提點鋼槍，拍馬下山，接住張順廝殺。王貴舉起金刀，上前助戰。山上又跑下一人，但見他面如黃土，遍體金裝；坐下黃驃馬，手把三股托天叉，接住王貴大戰。牛鼻看得火起，舞動雙劍打來。只見一人生得青面獠牙，領下無鬚，坐著青鬃馬，手舞狼牙棒，抵住牛鼻接戰。岳大爺想道：「不知這山上有多少強盜？看他四對人

相殺，沒甚高低；我若不去，如何分解？」便把雪花鬃一拍，卻待向前；只聽得山上鑿鈴響處，一個人帶一頂爛銀盔，穿一副白鎧甲，坐下白戰馬，手執一枝畫桿爛銀戟，大聲喝道：「我來也！」不分皂白，望著岳大爺舉槍就刺。岳爺把槍一逼，搭上兵器。不上五六個照面，七八個回合，那人把馬一拍，跳出圈子，叫聲：「少歇，有話問你。」岳大爺把槍收住，便道：「有話說來。」那人道：「我看你有些面善，不知從那裏會來？一時想不起，你且說是姓甚名誰？從那裏而來？」岳大爺道：「我等是湯陰縣舉子，在武場不第而回；那裏認得你們這班強盜！」那人道：「莫不是槍挑小梁王的岳飛麼？」岳大爺道：「然也。」那人聽了，慌忙下馬來，插了戟，連忙行禮道：「穿了盔甲，一時再認不出，多多得罪了！」岳大爺亦下馬來，扶住道：「好漢請起，為何認得小弟？」那人道：「且待小弟喚那幾個兄弟來，再說便了。」正是：

一笑三生曾有約，

算來都是會中人。

不知那人如何認得岳飛，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金兀朮興兵入寇

陸子敬設計禦敵

漁陽鞞鼓動喧天，易水蕭蕭星斗寒。

鐵騎金戈來北塞，煙塵笳角滿關山。

卻說那人上前一步，高聲叫道：「列位兄弟，休得動手，都來說話。」那四個人正戰到好處，忽聽得那人叫，便一齊收住兵器，上前來道：「我們要捉拿那廝，不知大哥爲何呼喚小弟們？」那人指著岳大爺道：「此位正是挑梁王的岳飛。」四人聽見，便一齊下馬，來與岳飛行禮。岳大爺亦叫湯懷衆兄弟，一齊過來見了禮。便問那用戟的道：「請問衆位好漢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施，名全；這用刀的兄弟，喚做趙雲；那使槍的兄弟，叫做周青；拿叉的，叫梁興；用狼牙棒的，名青；我們五個，是結義弟兄。因來搶武狀元，不意被大哥挑死梁王，散了武場。小弟等欲待回家，怎奈囊空羞澀，思量又無家小，不如投奔大哥。來到紅羅山下，恰遇著一班毛賊攔路，被我們殺了，衆人們留我爲主，因此在此胡亂取些金銀

財帛，以作進見之禮。不想在此相遇，適纔冒犯，幸勿介意。」岳大爺大喜。施全等忙請衆位上山，擺了香案，一齊結爲兄弟；各各收拾行李，跟隨岳大爺一齊回轉湯陰居住。終日修文演武，講論兵術戰法。按下慢表。

且說那北地女真國黃龍府，有一個總領狼主，叫做完顏烏骨達，國號大金。生有五子：大太子名爲粘罕，二太子名爲喇罕，三太子罕答，四太子兀朮，五太子澤利。又有左丞相哈哩強，軍師哈迷蚩，參謀勿迷西，大元帥粘摩忽，二元帥皎摩忽，三元帥奇溫鐵木真，四元帥烏哩布，五元帥瓦哩波。管下六國三川多少地方。每想中原花花世界，一心要奪取宋室江山。一日老狼主登殿，當有番官上殿啓道：「軍師回來了。」老狼主命宣來。當時哈迷蚩上殿，俯伏朝見已畢，奏道：「狼主萬千之喜！」老狼主道：「有何喜事？」哈迷蚩奏道：「臣到中原探聽消息，老南蠻皇帝讓位與小皇帝靖康；這小皇帝自即位以來，不理朝政，專聽那些奸臣用事，貶黜忠良。兼之那些關塞上邊，並無好漢保守。今狼主要奪中原，只消撥兵前去，包管一鼓而可得也。」老狼主聞奏大喜，卽擇定了十五日吉利日子，往教場中挑選

掃宋大元帥；出榜通衢，曉諭軍民人等，都到教場比武。各官領旨退朝。

到了那日，老狼主攏駕到教場中，來到演武廳上坐下。兩邊文武官員，朝見已畢，站立兩旁。

那演武廳前，有一座鐵龍——原是先王遺下鎮國之寶——重有一千餘斤。老狼主即命番官傳旨高叫道：『不論軍民人等，有能舉得起這鐵龍者，即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之職。』旨意一下，那王子，平章，軍丁，將士，個個想做元帥；這個上來搖一搖，漲得臉紅，那個上來拔一拔，掙得面赤，好像蜻蜓撼石柱，俱各滿面羞慚，退將下去。老狼主道：『當年項羽拔山，子胥舉鼎；難道我國枉有這許多文武，就沒個舉得起這千斤之物？』正在煩惱，忽然旁邊閃出一人，但見他生得——臉如火炭，髮似烏雲；虬眉長髯，闊口圓睛。身長一丈，膀闊三停。

分明是很金剛下降，卻錯認開路神猙獍。

原來是老狼主第四個太子，名喚兀朮；他本是天上赤鬚龍下降，要來擾亂宋室江山的。當下上前俯伏奏道：『臣兒能舉這鐵龍。』老狼主聽了，大喝一聲：『與我綁去砍了！』左右番軍答應一聲，登時就把兀朮綁起。

列位看官，你道老狼主聽見自家兒子能舉鐵龍，應該歡喜，爲何反要殺他起來？只因有個原故。那兀朮雖然生長番邦，酷好南朝書，最喜南朝人物；常常在宮中學穿南朝衣服，因此老狼主甚不歡喜他。今日見無人舉得起鐵龍，心中正在煩惱；卻見他挺身出來，一時怒起，要將他斬首。早有軍師哈迷蚩連忙奏道：『今日選將之期，正要觀太子武藝，如何反要將他斬首？乞狼主詳察！』老狼主道：『軍師有所不知。你看滿朝王子，各平章武將，尙舉不起；量他有甚本領，出此大言。這等狂妄之徒，不殺了，留他何用？』哈迷蚩又奏道：『凡人不可貌相。依臣愚奏，且命四太子去舉鐵龍；若果然舉得起，卽封爲前職，去奪中原，得了宋朝天下，此乃狼主洪福；倘若舉不起，然後殺他，也叫他死而無怨。』老狼主依奏，卽命將兀朮放了，叫他去舉鐵龍；若舉不起，卽時斬首，以正狂妄之罪。

番軍領旨，卽將兀朮放了綁。兀朮謝了恩，下廳來，仰天暗暗祝告：『我若進得中原，搶得宋朝天下，望神力護佑，舉起鐵龍。若進不得中原，搶不得宋朝天下，便舉不起鐵龍，死於刀劍之下。』祝罷，就左手撩衣，右手將鐵龍前足一舉，就舉起來；高叫：『父王，臣兒舉鐵龍哩！』老狼主一見大喜；各殿下，各平章，

那個不稱贊；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齊聲喝采，俱說：『西殿下真是天神！』

那兀朮將鐵龍連舉三舉，哄曬一聲，將龍撩在半邊；上廳來，拜見父王繳旨。老狼主即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總領六國三川兵馬；帶領軍師參謀，左右丞相，各位元帥，並那各邦小元帥。選定良辰吉日，發兵五十萬，祭了珍珠寶雲旗，辭別父王，進兵中原。真個人如惡虎，馬似遊龍；旌旗蔽日，金鼓喧天。

且說兀朮領兵在路行了一月有餘，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乃是潞安州。此關有個鎮守潞安節度使，姓陸，名登，表字子敬；夫人謝氏；止生一子，年方三歲。這位老爺，綽號小諸葛，手下有五千多兵；乃是宋朝名將。這日坐公堂，忽有探子來報：『啓上大老爺，不好了！今有大金國差主帥完顏兀朮，帶領五十萬人馬，來犯潞安州，離此只有百里之遙了。』陸節度聽見，吃了一驚；賞了探子銀牌，一面分付再去打聽。

即時令旗牌出去，把城外百姓，盡行收拾進城居住；把房屋盡行拆了，等太平時，照式造還。又令各營將士上城緊守；又差旗牌到鋪中，給償官價，收買斗缸；

每一箇城梁，安放一隻，命木匠做成木蓋蓋了。令軍士在城上派定五個城梁，砌成竈頭三個。又令製造糞桶一千隻，桶內裝滿人糞。又取碗口粗的毛竹一萬根，細小竹一萬根，及棉花破布萬餘斤，做成噴筒；一面水關上，下了千斤閘，庫中取出銅鐵來，畫成鏢鉤樣子，叫鐵匠照式打造鐵鉤，縛在網上。又在庫內取出數千桶毒藥，調入人糞之內，放在城上鍋內煎熬，放入缸內；專等番兵到城下，將滾糞灑下。若是番兵黏著此糞，即時爛死。晚上將鉤網布在城頭之上，以防番兵爬城。

料理已畢，然後親自修下一道告急本章；差官星夜前往汴梁，求朝廷發兵來救應。陸老爺恐怕救兵來遲，失了潞安州，不打緊；那時連汴梁亦難保守，放心不下，又修了兩道告急文書：一道送至兩狼關主兵韓世忠處；一道送與河間府太守張叔夜，求他兩人發兵前來相助。差人出城去了，陸老爺自家就率領三軍，上城保守，晝夜巡查。正是：

設就陷坑擒虎豹，

安排鐵網捉蛟龍。

花開兩朵，各在一枝。書中慢講陸老爺準備停當；再說兀朮領兵，一路滾滾而

來，來到了潞安州，離城五十里，放礮安營。陸老爺在城上觀看番兵，果然厲害。但見——

滿天生怪霧，徧地起黃沙。但聞那扑通通鼓聲敲，又聽得呷嗚嗚胡笳亂動。東南上千條鋼鐵棍狼牙棒，西北裏萬道銀鎚戟虎頭牌。來一陣藍青臉，朱紅髮，竅唇露齒，真個奇形怪樣；過兩隊鎚播頭，板刷眉，環睛暴眼，果然惡貌猙獰。波斯帽，牛皮甲，腦後插雙雙雉尾；烏號弓，雁翎箭，馬項掛纍纍毛。旗旛錯雜，難分赤白青黃；兵器縱橫，那辨刀槍劍戟。真個「滾滾征塵隨地起，騰騰殺氣蓋天來。」

有詩曰：

一旦金人戰陣開，縱橫戈戟起塵埃。

胡笳吹徹軍心震，刁斗聲驚客夢回。

鬼泣神號悲切切，妻離子散哭哀哀。

人心不肯存公道，天降刀兵劫運來！

城上那些兵將見了，好不害怕；有的要乘金人初到，出去殺他一陣。陸老爺

道：「此時彼兵銳氣正盛，只宜堅守，等候救兵來到再處。」那時衆將士，俱各遵令防守，專等救兵，不題。

且說兀朮在牛皮帳中，問軍師道：「這潞安州是何人把守？」哈迷蚩道：「這裏節度使，是陸登；綽號小諸葛，極善用兵的。」兀朮道：「他是個忠臣？還是奸臣？」軍師道：「是宋朝第一個忠臣。」兀朮道：「既如此，待某家去會會他。」當時隨即傳下號令，點起五千人馬，同著軍師，出了營來；衆番兵吹著喇叭，打着皮鼓，殺到城下。

陸登分付軍士：「好生看守城池，待我出去會他一會。」當時下城來，提著槍，翻身上馬；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聲礮響，匹馬單槍，出到陣前。擡頭一看，見那兀朮——

頭帶一頂金鑲象鼻盔，金光閃爍；旁插兩根雉雞毛，左右飄分。身穿大紅織錦繡花袍，外罩黃金嵌就龍麟甲；坐一匹四蹄點雪火龍駒，手拿著螭尾鳳頭金雀斧。好像開山力士，渾如混世魔王。

大叫一聲：『來者莫非就是陸登否？』陸登道：『然也。』

那兀朮也把陸登一看，但見他——

頭帶大紅結頂赤銅盔，身穿連環鎖子黃金甲。走獸壺中箭比星，飛魚袋內弓如月。真個英雄氣象，蓋世無雙；人材出衆，豪傑第一！

兀朮暗想：『果然中原人物，比衆不同。』便開言叫聲：『陸將軍！某家領兵五十萬，要進中原去取宋朝天下；這潞安州，乃第一個所在。某家久聞將軍第一好漢，特來相勸；若肯歸降了某家，就官封王位，不知將軍意下若何？』

陸登道：『你是何人？通名來。』兀朮道：『某家乃大金國總領狼主殿前四太子，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的便是。』陸登大喝一聲：『胡說！天下有南北之分，各守疆界。我主仁德遠布，存爾醜類，不加兵刀。爾等不思謹守臣節，反提無名之師，犯我邊疆，勞我師旅，是何道理？』兀朮道：『將軍說話差矣！自古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爾宋朝皇帝，肆行無道，去賢用奸，大興土木，民怨天怨。因此我主興仁義之師，救百姓於倒懸。將軍及早應天順人，不失封侯之位；倘若執迷，只恐你這小小城池，經不起。那時踏爲平地，玉石俱焚，豈

不悔之晚耶？」陸登大怒，喝道：「奸奴才！休得胡言，照老爺的槍斃。」噹的一槍，望兀朮刺來。兀朮舉起金雀斧革噹一響，掀開槍，回斧就砍。陸登輪槍接戰，戰有五六個回合；那裏是兀朮對手，招架不住，只得帶轉馬頭便走。兀朮從後趕來。陸登大叫：「城上放礮！」這一聲叫，兀朮回馬便走。城內放下吊橋，接應陸登進城。陸登對衆將道：「這兀朮果然厲害，爾等可小心堅守，不可輕視了他。」

且說兀朮收兵進營，軍師問道：「適纔陸登單騎敗走，太子何不追上前去拿住他？」兀朮道：「陸登一人出馬，必有埋伏；况他大礮打來，還趕他做甚？」軍師道：「太子言之有理。」

當過了一夜。次日，兀朮又到城下討戰；城上將免戰牌掛起，隨你叫罵，總不出戰。守了半個多月，兀朮心焦起來，遂命烏國龍，烏國虎，去造雲梯；令三元帥奇溫鐵木真，領兵五千個打頭陣，兀朮自領大兵爲後隊。來到城河，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當了吊橋，以渡大兵過河；將雲梯向城牆扯起，一字擺開，令小番一齊爬城。將近上城，那城上也沒甚麼動靜。兀朮想道：「必然那陸登逃走了。不然，怎

的城上沒個守卒？」正揣想間，忽聽得城上一聲礮響，滾糞打出；那些小番，個個翻下雲梯，盡皆跌死。城上軍士，把雲梯盡皆扯上城去了。兀朮便問軍師：「怎麼這爬城軍士跌下來盡皆死了？卻是爲何？」哈迷蚩道：「此乃陸登滾糞打人，名爲臘汁，黏著一點卽死的。」兀朮大驚，忙令收兵回營。這裏陸登叫軍士，將跌死小番，取了首級，號令城上。把那些雲梯，打開劈碎，又好煎熬滾糞，不表。

且說兀朮在營中與軍師商議道：「白日爬城，他城上打出糞來，難以躲避；等待黑夜裏去，看他怎樣？」算計已定。到了黃昏時候，仍舊領兵五千，帶了雲梯，來到城河邊；照前渡過了河，將雲梯靠著城牆，令番兵一齊爬將上去。兀朮在那裏暗中，看那城上並無燈火；那小番一齊俱已爬進城梁，心中大喜。向軍師道：「這遭必得潞安州了！」說還未了，只聽得城上一聲礮響，一霎時，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日；把那小番的頭，盡皆拋下城來。兀朮看見，眼中流淚；問軍師道：「這些小番，怎麼被他都殺了？卻是爲何？」哈迷蚩道：「臣也不解其意。」原來那城上是將竹子撐著絲網，網上盡掛著倒鬚鉤，平平撐在城上，懸空張着；那些爬城番

兵，黑暗裏看不明白，蹣在網中，所以盡被殺了。兀朮見此光景，不覺大哭起來，衆平章和勸回營。兀朮思想此城攻打四十餘日，不得成功，反傷了許多軍士，好不煩惱。

軍師看見兀朮如此，勸他出營打圍散悶。兀朮依允，點起軍士，帶了獵犬鷄鷹，望亂山茂林深處打圍。遠遠望見一個漢子向林中躲去，軍師便向兀朮道：「這林子中有奸細。」兀朮就命小番進去搜獲。不一時，小番捉得一人，送到兀朮面前跪著。兀朮道：「你是那裏來的奸細？快快說來！若支吾半句，看刀伺候。」

不因這個人說出幾句話來，有分教：

大膽軍師，割去鼻子真好笑；

忠良守將，勿下頭顱實可欽。

不知那人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下假書哈軍師割鼻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

殉難忠臣有幾人？陸登慷慨獨捐身。

丹心一點朝天闕，留得聲名萬古新！

卻說當時小番捉住那人，兀朮便問：『你好大膽！孤家在此，敢來捋虎鬚。實是那裏來的奸細？快快說來！若有半句支吾，看刀伺候。』那人連忙叩頭說道：『小人實是良民，並非奸細；因在關外買些貨物，回家去賣。因王爺大兵在此，將貨物寄在行家，小人躲避在外；今聞得大王軍法森嚴，不許取民間一草一木，小人得此消息，要到行家取貨物去。不知王爺駕來，迴避不及，求王爺饒命！』兀朮道：『既是百姓，饒你去罷。』軍師忙叫：『主公，他必是個奸細；若是百姓，見了狼主，必然驚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今他對答如流，並無懼色，百姓那有如此大膽？如今一帶他回大營，細問情由，再行定奪。』兀朮分付小番：『帶了那人回營。』兀朮打了一會圍，回到大營坐下；取出那人細細盤問。那人照前說了一

遍，一句不改。兀朮向軍師道：『他真是百姓，放了他去罷。』軍師道：『既要放他，也要將他身上搜一搜。』遂自己走下來，叫小番將他身上細細搜檢，並無一物。軍師將那人兜屁股一脚，喝聲：『去罷！』不期後邊滾出一件東西。軍師道：『這就是奸細帶的書。』兀朮道：『這是什麼書？如何這般的？』軍師道：『這叫做「蠟丸書」。』遂拔出小刀將蠟丸破開，內果有一團細紙；摸直了一看，卻是兩狼關總兵韓世忠，送與小諸葛陸登的書。上說：『有汴梁節度孫浩，奉旨領兵前來，助守關隘，如若孫浩出戰，不可助陣，他乃張邦昌心腹，須要防他反覆。即死於番陣，亦不足惜。今特差趙得勝遠知，伏乞鑒照，不宣。』兀朮看了，對軍師道：『這封書沒要緊。』軍師道：『狼主不知，這封書雖然平淡，內中卻有機密；譬如孫浩提兵前來，與狼主交戰，若是陸登領兵來助陣，只消暗暗發兵，一面就去搶城。倘陸登得了此書，不出來助陣，堅守城池，何日得進此城？』兀朮道：『既如此，計將安出？』軍師道：『待臣照樣刻起他紫綬印來，套他筆蹟，寫一封書教他助陣；引得他出來，我這裏領大兵，將他重重圍住。一面差人領兵搶城，事必諧矣。』兀朮大喜，便教軍師快快打點，命把奸細砍了。軍師道：『這個奸細，

不可殺他，臣自有用處，賞了臣罷。」兀朮道：「軍師要他，領去便了。」到了次日，軍師將蠟丸書做好了，來見兀朮。兀朮便問：「誰人敢去下書？」問了數聲，並沒個人答應。軍師道：「做奸細，須要隨機應變；既無人去，待臣親自去走一遭罷。臣去時，倘然有甚差失，只要狼主照顧臣的後代罷了。」兀朮道：「軍師放心前去，但願事成，功勞不小。」

卻說哈迷蚩扮做趙得勝一般裝束，藏了蠟丸，辭了兀朮出營。來到弔橋邊，輕輕叫：「城上放下弔橋，有機密事進城。」陸登在城上見是一人，便叫放下弔橋。哈迷蚩過了弔橋，來到城下，便道：「開了城門，放我進來，好說話。」城上軍士道：「自然放你進來。」一面說，只見城上墜下一個大筐籃來，叫道：「你可坐在籃內，好扯你上城。」哈迷蚩無奈，只得坐在籃內。那城上小軍就扯起來，將近城堦，就懸空掛着。陸登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奉何人使令差來？可有文書？」那哈迷蚩雖然學得一口中國話，也曾到中原做過幾次奸細，卻不曾見過今日這般光景；只得說道：「小人叫做趙得勝，奉兩狼關總兵韓大老爺之命，有書在此。」陸

登暗想韓元帥那邊，原有一個趙得勝；但不曾見過。便道：『你既在韓元帥麾下，可曉得元帥在何處得功，做到元帥之職？』哈迷蚩道：『我家老爺，同張叔夜招安了水滸寨中好漢得功。欽命鎮守兩狼關。』陸登又問：『夫人何氏？』哈迷蚩道：『我家夫人，非別人可比；現掌五軍都督印，那一個不曉得梁氏夫人。』陸登道：『什麼出身？』哈迷蚩道：『小的不敢說。』又問：『可有公子？』哈迷蚩道：『有兩位。』陸登道：『叫甚名字？多大年紀了？』哈迷蚩回道：『大公子韓尙德十五歲了；二公子韓彥直，只得三四歲。』陸登道：『果然不差。將書取來我看。』哈迷蚩道：『放小的上城，方好送書。』陸登道：『且等我看過了書，再放你上來不遲。』哈迷蚩到此地步，無可奈何，只得將蠟丸呈上。你道哈迷蚩怎麼曉得韓元帥家中之事，陸登盤他不到？因他拿住了趙得勝，一夜問得明明白白，方好來做奸細。

陸老爺把蠟丸剖開，取出書來細細觀看；心內暗想道：『孫浩是奸臣門下，怎麼反叫去助他？況且我去助陣，儘兀兀分兵前來搶城，怎生抵擋？』正在疑惑，忽然一陣羊騷氣，便問家將道：『今日你們喫羊肉麼？』家將稟道：『小人們並不會

喫羊肉。」陸登再把此書細細一看，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哈哈大笑：「若不是這陣羊騷氣，幾乎被他瞞過了！你這騷奴，把這樣機關來哄我，卻怎出得我的手？快從實講來！若在番邦有些名目的，本都院放你去；若是無名小卒，留你也無用，不如殺了。」哈迷蚩想這個人，舉然名不虛傳，便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探樵人。」因你城中固守難攻，故用此計。我乃大金國軍師哈迷蚩是也。」陸登道：「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蚩。就是你麼？我聞你每每私進中原，探聽消息，以致犯我邊疆。而今若殺了你，恐天下人笑我怕你計策，來取中原。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你下次再來做奸細，如何識認？」分付家將：「把他鼻子割下，放他去罷。」家將答應一聲，便把他鼻子割了；將筐籃放下城去。

哈迷蚩得了性命，奔過吊橋，掩面回營，來見兀朮。兀朮見他渾身血迹，問道：「軍師爲何如此？」哈迷蚩將陸登識破之事，說了一遍。兀朮大怒道：「軍師且回後營將息，待等好了，某家與你拿那陸登報仇便了。」哈迷蚩謝了兀朮，回後營將息。半月有餘，傷痕已愈，做了一個癩鼻子，來見兀朮。商議搶潞安州水關，點起一千餘人，捱至黃昏，悄悄來到水關。誰知水關上將網攔住，網上盡是銅

鈴，如人在水中撞著網，銅鈴響處，撓鉤齊下，番人不知，俱被擊住；盡皆斬首，號令城上。那岸上番兵看見，報與兀朮。兀朮無奈，只得收兵回營。與軍師議道：『此人機謀，果然厲害！某家今番索性自己去搶那水關，若然失手死於水內，爾等便收兵回去罷了。』

到晚間，兀朮自領一千兵馬，等到三更時分，兀朮先下水去探看，來到水關底下，將頭鑽進水關來，果然一頭撞在網裏，上面銅鈴一響。城上聽見，忙要收網；卻被四太子將刀割斷，跳上岸來，把斧頭砍死宋軍。奔到城門邊來，砍斷門拴，打去了鎖，開了城門，放下引橋，吹動胡笳，外邊小番接應。恰好這一日，陸登回衙去了，無人阻擋。番兵一擁進城。詩曰：

兩國交爭各用兵，陸登妙計勝陳平。

無如天佑金邦主，遽使中原謝老成。

卻說陸登正在衙中料理，忽聽軍士報道：『番兵已進城！』陸登忙對夫人道：『此城已失，我焉能得生？自然爲國盡忠了！』夫人道：『相公盡忠，妾當盡

節。』乃向乳母道：『我與老爺死後，只有這點骨血。須要與我撫養成成人，接續陸氏香火，就是我陸氏門中的大恩人了！』分付已畢，走進後堂，自刎而亡。陸登在堂，聞報夫人已自刎，連叫數聲：『罷了！』亦拔劍自刎。那尸首卻睜然立著，並不跌倒；一衆家丁見老爺夫人已死，各自逃生。

那乳母收拾東西，正要逃走，卻見兀朮早已騎馬進門來；乳母慌忙躲在大門背後。兀朮下馬，走上堂來，見一人手執利劍，昂然而立。兀朮大喝一聲：『你是何人？照槍罷！』卻不回答。走上前，仔細一看；認得是陸登，已經自刎了。兀朮倒吃了一驚，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遂把槍插在階下，提劍走入後堂，並無人跡；只見一個婦人尸首，橫倒在地。再往後頭一直相了一回，並無一人。復走出堂上，看見陸登尸首尙還立著。兀朮道：『我曉得了，敢是怕某家進來，傷害你的尸首，殺戮你的百姓，故此立著麼？』正想問，只見哈迷蚩進來道：『臣聞得狼主在此，特來保駕。』兀朮道：『來得正好。與我傳令出去，分付軍士：「穿城而去，尋一個大地方安營，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違令者斬！」』哈迷蚩領命，傳令出去。兀朮道：『陸先生，某家並不傷你一個百姓，你放心倒了罷。』說畢，又不見倒。兀朮

又道：『是了，那後堂婦人的尸首，敢是先生的夫人，爲丈夫盡節而死；今某家將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等過往之人，曉得是先生忠臣節婦之墓，如何？』說了又不見倒。兀朮道：『是了，某家聞得當年楚霸王自刎，直到漢王下拜，方纔跌倒；如今陸先生是個忠臣，某家就拜你幾拜何妨？』兀朮便拜了兩拜，又不見倒。兀朮道：『這也奇了！』就拖過一把椅子來，坐在傍邊思想；只見一個小番，擎住一個婦人，手中抱著個小孩子，來稟道：『這婦人抱著這孩子，在門背後吃奶；被小的擎來，請狼主發落。』兀朮問婦人：『你是何人？抱的孩子，是你甚人？』乳母哭道：『這是陸老爺的公子，小婦人便是這公子的乳母；可憐老爺夫人爲國盡忠，只存這點骨血，求大王饒命！』兀朮聽了，不覺眼中流下淚來道：『原來如此。』便向陸登道：『陸先生，某家決不絕你後代。把你公子，撫爲己子，送往本國，就著這乳母撫養；直待成人長大，承你之姓，接你香火，如何？』話纔說完，只見陸登身子仆地便倒。

兀朮大喜，就將公子抱在懷中。恰值哈迷蚩進來看見，便問：『這孩子那裏來的？』兀朮將前事細說一遍。哈迷蚩道：『這孩子既是陸登之子，乞賜與臣；去將

他斷送了，以報割鼻之仇。」兀朮道：「此乃各爲其主。譬如你拏住個奸細，也不輕放了他。某家敬他是個忠臣，可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護送公子並乳母回轉本邦。」一面命人收拾陸登同著夫人的尸首，合葬在城外高阜處；著番將哈利祿鎮守潞安州，自家率領大兵，來搶兩狼關。

卻說總兵韓世忠，正在中軍，忽有探子來報：「啓上元帥，今有金兀朮打破潞安州，陸老爺夫婦盡節；今兀朮領兵來犯本關，雖此只有百里了，請元帥定奪。」元帥聞報，賞了探子銀牌，一面叫他再去打聽。當下元帥，遂傳令各營將士，在三山口各處緊要關隘，徧設伏兵火礮，添兵把守；一面修表入朝告急。正在料理，又有探子來報：「啓上大老爺：今有汴梁節度孫老爺，領兵五萬，遠城而過，殺進番營去了。」元帥道：「吓！這奸賊，怎麼直到此時纔到？也不前來知會本帥一聲。那兀朮有五十餘萬人馬，你有何本領，擅敢以少敵衆，自取滅亡麼？」叫左右賞了探子羊酒銀牌，再去打聽。探子答應一聲，如飛去了。

元帥思想：「若不發兵救應，必至全軍覆沒；若去救應，又恐本關有失。」正

在躊躇，左右報說：『梁夫人出堂。』韓元帥相見坐定，便問道：『夫人出來，有何高見？』夫人道：『妾聞孫浩提兵殺入番營。以他這樣才能武藝，領五萬人馬，當兀朮五十餘萬之番兵，猶如驅羊入虎口耳。儻或有失，那奸臣必然上本，反說相公坐視不救。依妾愚見，相公還該發兵接應纔是。』韓元帥道：『夫人雖說得是，只是便宜了這奸賊。』遂傳下令，問：『誰人敢領兵前去救應孫浩？』早有一員小將上前應道：『孩兒敢去。』元帥一看，原來是大公子韓尙德。元帥就道：『我兒，你可領兵一千，前去救應孫浩回來。』公子答應一聲，正欲下去了；夫人又叫轉來分付道：『我兒爲將之道，須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可戰則戰，可守則守。若不見孫浩，可速回兵，切勿冒險與戰！』公子應聲：『曉得。』隨即領兵出關。將近番營，擡頭一看，五六十里地面，盡是番營。公子思想：『這許多番兵，若殺進去，這一千人馬，豈不多白送了性命；若不殺進去，又不知孫浩下落，這便如何是好？也能——分付衆軍士——你們且繫住營盤在此，等我獨自一人踰進營中，尋見了孫浩，或者一同殺出來；倘尋不見孫浩，我戰死番營，你們可回報大老爺便了。』軍士領命，就繫住營盤；公子拍馬提刀，大喝一聲：『兩狼關韓尙德來踰營

了！』一聲喊，望番營衝去；舉起刀來，殺得人頭滾滾，猶如利刀切菜一般，來尋孫浩。那知道孫浩的人馬，已全軍覆沒了。

小番報進牛皮帳中：『啓上狼主，又有一個小南蠻殺進營來，十分厲害；說叫做什麼韓尙德，候狼主發令擒擊。』兀朮便問軍師：『可曉得那一個韓尙德，是什麼人？這等厲害。』哈迷蚩道：『就是前日臣對狼主講的韓世忠的大兒子，他的父母本事高強，就生出這個兒子來，也是很有。』兀朮笑道：『他一個人本事雖強，怎敵得我五十萬人馬？看孤家生擒他來，叫他降順。』即命衆平章傳令下來：『務要生擒，不許傷他性命。』這些番兵聞令，一齊擁將上來，把韓公子團團圍住。公子並無懼怯，將手中這把刀，左攔右架，東格西擋，在番營內大戰；只是人馬衆多，不能殺出。那領來這一千人馬，在外邊遠遠的望了半日，並不見公子的消息；疑心大約已喪在番營，就回進關中，報上元帥：『公子著令我們屯兵在外，單人獨騎，蹣跚進番營中去了。半日不見動靜，諒已不保了。』韓元帥聞報，就走進後堂與夫人說知。夫人哭起來道：『我想做了武將，固當捐軀報國；但是我兒年幼，不會受得朝廷半點爵祿，豈不可惜？』元帥道：『夫人不必悲傷，待吾領兵前去；一則

探聽番兵消息，二來與孩兒報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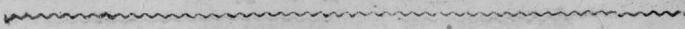
元帥說罷，隨即出堂，仍帶一千人馬，上馬出關，望金營來。行至中途，軍士皆停馬不走。元帥就問軍士：「爲何不行？」軍士道：「前番公子有令，說：『番營人馬衆多，我們這一千人馬，去枉送性命。』著在這裏等的。」元帥聽了流下淚來：「我兒既有此令，你們原在此等罷。」元帥一馬直入番營，大叫一聲：「大宋韓元帥來了！」搖動手中刀，殺入重圍；逢著就死，擋著就亡，十分厲害。殺進了幾個營盤，無人抵擋。小番慌忙報進帳中；兀朮連連稱贊：「好個韓世忠吓！」就與軍師計議下令，叫衆平章等，將韓元帥圍住；一面調兵去兩狼關，叫他首尾不能照應。那韓元帥雖是英雄，怎當得番兵衆多，一層一層圍裏攔來，一時那裏殺得出來。這裏兀朮帶領大兵，浩浩蕩蕩，殺奔搶兩狼關來。那元帥帶來的一千兵，等候元帥，不見出來，反見番兵望關上殺來，齊驚道：「不好了！元帥決無性命了！」一齊進關報知夫人。夫人恐亂了軍心，不敢高聲痛哭，只暗暗垂淚；叫奶公奶母，抱公子上堂，悄悄分付道：「你二人可收拾金銀珠寶，帶了兩個印信，騎馬先出關去，在左近探聽消息；我若得勝，你們可原進關來，再作商量。我若死了，你可將

公子撫養成，只算是你的兒子一般。待他成人，送入朝中，令他襲父之職。千萬不可有誤！」二人領命，忙收拾先出關去。不一會，探子來報：「金兵已到關下。」說猶未了，又有探子來報：「有番將討戰。」接連幾報，好似：

長江後浪催前浪，

月趕流星風送雲。

未知梁夫人如何抵敵，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梁夫人礮炸失兩狼

張叔夜假降保河間

大礮轟雷失兩狼，那堪天意佑金邦。

丈夫縱有乾坤手，枉送身軀死戰場！

金將南侵急困城，張君矢日效忠誠。

非關屈膝甘降服，爲保河間一郡民。

話說梁夫人聞丈夫兒子俱已遭傷，將幼子托付奶娘夫婦先出城去；自己帶領家將人馬，來到關前。守關衆將上前迎接道：「番兵勢大，夫人只宜堅守關隘，不可出兵。」夫人道：「列位將軍，有所不知：我夫子二人俱死於賊手，此仇不共戴天，如何不報？爾諸將們，可將『鐵華車』擺列端正，把大礮設放三山口上；等那番兵近關，一齊推出鐵華車擋住，那時點放大礮，不得有誤！」衆將領令安排。夫人帶了人馬，放礮出關；對著番兵，排下隊伍。旗門開處，夫人出馬。那邊兀兀四太子看見這邊調遣，暗暗的喝采：「果然是女中豪傑，真個名不虛傳！」梁夫人喝

道：『番奴！你是何等樣人？快通名來！』兀朮道：『某乃大金國黃龍府四太子，官拜昌平王，掃南大元帥，完顏兀朮是也。南蠻婆！可通名來。』梁夫人道：『番奴聽着：我乃大宋天子駕前御筆親點兩狼關大元帥韓夫人，官拜五軍都督府，梁紅玉是也。』兀朮道：『原來就是你。某家久聞你熟悉兵機，深通戰法；豈不識天時人事？某家大兵來取你南朝天下，如泰山壓卵。你若識時務，早早降順，不獨保全性命，且不失你之官爵，可細細想來。』梁夫人罵一聲：『番奴！我丈夫孩兒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內；恨不得擊你來碎尸萬段，方洩此恨，尙敢搖唇鼓舌。』兀朮道：『你丈夫兒子何曾死？俱被某家困在營中。你若降了，我還你丈夫兒子便了。』梁夫人大怒道：『休得胡說，放馬過來！』說罷，輪起手中刀，掣兀朮就砍。兀朮舉斧相迎。戰到五六個回合，梁夫人那裏招架得住，只得回馬敗下。兀朮隨後趕上來，將近關前，梁夫人高叫一聲：『放礮！』那三山口上乘將、正待開礮；不道霎時間，滿天黑霧迷漫，只聽得半空中豁喇喇一聲，霹靂打將下來。那九牛大將軍一震，不想這礮轟天價響亮，兩邊炸開，把兩狼關打開一條大路；此一回，就叫做雷震三山口，礮炸兩狼關——那兀朮擁將上來，趁勢搶入關中。

梁夫人見破炸了，也使不得「鐵華車」；關已失了，急得如喪家之犬，漏網之魚，只得落荒而走。前面到一茂林，正待想要進去歇息；忽聽得林中叫道：「夫人快進來，公子在此！」夫人勒馬看時，卻是奶公奶母。夫入下馬走入林中，抱住公子大哭一場。奶公便問：「夫人出兵，勝敗若何？」夫人說：「關已失了。老爺公子，並無下落，諒已難保。我們如今歸於何處？」不覺淚如雨下。

不表夫人在林中悲切，再說那韓元帥在番營大戰；只見番兵前後走動。你道爲何？原來那些兵知道得了兩狼關，都想搶進關去，故此國兵漸漸薄了。韓元帥奮勇往外衝來，卻見馬上一員小將，被一番將趕下來；元帥細認，卻是大公子。便高叫一聲：「我兒，爲父的在此！」公子叫一聲：「爹爹！番將厲害，殺不過他。」元帥拍馬上前，舉刀望著那員番將頭上砍來；正中那將的頭盔，忽見那番將頭上，迸出一道白光，刀不能下。看官你道那員番將是誰？卻叫做奇渥溫鐵木；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名爲忽必烈，卻是元朝始祖，故有此異。那奇渥溫鐵木，被韓元帥這一刀，吃了一驚，拖槍敗走。元帥暗想：「這番將有此奇異，日後定有好處。」

當時韓元帥父子二人，併力殺出重圍；遙望關前關上，都是金兵旗號，只得落荒而走。前到茂林之處，夫人在林內望見，大叫：『相公孩兒，妾身在此！』元帥半驚半喜，就下馬來。公子亦下馬來見了母親，請了安。元帥就問夫人：『爲何失了關隘？』夫人道：『只因軍士報你與孩兒陣亡，故此妾身出兵，與你報仇；不意雷震三山，礮炸兩狼，故此把關隘失了，逃避在此。』元帥道：『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夫人道：『如今關隘已失，我們往那裏去好？』元帥道：『我等同往京都候旨便了。』於是韓元帥夫妻父子，同著奶公奶母，便一齊往汴梁一路而來。

這裏兀朮進了兩狼關，查點了倉庫錢糧；看見那「鐵華車」，便問軍師：『此車何人製造？』軍師回說：『昔日韓信造此車，困住了西楚霸王；今日狼主洪福齊天，皇天護佑，得破此關。可趁此銳氣，發兵進攻河開府，渡過黃河，汴京指日可取也。』兀朮道：『如此，可即整頓糧草，起兵去攻河開府。』且按下不表。

再說韓世忠夫婦等，來到黃河地界，正遇著欽官齎旨而來。世忠夫婦一齊跪

接，欽差官宣讀詔書，說：「韓世忠失了兩狼關，本應問罪；姑念有功免死，削職爲民。」世忠夫婦一同謝恩，交還了兩顆印信。夫妻父子，一同回到陝西，不表。

卻說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聞報失了兩狼關，兀朮率領大兵，來取河間府，不覺驚慌。心中暗想：「那陸登何等智謀，不能保全；韓世忠夫婦驍勇異常，况有大礮鐵華車，尙且失守，何況下官？」想定主意，就與衆將士計議：傳令城上豎起降旗，等金兵到來，權且詐降，以保一府百姓，免受殺戮之慘；等他渡黃河，各路勤王兵來，殺敗兀朮，那時候將兵截其歸路，必擒兀朮也。諸將領令，端正降金。

不道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大公子名喚張立，身長一丈，方面大耳；二公子名喚張用，也是身長一丈，淡黑面龐。這兄弟兩個，各使一根鐵棍，力大無窮。這一日同在書房中讀書，直到了午後，還不見送飯進來；張用對哥哥道：「今日這等時候，還不送飯來，敢是忘記了不成？」張立道：「我想不知何故。」正說之間，只見書童端進飯來；大公子道：「爲何這時候纔送來？」二公子道：「敢是你這狗才往那裏去頑耍忘記了？該打這狗才！你怎麼連我二人，都不放在心上？」書童

道：「今日雖則遲了些，還有飯吃；再過兩日，只怕沒得吃了！」張立道：「這狗才！一發胡說了。爲甚事情，就到得沒飯吃？」書童道：「二位相公坐在此間，那裏知道外面金兵殺來，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了。如今將到河間府，老爺害怕，在堂上同衆將商量料投降之事。一府亂慌慌的，故此飯遲。倘若那金兀朮不准投降，殺進城來，豈不是沒飯吃了？」張用道：「不信有這等事？我家老爺，豈肯投降那韃子？」書童道：「公子不信，外面去問。那一個不曉得麼？」說罷，書童自去了。

大公子道：「難道我爹爹要做好奸臣不成？」二公子道：「哥哥我同你吃了飯，去問母親；若果有此事，就向母親討了二三百兩銀子，同你逃出城去，迎著番兵，拚命殺他一陣；若殺不過他，我們帶了銀子，逃往他方，再作道理。何如？」張立道：「兄弟言之有理。」兩個忙忙的把飯吃了，同到中堂；見了母親說道：「爹爹爲何要做好奸臣投降番邦？是何道理？」夫人道：「你二人小小年紀，曉得什麼？此是國家大事，由你爹爹做主；連我也只好隨著他。」二人道：「既然如此，我們要二三百銀子。」夫人道：「此時慮慮忙忙，要銀子那裏去使？」張立道：「我們

要趁早買些東西；若等金兵進城，我們就不好上街去了。」夫人認以爲真，隨取了二百兩銀子，付與弟兄兩個；兩個接了銀子，回到書房，捆紮好，開了後門，一路出城來。行不到二三十里，正迎著番兵。弟兄二人見旁邊有座高山，就走上山來。看那金兵如潮似浪，滔滔不絕；看了多時，越看越多。張用道：「哥哥等不完了，下山與他打罷。」二人跳下岡來，攔開兩條鐵棍，兵兵兵兵，將番兵打得落花流水；頭撞頭碎，額碰額傷，打死無數。那小番忙忙報與兀朮。兀朮傳令衆平章：「不要傷他，與我活活的擒將來。」衆平章傳令，將二人圍住。直殺到黃昏時分，張立不見兄弟，心內自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舉棍一個盤頭，使得勢大，打開一條血路而走。只因天色昏暗，又走得快，因此金兵拏他不住。這裏張用也尋不見哥哥，衝出圍來，落荒而走。那弟兄兩個今日失散了，直到了岳元帥三服何元慶，纔得會合。這是後話，不表。

且說兀朮拏不住他弟兄，當夜安營紮住；到明日發兵前往。將近城池，只見一將遠遠帶人跪接，打着降旗；口稱：「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歸降。特來迎請狼主。」

城。」小番報與兀朮。兀朮上前看時，果然是張叔夜俯伏在地。兀朮在馬上問軍師道：「這個人，還是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道：「久聞他是第一個忠臣，叫做張叔夜。」兀朮道：「待某家問他。」便道：「你就是張叔夜麼？」叔夜道：「小臣正是。」兀朮道：「我久聞你是個忠臣，爲甚降起某家來？莫非是詐麼？」叔夜道：「小臣豈敢有詐？只因目下朝內奸臣用事，貶黜忠良；今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去，狼主大兵到此，諒小臣兵微將寡，怎能迎敵？城中百姓，必遭荼毒，故此情願歸順，以救合郡生靈，並不敢希圖爵祿，望狼主鑒察！」兀朮聽了道：「如此說來，果然是個忠臣！老先生既識天時，仁心救民，是個好人。某家就封你爲魯王。仍守此城。我的大軍，只收你的犒賞，遠城而去，不許進城。如有一人不遵擅自進城者，斬首號令！」

叔夜謝恩而退。叫衆軍搬出豬羊酒，犒衆番兵吃了；俱各遠城而過，來到黃河口，揀一空地，安下營盤，打起船隻，等待渡河。不提。

且說地方官飛報入朝，這日正值欽宗設朝坐殿，進本官俯伏啓奏：「兀朮大兵

五十餘萬，已近黃河，望陛下卽速發兵退敵。」欽宗大驚，便問衆卿：「金兀朮兵勢猖獗，將何策退之？」當下張邦昌奏道：「潞安州陸登盡節，韓世忠夫婦棄關而逃；今河間張叔夜又投降；只剩得黃河阻住，若過了黃河，汴京甚危。臣觀滿朝文武全才，無如李綱宗澤；聖上若命李綱爲元帥，宗澤爲先鋒，決能退得金兵。」欽宗准奏，降旨拜李綱爲平北大元帥，宗澤爲先鋒；領兵五萬，前往黃河退敵。二人領旨出朝。李綱雖是有謀有智的忠臣，但是個文官，不會上陣廝殺；今金兵勢大，張邦昌明明害他的性命，故此保奏。

那李綱回府，與夫人辭別，忽見階簷下，站著一個長大漢子。李綱便問：「你何人？」那人跪下道：「小人就是張保。」李綱道：「你一向在那裏？」張保道：「小人在外邊做些生意。」李綱道：「你可有些力氣麼？」張保道：「小人走長路，挑得五六百斤東西。」夫人道：「老爺可帶他前去，早晚伏侍伏侍。」李綱就命張保收拾隨行。

到了次日，宗澤來請元帥起兵；李綱接進。相見已畢，李綱便道：「老元戎，你看那些奸臣如此厲害；明明欲害下官，保奏領兵。老夫性命，全仗週庇。」宗澤

道：「元帥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二人一同出府上馬，來到教場；點齊五萬人，發礮起行。一路來到黃河口，安下營寨；沿河一帶，撥兵把守。將四面船隻，收拾上岸。宗澤寫下一封書札，差人星夜往湯陰縣，去請岳飛同衆弟兄前來助戰。正是：

要圖定國安邦計，

豫備擒龍捉虎人。

畢竟李綱和宗澤兩個，怎生退得金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金兀朮冰凍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痛恨無人請上方，斬他奸佞顯忠良！

頓敵塞北干戈起，欲渡黃河奪汴梁。

且說那宗澤差人往湯陰縣去，不多日，回來稟說：『岳相公病重不能前來；那些相公們，不肯離了岳相公，俱各推故不來。小人無奈，只得回來稟覆。』宗澤長嘆一聲：『岳飛有病，此乃天意欲喪宋室也！』

卻說兀朮差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購辦木料；在黃河口搭起廠篷，打造船隻，整備渡河。李綱探聽的實，即著張保領數十隻小船保守黃河口上，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那日張保暗想：『聽得人說番兵有五六十萬，不知是真是假，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算計定了。到黃昏後，帶領十幾個水手，放一隻小船，趁著星光，搖到對岸；把船藏在蘆葦中間。時到五更，張保腰間挂著

一把短刀，手提鐵棍，跳得上岸，輕輕走到營前。有許多小番，俱在那裏打睡。張保一手撈翻一個，夾在腰裏，飛跑就走。來到一個林中放下來，要問他消息；那曉得夾得重了些，只見這人口中流血，已是死了。張保道：『晦氣！拏著個不濟事的。』一面說，又跳轉來，又撈了一個。那小番正要叫喊，張保拔短刀輕輕喝道：『高傲聲，便殺了你！』又飛跑來至林中，放下問道：『你實說來，你們有多少人馬？』番兵道：『實有五六十萬。』張保道：『那座營盤，是兀朮的？』番兵道：『狼主的營盤，離此尚有三十里；爺爺拏我的所在，是先行官黑風高的。』張保又問：『那邊的呢？』番兵道：『這是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在此監造船隻的。』張保問明白了，說聲：『多謝你。』就一棒把小番打死。

轉身奔走到黑風高的營前，大吼一聲；舉棍搶入營中，逢人便打。小番攔阻不住，被他打死無數；拔出短刀，割了許多人頭，挂在腰間。回身又到船廠中，正值衆船匠，五更起來，煮飯吃了，等天明趕工；被張保排頭打去，有命的逃得快，走了幾個，無命的，呆著做了肉泥。張保順便取些木柴引火物，四面點著，把做船廠燒著了；然後來到河口下船，搖回去了。

這裏小番，報入牛皮帳中；黑風高吃了一驚，連忙起來，已不見了。只得收拾尸首安置受傷小卒。又有那小番飛報元帥道：『有一蠻子，把船匠盡皆打死；木料船隻，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了。又打到先鋒營內，割了許多首級，過河去了。』烏國龍道：『他帶多少人馬來？去了幾時了？』小番道：『只得一人，去不多時候。』烏國龍，烏國虎，帶了烏國兵將，追到黃河口；但見黑霧漫漫，白浪滔天，又無船可渡。他兩個性急之人，怒氣填胸，大叫一聲：『氣死我也！』無奈何，等待天明。報與兀朮；再令人去置辦木料，招集船匠等，重搭船廠趕造。

張保卻來見家主報功。李綱大喝道：『什麼功！你不奉軍令，擅自冒險過河；倘被番兵殺了，豈不自送性命，損我軍威？以後再如此，必然定罪！』分付把人頭號令。張保叩頭出營，笑道：『雖沒有功勞，卻是被我殺得快活！』仍舊自到黃河口邊去把守。不提。

且說天時不正，應該百姓遭殃；不然，李綱宗澤守了兩岸，兀朮怎能渡得黃河之險？不道那年八月初三猛烈刮起大風，連日不止，甚是寒冷。番營中俱穿皮襖，

尙擋不住；那宋兵越發凍得個個發抖。再加上連日陰雲密布，細雨紛紛，把個黃河連底都冰凍了。兀朮在營中向軍帥道：『南朝天氣，難道八月間就這樣冷寒了麼？』哈迷蚩道：『臣也在此想，南暖北寒，天道之正；那有桂秋時候，就如此寒冷？或者是主公之福，也未可知。』兀朮問道：『天寒有甚好處？』哈迷蚩道：『臣聞得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那時也是八月；天氣寒冷，冰凍了黃河，大軍方能渡過。今狼主可差人到黃河口去打探。倘若黃河凍了，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兀朮聽了，就令番軍去打聽。不一時番軍來回報，果然黃河連底都凍了。兀朮大喜，就下令發兵，竟踏著冰過河而來；那宋營中兵將，俱是單依鐵甲，當不住寒冷。聞得金兵過河，俱熬著冷出營觀看，果然見番兵勢如潮湧而來。宋軍見了，盡皆拚命逃走，已來不及，那裏還敢對敵。張保見不是頭路，忙進營中，背了李綱就走。宗澤見軍士已潰，亦只得棄營而逃。趕上李綱，一同來京候旨。先有飛騎報入朝中，二人未及進城，早有欽差齎旨前來。謂：李綱宗澤失守黃河，本應問罪，姑念保駕有功，削職爲民，追印繳旨。二人謝恩，交了印信。欽差自去覆命。

宗澤便對李綱道：『此還是天子洪恩。』李綱道：『什麼天子洪恩，都是奸臣

詭計！我等何忍在此眼睜睜的看那宋室江山送與金人？不若轉回家鄉，再圖後舉罷。」宗澤道：「所見極是。」就命公子宗方，進城搬取家小；李綱亦命張保迎取家眷；各望家鄉而去。朝裏欽差降旨，差各將士緊守郟城，專等四方勤王兵到。按下不表。

卻說兀朮得了黃河，佔了宋營，逢人便殺，不多時候，忽然雨散雲收，推出一輪紅日，頃刻黃河解凍。兀朮差人收拾南岸船隻，渡那後兵過河；就點馬蹄國元帥黑風高領五千爲頭先行；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爲國虎領五千爲第二隊；自領大兵，一路來至汴京。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探軍飛報入朝，天子忙集文武計議。張邦昌道：「今兀朮之兵，殺過黃河，已至京城；臣想古人說的好：『窮韃子，富倭子。』求主公賞池一賞，備一副厚禮，與彼求和，叫他將兵退過黃河；主公這裏暗暗等那各路兵馬到來，那時恢復中原，未爲晚也。」欽宗道：「從古可有求和之事麼？」張邦昌道：「漢嫁昭君，唐亦尙公主；目下不過救急，依臣之見，可送黃金一車，白銀一輛，錦緞千疋，美女五十名，歌童五十名，猪羊牛酒之類——只是沒

有這樣忠臣，肯去爲天子出力。」

欽宗便問兩班文武：「誰人肯去？」連問數聲，並無人答應。張邦昌上前道：「臣雖不才，願走一遭。」欽宗便道：「還是先生肯爲國家出力，真是忠臣！」遂傳旨備齊禮物，交與張邦昌。來至金營，小番報與元帥。元帥道：「令他進來。」張邦昌來至裏邊，拜見黑元帥。黑元帥赫然一聲，大喝：「拏去砍了！」左右小番一聲答應，一齊上前。張邦昌道：「元帥不須發怒。」雙手把禮單奉上。黑元帥看了禮單，便說道：「張邦昌，且起來，將禮物留在這裏；你且回去，待本帥與你見狼主便了。」張邦昌道：「還有要緊話。」黑元帥道：「也罷，既有要緊話，可對我說知，與你傳奏便了。」張邦昌道：「煩元帥奏上狼主說：『張邦昌特來獻上江山，今先耗散宋國財帛。』」黑風高道：「爲道了。侍本帥與你傳奏狼主便了，你去罷。」邦昌拜辭出了金營，回來交旨。不表。

且說那黑風高看見這許多禮物，又有美女歌童，金銀緞疋，心中暗想道：「我幫他們奪了宋室江山，就得了些須禮物，也不爲過。」遂分付小番，將禮物收下；

呼哨一聲，竟拔寨起身，往山西抄路回轉本國去了。有軍士報知兀朮，兀朮想道：『黑風高跟隨某家，搶奪中原，早晚得了宋朝天下；正重重犒賞他們，不知何故竟自去了？』分付小番傳令調燕子國人馬，上前五里下來。

都城中有探軍報上殿來：『外面番兵，又上來五里安營。請旨定奪。』欽宗問張邦昌道：『昨日送禮求和，今反推兵上前紮營，是何道理？』邦昌道：『主公，臣想他們非爲別事，必定見禮少人多，分不到，故此上前；主公如今再送一副禮物與他，自然退兵黃河去了。』欽宗無奈，只得又照前備下一副禮物。到次了日，命張邦昌再送禮講和。

這奸臣領旨出了午門，來到番營；小番稟過元帥。元帥道：『叫他進來。』小番出來，叫張邦昌一同進內，俯伏在地，口稱：『臣見狼主。臣爲狼主親送禮物到來，還有機密事奏上。』烏國龍烏國虎看了禮單，方纔說道：『吾非狼主，前日你送來的禮，是黑元帥自己收了。不曾送與狼主；如今這副禮，我與你送去便了。你可先入城去，聽候好音。』邦昌只得營出，進城回旨。不表。

且說烏國龍對烏國虎道：『怪不得黑元帥去了。我們自從起兵以來，立下多少功勞；論起來，這副禮也該收得。收了他的拔營也回本國何如？』烏國虎道：『正該如此。』遂分付三軍，連夜拔營起馬，從山東取路回本國去了。

小番又來報與兀朮道：『烏家兄弟不知何故拔寨而去。』兀朮道：『這也奇了！待某家親自起兵上前，看是何如？』那宋朝探軍，又慌忙入朝內說：『兀朮之兵，又上前五里安營。』欽宗大驚，即忙問張邦昌：『何故？』張邦昌道：『兩次送禮，不曾面見兀朮；如今主公再送一副禮去，待臣親見兀朮求和便了。』欽宗哭道：『先生！已經送了兩副禮去，此時再要，叫朕何處措辦？』邦昌道：『主公此副禮不依臣時，日後切莫怪臣。』欽宗道：『既如此，可差官往民間去買歌童美女，再備禮物。』邦昌道：『若往民間去買，恐兀朮不中意；不如還在宮中搜括，購辦禮物送去爲妙。』欽宗無奈，只得在後宮盡行搜檢宮女湊足；罄括金珠首飾，購齊禮物，仍著張邦昌送去。

邦昌此回來至番營，擡頭觀看：比前大不相同，十分厲害。邦昌下馬見過平章等，稟明送禮之事。平章道：『站著。』轉身進入營中奏道：『啓上狼主：外邊有

一個南蠻，口稱是宋朝丞相，叫做什麼張邦昌，送禮前來。候旨。」兀朮問軍師道：「這張邦昌是個忠臣，還是奸臣？」哈迷蚩道：「是宋朝第一個奸臣。」兀朮道：「既是奸臣，分付哈喇了罷。」哈迷蚩道：「這個使不得。目今正要用著奸臣的時候，須要將養他。且待得了天下，再殺他也不遲。」

兀朮聞言大喜，叫聲：「宣他進來。」平章領旨出來，將張邦昌召入金頂牛皮帳中，俯伏在地；口稱：「臣張邦昌，朝見狼主，願狼主千歲千歲千千歲！」兀朮道：「張老頭兒，到此何幹？」張邦昌道：「臣未見主公之時，先定下耗財之計；前曾到來送禮二次，俱被元帥們收去了。如今這副厚禮，是第三次了。」兀朮把禮單拿過來看了，說道：「怪不得兩處兵馬都回本國去了，原來爲此。」哈迷蚩道：「主公可封他一個王位，服了他的心，不怕江山不得。」兀朮道：「張邦昌孤家封你楚王之職，你可歸順某家罷。」邦昌叩頭謝恩。兀朮道：「賢卿你如今是孤家的臣子了，怎麼設個計策，使某家奪得宋朝天下？」張邦昌道：「狼主要他的天下，必須先絕了他的後代，方可到手。」兀朮過：「計將安出？」張邦昌道：「如今可差一個官員，與臣同去見宋主；只說要一親王爲質，狼主方肯退兵。待臣再添些利害

之言，哄嚇他一番，不怕他不獻太子出來與狼主。」兀朮聞言，心中暗怒；咬牙道：「這個奸臣，果然利害，真個很惡！」假意說道：「此計甚妙。孤家就差左丞相哈迷剛右丞相哈迷強同你前去——但這歌童美女，我這裏用不著，你可帶了回去罷。」

張邦昌同了二人出營，帶了歌童美女，回至城中。來至午門下馬，邦昌同哈迷剛哈迷強朝見欽宗說：「兀朮不要歌童美女，只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爲今之計，不若暫時將殿下送至金營爲質，一面速調各路人馬到來，殺盡番兵，自然救千歲回朝。若不然，番兵衆多，恐一時打破京城，那時玉石俱焚，悔之晚矣。」欽宗沈吟不語。邦昌又奏道：「事在危急，望陛下速作定見。」欽宗道：「既如此，張先生可同來使，暫在金亭館驛中等候著；朕與父王商議，再爲定奪。」邦昌同了番官丞相出朝，在金亭館驛候旨。張邦昌又私自入宮奏道：「臣啓我主：此乃國家存亡所繫，我主若與太上皇商議，那太上皇豈無愛子之心？倘或不允，陛下大事去矣！陛下須要自作主意，不可因小而失大事。」欽宗應允，入宮朝見道君皇帝，說：「金人娶親王爲質，方肯退兵。」徽宗聞奏，不覺淚下，說道：「王兒，我想

定是奸臣之計；然事已至此，沒有別人去得，只索令你兄弟趙王去罷。」隨傳旨宣趙王入安樂宮來。道君含淚說道：「王兒你可曉得外面兀朮之兵，甚是猖獗？你王兄三次送禮求和，他要親王爲質，方肯退兵；爲父的欲將你去，又捨不得你，如何是好？」

原來這位殿下名完，年方十五，甚是孝敬；他看見父王如此愁煩，因奏道：「父王休得愛惜臣兒，此乃國家大事，休爲臣兒一人，致誤國家重務；況且祖宗開創江山，豈是容易的？不若將臣兒權質番營，候各省兵馬到來，那時殺敗番兵，救出臣兒，亦未晚也。」徽宗聽了無奈，只得親自出宮坐朝，召集文武兩班問道：「今有趙王願至金營爲質，你等衆卿，誰保殿下同去？」當有新科狀元秦檜出班奏道：「臣願保殿下同往。」徽宗道：「若得愛卿同去甚好，等待回朝之日，加封官職不小。」當下徽宗退回宮內，百官退朝畢。張邦昌秦檜同著兩個番官同了趙王前去金營爲質。這趙王不忍分離，放聲大哭；出了朝門上馬，來至金營。這奸臣同了哈迷剛哈迷強先進營去；只有秦檜，保著殿下，立在營門之外。張邦昌進來見兀朮，兀朮便問：「怎樣了？」哈迷剛哈迷強道：「楚王果然好，果然叫南朝皇帝將殿下送

來爲質；又有一個新科狀元叫什麼秦檜同來，如今現在營門外候旨。」兀朮道：「可與我請來相見。」

誰知下邊有一個番將，叫做蒲蘆溫，生得十分凶惡；他聽差了，只道叫擎進來。急忙出營問道：「誰是小殿下？」秦檜指著殿下道：「這位便是。」蒲蘆溫上前一把把趙王擎下馬來，望裏面便走。秦檜隨後趕來高叫道：「不要把我殿下驚壞了！」那蒲蘆溫來至帳前，把殿下放了；誰知趙王早已驚死。兀朮見了大怒，喝道：「誰叫你去擎他？把他驚死。」分付：「把這厮擎去砍了！」只見秦檜進來說道：「爲何把我殿下驚死？」兀朮道：「這個就是新科狀元秦檜麼？」哈迷強道：「正是。」兀朮道：「且將他留下，休放他回去。」

不因兀朮將秦檜留下，有分教：徽欽二帝，老死沙漠之鄉；義士忠臣，盡喪奸臣之手。正是：

無心栽下冤家種，

從此生將禍患來。

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李侍郎拌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破唇噴血口頻開，氈笠羞看帝主來。

莫訝死忠惟一個，黨人氣節久殘灰。

話說當時兀朮將秦檜留住，不放還朝；命將趙王尸首，教秦檜去掩埋了。又見張邦昌道：『如今朝內，還有一個九殿下，乃是康王趙構，待臣再去要來。』遂辭了兀朮出營，來至朝內。見了道君皇帝，假意哭道：『趙王殿下，跌下馬來，死於番營之內；如今兀朮仍要一個親王爲質，方肯退兵。若不依他，就要殺進宮來。』道君聞言，痛苦不止，只得又召康王上殿；朝見畢，道君即將金邦兀朮要親王爲質，趙王跌死之事，一一說知。康王奏道：『社稷爲重，臣願不惜此微軀，前往金營便了。』二帝又問：『誰人保殿下前往？』當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啓奏：『微臣願保。』遂同康王辭朝出城，來至番營，站在外邊，那張邦昌先進番營，見了兀朮奏道：『如今九殿下，已被臣要來，朝內再沒別個小殿下了。』兀朮聽了恐怕又

嚇死了；今番卽命軍師親自出營迎接。李若水暗暗對康王道：「殿下可知道，」能強能弱千年計，有勇無謀一旦亡？」進營去見兀朮，須要隨機應變，不可折了銳氣。」康王道：「孤家知道。」遂同哈迷蚩進營，來見兀朮。兀朮見那康王年方弱冠，美如冠玉，不覺大喜道：「好個人品！殿下若肯拜我爲父，我若得了江山，還與你爲帝何如？」康王原意不肯，聽見說話是「原還他的江山，」只得勉強上前應道：「父王在上，待臣兒拜見。」兀朮大喜道：「王兒平身。」就命康王從後營立帳房居住。只見李若水跟隨著進來，兀朮問道：「你是何人？」李若水睜著眼道：「你管我是誰人！」隨了康王就走。兀朮就問軍師道：「這是何人？這等倔強。」哈迷蚩道：「此人乃是宋朝的大忠臣，現在做吏部侍郎，叫做李若水。」兀朮道：「就是這老先生，某家倒失敬了；天色已晚，就留在軍師營前款待。」

次日，兀朮升帳，問張邦昌道：「如今還作怎麼？」邦昌道：「臣既許狼主，怎不盡心？還要將二帝送與狼主。」兀朮道：「怎麼樣送來？」邦昌道：「只須如此如此……便得到手。」兀朮大喜，依計而行。

且說邦昌進城來見二帝道：「昨日一則夜晚，因不能議事，故爾在北營歇了；今日他們君臣計議，說道：『九王爺是個親王，還要五代先王牌位爲當。』臣想道：這牌位總之不能退敵，不如暫且放手與他；且等各省勤王兵到，那時仍舊迎回便了。』二聖無奈，哀哀痛哭道：『不孝子孫，不能自振，致累先王！』父子二人，齊到太廟哭了一場，便叫邦昌：『可捧了去。』邦昌道：『須得主君親送一程。』二帝依言，親送神主出城。方過吊橋，早被番兵拏住。二帝來至金營。邦昌自回守城。不表。

且說二帝拏至金營，兀朮命哈軍師點一百人馬，押送二帝往北。那李若水在裏面保著殿下，一聞此言，忙叫秦檜保著殿下，自己出營大罵兀朮，便要同去保駕。兀朮暗想：『李若水若至本國，我父王必然要殺他。』乃對軍師道：『此人性傲，好生管著，不可害他性命。』軍師道：『曉得，狼主亦宜速即回兵，不可進城；恐九省兵馬到來，截住歸路，不能回北。那時間性命就難保了。依臣愚見，狼主不如暫且回國；來春再發大兵，掃清宋室，那時卽位如何？』兀朮聞言稱是，遂令邦昌

守城，又令移取秦檜家屬，回兵不表。

且說二帝蒙塵，李若水保著囚車一路下來；看來到河間府，正走之間，只見前面一將俯伏接駕，乃是張叔夜。君臣相見，放聲大哭。李若水道：『你這奸臣，還來做甚？』叔夜道：『李大人，我之投降，並非真心。因見陸登盡節，世忠敗走；力竭詐降，實望主公調齊九省大將殺退番兵，阻其歸路。不想冰凍黃河，又將宗澤李綱削職爲民。不知主公何故，只信奸臣？以致蒙塵。』說罷，大叫一聲：『臣今不能爲國家出力，偷生在此，亦何益哉！』遂拔劍自刎而死。二帝看見，哭泣而言道：『孤聽了奸臣之言，以致如此。』李若水對哈迷蚩道：『你可與我把張叔夜的尸首掩埋了。』軍師遂令軍士們葬了張叔夜，押二帝往北而進。

卻說一路前來，李若水對哈迷蚩道：『還有多少路程？』哈迷蚩道：『沒有多少遠了。李先生，你若到本國，那些王爺們，比不得四狼主喜愛忠臣；言語之間，須要謹慎。』李若水道：『這也不能。我此來只拚一死，餘外非所知也！』不止一

日，到了黃龍府內，只見那本國之人，齊來觀看南朝皇帝，直至端門方散。哈迷蚩在外候旨，早有奏官啓狼主：『哈軍師解進兩個南朝皇帝來了。』金主聞奏大喜，說道：『宣他進來。』哈迷蚩朝見了老狼主，把四太子進中原的話，說了一遍道：『先令臣解兩個南朝皇帝進來候旨。』老狼主道：『如今四太子在於何處？』哈迷蚩道：『如今中國雖然沒有皇帝，還有那九省兵馬未服；故此殿下暫且回國，在後就到。等待明春掃平宋室，然後保狼主前去即位。』老狼主大喜，一面分付，擺設慶賀筵宴；一面令解徽宗欽宗二帝進來。

番官出朝，帶領徽欽二帝來到裏邊，見了金主，立而不跪。老狼主道：『你屢次傷害我之兵將，今被擒了，尙敢不跪麼？』分付左右番官：『把銀安殿裏邊燒熱了地，將二帝換了衣帽；頭上與他戴上狗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後邊掛上一個狗尾巴，腰間掛著銅鼓帶子，上面掛了六個大影鈴，把他的手綁著兩細柳枝，將他靴襪脫去了。』少刻，地下燒紅，小番下來把二帝抱上去，放在那熱地上，燙著腳底，疼痛難熬，不由亂跳；身上銅鈴鑼鼓俱響。他那裏君臣看得他父子跳得有興，齊聲哈哈大笑，飲酒作樂。可憐兩個南朝皇帝，比做把戲一般！這也是他聽信奸臣

之辭，貶黜忠良之報。

下邊李若水看見，心中大怒，趕上來把老主公拖了下去；又上來把小主公拖了下去。老狼主就問哈軍師：『這是何人？』哈迷蚩道：『這是他的臣子李若水，乃是個大忠臣。四狼主極重他的，恐老狼主傷他性命；叫臣好生看管他，如若死了，就問臣身上要人的，望乞吾主寬恩！』老狼主道：『既然如此，不計較他便了。』軍師謝恩而起。只見李若水走上前來，指著罵道：『你這些囚奴，不知天理的！把中原天子如此陵辱，不日天兵到來，殺至黃龍府內，把你這些囚奴，殺個乾乾淨淨，方出我今日之氣！』這李若水口內不住的，千囚奴，萬囚奴，罵個不休不了。那老狼主不覺大怒，分付小番：『把他的指頭剝去。』小番答應下來，把李若水手指割去一個。若水又換第二個指頭指著罵道：『囚奴！你把我李若水看做什麼人？雖你割去一指，我罵賊之氣，豈肯少屈？』狼主又叫：『將他第二個指也割去了。』如此割了數次，五個指頭，盡皆割去了。李若水又換右手指罵。狼主又把他右手指頭盡皆割去了。李若水手沒了指頭，還大罵不止。老狼主道：『把他舌頭割去了。』那曉得割去舌頭，口中流血，還只是罵；但是罵得不明白，解語不清，只是跳來跳

去。衆番人看見，說道：『倒好取笑作樂。』衆番官一面吃酒，一面說笑。那外國之人，俱席地而坐的。過了一會，都在上酒之時；不隄防李若水趕將上來，抱住老狼主；只一口咬了他耳朵，死也不放。那老狼主疼痛得動也動不得。那時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五太子，文武衆官，一同上來亂扯，連狼主的耳朵都扯去了。把李若水推將下來，一陣亂刀，砍爲肉泥。正是：

罵賊忠臣粉碎身，千秋萬古孰爲憐？

不圖富貴惟圖義，碧血丹心迴軼倫。

元老孤忠節義超，堪羞奸佞與同僚。

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宋朝。

當時，衆番官俱各上前來請老狼主的安。那哈迷蚩悄悄著人收拾了李若水的尸首，盛在一個金漆盒內，私自藏好。那老狼主叫太醫院用藥敷了耳朵，傳旨：『將徽欽二帝，發下五國城，拘在陷阱之內，令他坐井觀天。』過不得一二十天，兀朮大兵回國，拜見父王奏說：『臣兒初進中原，勢如破竹。』老狼主大喜。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一隻耳朵之事，兀朮再三請安。老狼主又傳旨命番官分頭往各國借兵幫

助，約定來年新春一同殺進中原。按下不表。

再說當年宋朝代州雁門關，有總兵崔孝，失陷在於北邦，已經一十八年；善於醫馬，因此在衆番營裏四下往來，與那些番兵番將，個個合式，倒也過得日子。這日聽得二帝囚於五國城內，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襖子，燒了幾十斤牛羊脯，又帶了幾根皮條，來至五國城；對那些平章道：『我的舊主，聞得在此；望衆位做個人情，放我進去見他一面，也盡我一點忠心。』衆平章道：『若是別人，那裏肯放他進去；若是你，我們常有煩你之處，就放你進去看看罷。是就要出來的。』崔孝道：『這個自然。』

那平章開了門，放了崔孝進去。崔孝一頭走，一頭叫道：『主公在那裏？主公在那裏？』叫了半日，不見應答，自語道：『你看這許多土井在此，叫我向何處去尋。』崔孝本是個年老的人了，從早至午叫了這半日，有些走不動了；不覺腰酸也痛了，只得蹲在地下睡倒了。忽然耳中聽得叫：『王兒。』又聽得：『王兒在此。』崔孝道：『好了在這裏了。』便高叫：『萬歲，臣乃代州雁門關總兵崔孝；無物可

敬，只有牛羊脯，並皮襖衣件，願主上龍體康健！」遂將牛皮條把衣食縛了，送下井去。二帝接了，道聲：「難得你一片好心。」崔孝道：「中原還有何人？」二帝道：「只有張邦昌賣國，將趙王驅入金邦跌死；只有一個九殿下康王，又被他逼來在此爲質，中原沒有人了。」崔孝道：「既有九殿下在此，主公可寫下詔書一道，待臣帶著，倘能相遇，好叫他逃往本國，起兵來救主公回國。」二帝道：「又無紙筆，叫寡人如何寫得詔書？」崔孝過：「臣該萬死，主公可降一道血詔罷。」二帝聽了，放聲大哭；只得暗裏把白衫扯下一塊，咬破指尖血書數字：叫康王逃回中原卽位，重整江山，不失先王祭祀。寫了，就縛在皮條上；崔孝吊起來，藏於夾衣內，哭了一場，辭別二帝。二帝哭道：「朕父子陷身於此，舉目無親；今得見卿，如同至戚。略敘數言，又要別去，豈不叫朕痛殺？」崔孝道：「主公保重龍體，臣若在此，自必常常來看陛下也。」

說罷，遂別了二帝出來。衆平章見了，大喝一聲：「崔孝，你幹得好事！」小番：「與我綁去殺了！」崔孝吃了一驚，真正是：

頭頂上失了三魂，

足底下走了七魄。

不知崔孝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胡馬南來衰宋祚，樓臺歌舞春光暮。

玉人已去酒卮空，西曲當年隨帝輅。

誰想奢華變作悲？龍爭虎鬪交相持。

京城鞞鼓旌旗急，驟風逐人將士離。

皇親后妃俱遭譴，義士忠臣無計轉。

黃雲白草蔽胡塵，促去變興關塞遠。

致令天下勤王心，臨歧還覺嗟怨深！

欲挽干戈回日月，中原奚忍見傾沈？

金陵氣運留英主，竟產英雄獲相遇。

夾江夜走有神駒，神駒英主今何處？

崔君廟畔樹蒼蒼，行人經過幾斜陽？

中興事業渾如夢，盡付漁歌在滄浪！

話說當時衆平章喝住崔孝要殺，崔孝大叫道：『老漢無罪！』平章道：『我念你醫馬有功，通情放了你進去，爲何直到此時纔回？倘或狼主曉得，豈不連累我們？』崔孝道：『裏邊陷阱甚多，沒處尋覓；況且老漢有了些年紀，行走不動，故此耽擱久了。望平章原情饒罪！』平章道：『也能，念你舊情分上，姑恕你一次，下次再不許到此處來。』崔孝連連說：『不來！不來！』飛跑的奔回。每日裏，仍往各營頭去看馬，留心打聽康王消息。不提。

且說兀朮過了新春，到了二月半邊，仍起五十萬人馬，並各國番兵，諸位殿下，一同隨征，殺奔南朝——這就是金兀朮二進中原。一路上，但見那些番兵威風殺氣，分明是：

鄆都失了城門鎖，

放出一股惡鬼來。

行到四月中旬，方進了潞安州城門。你道這次爲何來遲？只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場，故此遲延日子了。兀朮把陸節度盡忠之事，與衆殿下細說一番，衆殿下莫

不讚歎。

不一日，又至兩狼關。又把雷震三山口，礮炸兩狼關的事，也說一遍。衆殿下俱道：『此乃我主洪福齊天所致。』迤邐到了河間府，兀朮傳令：『不許入城騷擾百姓，有負張叔投順之心。』又一日，到了黃河——已是六月中旬了——天氣炎熱，兀朮傳令：『仍舊沿河一帶安下了營盤，待等天氣稍涼，然後渡河。』

倏忽之間，又到了七月十五日；兀朮先已傳令，搭起一座篷廠，宰了多少豬羊魚鴨之類，望北祀祖。把祭禮擺得端正，衆王爺早已齊集伺候。只見兀朮坐了火龍駒，後邊跟著一個王子；穿著大紅龍夾紗戰袍，金鞵帶勒腰，左掛弓，右插箭，掛口腰刀，坐下紅砂馬；頭戴束髮紫金冠，兩根雉雞尾，左右分開。那崔孝也跟在後頭來看，打聽得就是康王。

那康王正走之間，坐下馬忽然打了個前失，幾乎跌下馬來；那康王忙忙把扯手一勒，這馬就趁勢立起來。兀朮回頭見了，大喜道：『王兒馬上的本事，倒也好。』不道殿下匹馬這一蹶，飛魚袋內這張雕弓，墮在地下；那崔孝走上一歩，拾起弓來，雙手遞上說道：『殿下收好了。』兀朮聽見崔孝是中原口音，便問：『你

是何人？」崔孝便向馬前跪下，答道：「小臣崔孝，原是中原人氏；在狼主這裏醫馬，今已十九年了。」兀朮大喜道：「看你這個老人家倒也忠厚；就著你伏侍殿下，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便了。」崔孝謝了，就跟著康王來至廠前；下馬進來，見了王伯王叔。

兀朮望北遙祭，叩拜已畢；一衆人回到營中，席地而坐，把酒筵擺齊了吃酒。九殿下也就坐在下面。衆王子心上，好生不悅；暗道：「子姪們甚多，偏要這個小南蠻爲子做什麼？」那裏曉得這九殿下坐在下邊，不覺低頭流下淚來；暗想：「外國蠻人，尙有祖先；獨我二帝蒙塵，宗廟毀傷，皇天不佑，豈不傷心？」

兀朮正在歡呼暢飲，看見康王含淚不飲，便問：「王兒爲何不飲？」崔孝聽見，連忙跪下奏道：「殿下因適纔受了驚恐，此時心中疼痛，身上不安，故飲不下喉。」兀朮道：「既如此，你可扶殿下到後營將養罷。」崔孝領命，扶了康王回到本帳。康王進了帳中，悲哭起來。崔孝遂進後邊帳房，分付小番：「殿下身子不快，你們不要進來，多在外面伺候。」小番答應一聲，樂得往帳房外面好頑耍。這崔孝來到裏邊，遂在夾衣內，拆出二帝血詔，奉上康王。康王接在手中，細細一看，越增悲

戚。忽有小番來報：『狼主來了。』康王慌忙將血詔藏在貼身，出營來接。兀朮進帳坐下問道：『王兒好了麼？』殿下忙謝道：『父王，臣兒略覺好些，多蒙父王掛念。』

正說之間，只見半空中一隻大鳥，好比母雞一般；身上毛片，俱是五彩奪目，落在對面帳篷頂上。朝著營中叫道：『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什麼時候？』崔孝聽了，十分吃驚。兀朮問道：『這個鳥叫些什麼？從不曾聽見這般鳥音，到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康王道：『此是怪鳥，我們中國常有，名爲「駿驢」；見則不祥。他在那裏罵父王。』兀朮道：『聽他在那裏罵我什麼！』康王道：『臣兒不敢說。』兀朮道：『此非你之罪，不妨說來我聽。』康王道：『他罵父王道：『騷羯狗！騷羯狗！絕了你喉，斷了你首！』兀朮怒道：『待某家射他下來。』康王道：『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兀朮道：『好。就看王兒弓箭如何？』康王起身拈弓搭箭，暗暗禱告道：『若是神鳥，引我逃命，天不絕宋祚，此箭射去，箭到鳥落。』祝罷，一箭射去。那神鳥張開口，把箭啣了就飛。崔孝卽忙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叫道：『殿下快上馬追去！』

這康王跳上馬，隨了這神鳥追去。崔孝執鞭趕上，跟在後邊。逢營頭，走營頭；逢帳房，踹帳房，一直追去。兀朮尙自坐著，看見康王如飛追去，暗想：『這獸孩這枝箭能值幾何，如此追趕？』兀朮轉身仍往大帳中去，與衆王子吃酒取樂。不一會，有平章報道：『殿下在營中發轡頭，踹壞了幾個帳房，連人多踹壞了。』兀朮大喝一聲：『什麼大事？也來報我。』平章嘿然不敢再說，只得出去。倒是衆王子，見兀朮將殿下如此愛惜，好生不服；便道：『昌平王，踹壞了帳房人口不打緊；但殿下年輕，不慣騎馬，倘然跌下來，跌壞了殿下，這怎麼處？』兀朮笑道：『王兄們說的不差，小弟暫別。』就出帳房來，跨上火龍駒，問小番道：『你們可見殿下那裏去了？』小番道：『殿下出了營，一直去了。』兀朮加鞭趕去。

且說崔孝那裏趕得上，正在氣喘；兀朮見了道：『吓！必定這老南蠻說了些什麼？你不知天下皆屬於我，你往那裏走？』大叫：『王兒！你往那裏走？還不同來！』康王在前邊聽了，嚇得魂不附體，只是往前奔。兀朮暗想：『這孩子不知道也罷，待我射他下來。』就取弓在手，搭上箭，望康王馬後一箭。正中在馬後腿

上；那馬一跳，把康王掀下馬來，爬起來就走。兀朮笑道：『嚇壞了我兒子。』

康王正在危急，只見樹林中，走出一個老漢；方巾道服，一手牽著一匹馬，一手一條馬鞭；叫聲：『主公快上馬！』康王也不答應，接鞭跳上了馬飛跑。兀朮在後見了，大怒，拍馬追來。罵道：『老南蠻！我轉來殺你。』那康王一馬跑到夾江，舉目一望，但見一帶長江，茫茫大水；在後兀朮又追來，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大叫一聲：『天喪我也！』這一聲叫喊，忽然那馬兩蹄一舉，背著康王向江中哄的一聲，跳入江中。兀朮看見，大叫一聲：『不好了！』趕到江邊一望，不見了康王，便嗚嗚咽咽哭回來。到林中尋那老人，並無蹤跡；再走幾步，但見崔孝已自刎在路旁。兀朮大哭回營。衆王子俱來問道：『追趕殿下如何了？』兀朮含淚將康王追入江心之事，說了一遍。衆王子道：『可惜！可惜！這是他沒福，王兄且勿悲傷。』各各相勸。慢表。

且說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兀朮爲何看他_{兀朮}不見？因有神聖護住，遮了兀朮的眼，故此不能看見。康王騎在馬上，好比霧裏一般，那裏敢開眼

睛；耳朵內但聽得呼呼水響。不一個時辰，那馬早已過了夾江，跳上岸來。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之處，那馬將康王聳了起來，望林中跑進去了。康王道：「馬啊！你有心，再駝我幾步便好，怎麼拋我在這裏就去了？」

康王一面想，一面擡起頭來；見日色墜下，天色已晚，只得慢慢的步入林中。原來有一座古廟在此，擡頭一看；那廟門上，有個舊匾額，雖然剝落，上面的字，仍看得出。卻是五個金字，寫著：「崔府君神廟」。康王走入廟門，門內站著一匹泥馬，顏色卻與騎來的一樣；又見那馬溼淋淋的，渾身是水。暗自想道：「難道渡我過江的，就是此馬不成？」想了又想，忽然失聲道：「那馬乃是泥的，若沾了水，怎麼不壞？」言未畢，只聽得一聲響，那馬即化了。康王走上殿，向神舉手言道：「我趙構，深荷神力保佑！若果然復得宋室江山，那時與你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也。」說了，就走下來，將廟門關上，傍邊尋塊石頭頂住了；然後走進來，向神廚裏睡了。此回叫做「泥馬渡康王的故事」。正是：

天樞拱北辰，地軸趨南曜，

神靈隨默佑，泥馬渡江朝。

畢竟不知康王在廟中，有何人來救，且聽下回分解。

